

卷第一百三十五

【齐纪一】起屠维协洽，尽昭阳大渊献，凡五年。

太祖高皇帝

建元元年（己未，公元四七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辰，以江州刺史萧嶷为都督荆、湘等八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尚书左仆射王延之为江州刺史，安南长史萧子良为督会稽等五郡诸军事、会稽太守。

初，沈攸之欲聚众，开民相告，士民坐执役者甚众，嶷至镇，一日罢遣三千余人。府州仪物，务存俭约，轻刑薄敛，所部大悦。

辛亥，以竟陵世子贲为尚书仆射，进号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太傅道成以谢朓有重名，必欲引参佐命，以为左长史。尝置酒与论魏、晋故事，因曰：“石苞不早劝晋文，死文恸哭，方之冯异，非知机也。”朓曰：“晋文世事

魏宝，必将身终北面；借使魏依康、虞故事，亦当三让弥高。”道成不悦。甲寅，以肱为侍中，更以王俭为左长史。

丙辰，以给事黄门侍郎萧长懋为雍州刺史。

二月，丙子，邵陵殇王友卒。辛巳，魏太皇太后及魏主如代郡温泉。

甲午，诏申前命，命太傅赞拜不名。

己亥，魏太皇太后及魏主如西宫。

三月，癸卯朔，日有食之。

甲辰，以太傅为相国，总百揆，封十郡，为齐公，加九锡；其骠骑大将军、扬州牧、南徐州刺史如故。乙巳，诏齐国官爵礼仪，并仿天朝。丙午，以世子赧领南豫州刺史。

杨运长去宜城郡还家，齐公遣人杀之。凌源令潘智与运长厚善；临川王綽，义庆之孙也。綽遣腹心陈讷赞说智曰：“君先帝旧人，身是宗室近属，如此形势，岂得久全！若招合内外，计多有从者。台城内人常有此心，正苦无人建意耳！”智即以告齐公。庚戌，诛綽兄弟及共党与。

甲寅，齐公受策命，赦其境内，以石头为世子宫，一如东宫。褚渊引何曾自魏司徒为晋丞相故事，求为齐官，齐公不许。以王俭为齐尚书右仆射，领吏部；俭时年二十八。

甲戌，武陵王赞卒，非疾也。

丙戌，加齐王殊礼，进世子为太子。

辛卯，宋顺帝下诏禅位于齐。壬辰，帝当临轩，不肯出，逃于佛盖之下，王敬则勒兵殿庭，以板舆入迎帝。太后惧，自帅阍人索得之，敬则启譬令出，引令升车。帝收泪谓敬则曰：“欲见杀乎？”敬则曰：“出居别宫耳。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。”帝泣而弹指曰：“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！”宫中皆哭。帝拍敬则手曰：“必无过虑，当饷辅国十万钱。”是日，百僚陪位。侍中谢朓在直，当解玺绶，阳为不知，曰：“有何公事？”传诏云：“解玺绶授齐王。”朓曰：“齐自应有侍中。”乃引枕卧。传诏惧，使朓称疾，欲取兼人，朓曰：“我无疾，何所道！”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仍登车还宅。乃以王俭为侍中，解玺绶。礼毕，帝乘画轮车，出东掖门就东邸，问：“今日何不奏鼓吹？”左右莫有应者。右光禄大夫王琨，华之从父弟也，在晋世已为郎中，至是，攀车獭尾恸哭曰：“人以寿为欢，老臣以寿为戚。既不能先驱蝼蚁，乃复频见此事！”呜咽不自胜，百官雨泣。

司空兼太保褚渊等奉玺绶，帅百官诣齐宫劝进；王辞让未受。渊从弟前安成太守炤谓渊子贲曰：“司空今日何在？”贲曰：“奉玺绶在齐大司马门。”炤曰：“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，亦复何谓！”甲午，王即皇帝位于南郊。还宫，大赦，改元。奉宋顺帝为汝

阴王，优崇之礼，皆仿宋初。筑宫丹杨，置兵守卫之。宋神主迁汝阴庙，诸王皆降为公；自非宣力齐室，余皆除国，独置南康、华容、萍乡三国，以奉刘穆之、王弘、何无忌之后，除国者凡百二十人。二台官僚，依任摄职，名号不同、员限盈长者，别更详议。

以褚渊为司徒。宾客贺者满座，褚焯叹曰：“彦回少立名行，何意披猖至此！门户不幸，乃复有今日之拜。使彦回作中书郎而死，不当为一名士邪！名德不昌，用复有期颐之寿！”渊固辞不拜。

奉朝请河东裴凯上表，数帝过恶，挂冠径去；帝怒，杀之。太子贽请杀谢朓，帝曰：“杀之遂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耳。”久之，因事废于家。

帝问为政于前抚军行参军沛国刘 献，对曰：“政在《孝经》。凡宋氏所以亡，陛下所以得者，皆是也。陛下若戒前车之失，加之以宽厚，虽危可安；若循其覆辙，虽安必危矣！”帝叹曰：“儒者之言，可宝万世！”

丙申，魏主如崞山。

丁酉，以太子詹事张绪为中书令，齐国左卫将军陈显达为中护军，右卫将军李安民为中领军。绪，岱之兄子也。

戊戌，以荆州刺史疑为尚书令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。

帝命群臣各言得失。淮南、宣城二郡太守刘善明，

请除宋氏大明、泰始以来诸苛政细制，以崇简易。又以为：“交州险远，宋末政苛，遂至怨叛。今大化创始，宜怀以恩德。且彼土所出，唯有珠宝，实非圣朝所需之急。讨伐之事，谓宜且停。”给事黄门郎清河崔祖思亦上言，以为：“人不学则不知道，此悖逆祸乱所由生也。今无员之官，空受禄秩，凋耗民财。宜开文武二学，课台、府、州、国限外之人各从所乐，依方习业，若有废惰者，遣还故郡；经艺优殊者，待以不次。又，今陛下虽履节俭，而群下犹安习侈靡。宜褒进朝士之约素清修者，贬退其骄奢荒淫者，则风俗可移矣。”宋元嘉之世，凡事皆责成郡县。世祖征求急速，以郡县迟缓，始遣台使督之。自是使者所在旁午，竞作威福，营私纳赂，公私劳扰。会稽太守闻喜公子良上表极陈其弊，以为：“台有求须，但明下诏敕，为之期会，则人思自竭；若有稽迟，自依纠坐之科。今虽台使盈凑，会取正属所办，徒相疑愤，反更淹懈，宜悉停台使。”员外散骑郎刘思效上言：“宋自大明以来，渐见凋弊，征赋有加而天府尤贫。小民嗷嗷，殆无生意；而贵族富室，以侈丽相高，乃至山泽之民，不敢采食其水草。陛下宜一新王度，革正其失。”上皆加褒赏，或以表付外，使有司详择所宜，奏行之。己亥，诏：“二宫诸王，悉不得营立屯邸，封略山湖。”

魏主还平城。

魏秦州刺史尉洛侯、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、长安镇将陈提等皆坐贪残不法，洛侯、目辰伏诛，提徙边。

又诏以“候官千数，重罪受赍不列，轻罪吹毛发举，宜悉罢之。”更置谨直者数百人，使防逻街衢，执喧斗而已。自是吏民始得安业。

自泰始以来，内外多虞，将帅各募部曲，屯聚建康。李安民上表，以为：“自非淮北常备外，馀军悉皆输遣；若亲近宜立随身者，听限人数。”上从之；五月，辛亥，诏断众募。

壬子，上赏佐命之功，褚渊、王俭等进增爵、户各有差。处士何点谓人曰：“我作《齐书》已竟，赞云：‘渊既世族，俭亦国华；不赖舅氏，遑恤国家！’”点，尚之之孙也。渊母宋始安公主，继母吴郡公主；又尚巴西公主。俭母武康公主；又尚阳羨公主。故点云然。

己未，或走马过汝阴王之门，卫士恐有为乱者奔入杀王，而以疾闻，上不罪而赏之。辛酉，杀宋宗室阴安公燮等，无少长皆死。前豫州刺史刘澄之，遵考之子也，与褚渊善，渊为之固请曰：“澄之兄弟不武，且于刘宗又疏。”故遵考之族独得免。

丙寅，追尊皇考曰宣皇帝，皇妣陈氏曰孝皇后。

丁卯，封皇子钧为衡阳王。

上谓兖州刺史垣崇祖曰：“吾新得天下，索虏必以纳刘昶为辞，侵犯边鄙。寿阳当虏之冲，非卿无以制此

虜也。”乃徙崇祖为豫州刺史。

六月，丙子，诛游击将军姚道和，以其贰于沈攸之也。

甲子，立太子贇为皇太子；皇子嶷为豫章王，映为临川王，暠为安成王，锵为鄱阳王，铄为桂阳王，鉴为广陵王；皇孙长懋为南郡王。

乙酉，葬宋顺帝于遂宁陵。

帝以建康居民舛杂，多奸盗，欲立符伍以相检括，右仆射王俭谏曰：“京师之地，四方辐凑，必也持符，于事既烦，理成不旷；谢安所谓‘不尔何以为京师’也。”乃止。

初，交州刺史李长仁卒，从弟叔献代领州事，以号令未行，遣使求刺史于宋。宋以南海太守沈焕为交州刺史，以叔献为焕宁远司马、武平、新昌二郡太守。叔献既得朝命，人情服从，遂发兵守险，不纳焕。焕停郁林，病卒。

秋，七月，丁未，诏曰：“交趾、比景独隔书朔，斯乃前运方季，因迷遂往。宜曲赦交州，即以叔献为刺史，抚安南土。”

魏葭芦镇主杨广香请降，丙辰，以广香为沙州刺史。

八月，乙亥，魏主如方山；丁丑，还宫。

上闻魏将入寇，九月，乙巳，复以豫章王嶷为荆、湘二州刺史，都督如故；以临川王映为扬州刺史。

丙午，以司空褚渊领尚书令。

壬子，魏以侍中、司徒、东阳王丕为太尉，侍中、尚书右仆射陈建为司徒，侍中、尚书代人苟颀为司空。

己未，魏安乐厉王长乐谋反，赐死。

庚申，魏陇西宣王源贺卒。

冬，十月，己巳朔，魏大赦。

癸未，汝阴太妃王氏卒，谥曰宋恭皇后。

初，晋寿民李乌奴与白水氏杨成等寇梁州，梁州刺史范柏年说降乌奴，击杨成等，破之。及沈攸之事起，柏年遣兵出魏兴，声云入援，实候望形势。事平，朝廷遣王玄邈代之。诏柏年与乌奴俱下，乌奴劝柏年不受代；柏年计未决，玄邈已至。柏年乃留乌奴于汉中，还至魏兴，盘桓不进。左卫率豫章胡谐之尝就柏年求马，柏年曰：“马非狗也，安能应无已之求！”待使者甚薄；使者还，语谐之曰：“柏年云：‘胡谐之何物狗！所求无厌！’”谐之恨之，谮于上曰：“柏年恃险聚众，欲专据一州。”上使雍州刺史南郡王长懋诱柏年，启为府长史。柏年至襄阳，上欲不问，谐之曰：“见虎格得，而纵上山乎？”甲午，赐柏年死。李乌奴叛入氏，依杨文弘，引氏兵千余人寇梁州，陷白马戍。王玄邈使人诈降诱乌奴，乌奴轻兵袭州城，玄邈伏兵邀击，大破之，乌奴挺身复走入氏。

初，玄邈为青州刺史，上在淮阴，为宋太宗所疑，

欲北附魏，遣书结玄邈，玄邈长史清河房叔安曰：“将军居方州之重，无故举忠孝而弃之，三齐之士，宁蹈东海而死耳，不敢随将军也！”玄邈乃不答上书。及罢州还，至淮阴，严军直过；至建康，启太宗，称上有异志。及上为骠骑，引为司马，玄邈甚惧，而上待之如初。及破乌奴，上曰：“玄邈果不负吾意遇也。”叔安为宁蜀太守，上赏其忠正，欲用为梁州，会病卒。

十一月，辛亥，立皇太子妃斐氏。

癸丑，魏遣假梁郡王嘉督二将出淮阴，陇西公琛督三将出广陵，河东公薛虎子督三将出寿阳，奉丹杨王刘昶入寇；许昶以克复旧业，世胙江南，称籓于魏。蛮酋桓诞请为前驱，以诞为南征西道大都督。义阳民谢天盖自称司州刺史，欲以州附魏，魏乐陵镇将韦珍引兵渡淮应接。豫章王疑遣中兵参军萧惠朗将二千人，助司州刺史萧景先讨天盖，韦珍略七千馀户而去。景先，上之从子也。南兖州刺史王敬则闻魏将济淮，委镇还建康，士民惊散，既而魏竟不至。上以其功臣，不问。

上之辅宋也，遣骁骑将军王洪范使柔然，约与共攻魏。洪范自蜀出吐谷浑，历西域，乃得达。至是，柔然十馀万骑寇魏，至塞上而还。

是岁，魏诏中书监高允议定律令。允虽笃老，而志识不衰。诏以允家贫养薄，令乐部丝竹十人五日一诣允以娱其志，朝晡给膳，朔望致牛酒，月给衣服绵绢；入

见则备几杖，问以政治。

契丹莫贺弗勿干帅部落万馀口入附于魏，居白狼水东。

建元二年（庚申，公元四八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戌朔，大赦。

以司空褚渊为司徒，尚书右仆射王俭为左仆射；渊不受。

辛丑，上祀南郊。

魏陇西公琛等攻拔马头戍，杀太守刘从。乙卯，诏内外纂严，发兵拒魏，征南郡王长懋为中军将军，镇石头。

魏广川王略卒。

魏师攻钟离，徐州刺史崔文仲击破之。文仲遣军主崔孝伯渡淮，攻魏荏眉戍主龙得侯等，杀之。文仲，祖思之族人也。

群蛮依阻山谷，连带荆、湘、雍、郢、司五州之境，闻魏师入寇，官尽发民丁，南襄城蛮秦远乘虚寇潼阳，杀县令。司州蛮引魏兵寇平昌，平昌戍主苟元宾击破之。北上黄蛮文勉德寇汶阳，汶阳太守戴元宾弃城奔江陵，豫章王嶷遣中兵参军刘伾绪将千人讨之，至当阳，勉德请降，秦远遁去。

魏将薛道标引兵趣寿阳，上使齐郡太守刘怀慰作冠军将军薛渊书以招道标；魏人闻之，召道标还，使梁郡

王嘉代之。怀慰，乘民之子也。二月，丁卯朔，嘉与刘昶寇寿阳。将战，昶四向拜将士，流涕纵横，曰：“愿同戮力，以雪仇耻！”

魏步骑号二十万，豫州刺史垣崇祖集文武议之，欲治外城，堰肥水以自固。皆曰：“昔佛狸入寇，南平王士卒完盛，数倍于今，犹以郭大难守，退保内城。且自有肥水，未尝堰也，恐劳而无益。”崇祖曰：“若弃外城，虏必据之，外修楼橹，内筑长围，则坐成擒矣。守郭筑堰，是吾不谏之策也。”乃于城西北堰肥水，堰北筑小城，周为深堑，使数千人守之，曰：“虏见城小，以为一举可取，必悉力攻之，以谋破堰；吾纵水冲之，皆为流尸矣。”魏人果蚁附攻小城，崇祖著白纱帽，肩舆上城，晡时，决堰下水；魏攻城之众漂坠堑中，人马溺死以千数。魏师退走。

谢天盖部曲杀天盖以降。

宋自孝建以来，政纲弛紊，簿籍讹谬，上诏黄门郎会稽虞玩之等更加检定，曰：“黄籍，民之大纪，国之治端。自顷巧伪日甚，何以厘革？”玩之上表，以为：“元嘉中，故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，犹手自书籍，躬加隐校。今欲求治取正，必在勤明令长。愚谓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，更立明科，一听首悔；迷而不返，依制必戮；若有虚昧，州县同科。”上从之。

上以群蛮数为叛乱，分荆、益置巴州以镇之。壬申，

以三巴校尉明慧昭为巴州刺史，领巴东太守。是时，齐之境内，有州二十三，郡三百九十，县千四百八十五。

乙酉，崔文仲遣军主陈靖拔魏竹邑，杀戍主白仲都；崔叔延破魏睢陵，杀淮阳太守梁恶。

三月，丁酉朔，以侍中西昌侯鸾为郢州刺史。鸾，帝兄始安贞王道生之子也，早孤，为帝所养，恩过诸子。

魏刘昶以雨水方降，表请还师，魏人许之；丙午，遣车骑大将军冯熙将兵迎之。

夏，四月，辛巳，魏主如白登山；五月，丙申朔，如火山；壬寅，还平城。

自晋以来，建康宫之外城唯设竹篱，而有六门。会有发白虎樽者，言“白门三重关，竹篱穿不完”。上感其言，命改立都墙。

李乌奴数乘间出寇梁州，豫章王疑遣中兵参军王图南，将益州兵从剑阁掩击之；梁、南秦二州刺史崔慧景发梁州兵屯白马，与图南覆背击乌奴，大破之，乌奴走保武兴。慧景，祖思之族人也。

秋，七月，辛亥，魏主如火山。

戊午，皇太子穆妃裴氏卒。

诏南郡王长懋移镇西州。

角城戍主举城降魏；秋，八月，丁酉，魏遣徐州刺史梁郡王嘉迎之。又遣平南将军郎大檀等三将出朐城，将军白吐头等二将出海西，将军元泰等二将出连口，将

军封延等三将出角城，镇南将军贺罗出下蔡，同入寇。

甲辰，魏主如方山；戊申，游武州山石窟寺。庚戌，还平城。

崔慧景遣长史裴叔保攻李乌奴于武兴，为氏王杨文弘所败。九月，甲午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丙午，柔然遣使来聘。

汝南太守常元真、龙骧将军胡青苟降于魏。

闰月，辛巳，遣领军李安民循行清、泗诸戍以备魏。

魏梁郡王嘉帅众十万围朐山，朐山戍主玄元度婴城固守，青、冀二州刺史范阳卢绍之遣子免将兵助之。庚寅，元度大破魏师。台遣军主崔灵建等将万馀人自淮入海，夜至，各举两炬；魏师望见，遁去。

冬，十月，王俭固请解选职，许之；加俭侍中，以太子詹事何戢领选。上以戢资重，欲加常待，褚渊曰：“圣旨每以蝉冕不宜过多。臣与王俭既已左珥，若复加戢，则八座遂有三貂；若帖以骠、游，亦为不少。”乃以戢为吏部尚书，加骠骑将军。

甲辰，以沙州刺史杨广香为西秦州刺史，又以其子灵为武都太守。

丁未，魏以昌黎王冯熙为西道都督，与征南将军桓诞出义阳，镇南将军贺罗出钟离，同入寇。

淮北四州民不乐属魏，常思归江南，上多遣间谍诱之。于是，徐州民桓标之、兖州民徐猛子等所在蜂起为

寇盗，聚众保伍固，推司马朗之为主。魏遣淮阳王尉元、平南将军薛虎子等讨之。

十一月，戊寅，丹阳尹王僧虔上言：“郡县狱相承有上汤杀囚，名为救疾，实行冤暴。岂有死生大命，而潜制下邑！愚谓囚病必先刺郡，求职司与医对共诊验，远县家人省视，然后处治。”上从之。

戊子，以杨难当之孙后起为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，镇武兴。

十二月，戊戌，以司空褚渊为司徒。渊入朝，以腰扇障日，征虜功曹刘祥从侧过，曰：“作如上举止，羞面见人，扇障何益！”渊曰：“寒士不逊！”祥曰：“不能杀袁、刘，安得免寒士！”祥，穆之之孙也。祥好文学，而性韵刚疏，撰《宋书》，讥斥禅代；王俭密以闻，坐徙广州而卒。

太子宴朝臣于玄圃，右卫率沈文季与褚渊语相失，文季怒曰：“渊自谓忠臣，不知死之日何面目见宋明帝！”太子笑曰：“沈率醉矣”。

壬子，以豫章王嶷为中书监、司空、扬州刺史，以临川王映为都督荆、雍等九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

是岁，魏尚书令王睿进爵中山王，加镇东大将军；置王官二十二人，以中书侍郎郑羲为傅，郎中令以下皆当时名士。又拜睿妻丁氏为妃。

建元三年（辛酉，公元四八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封皇子锋为江夏王。

魏人寇淮阳，围军主成买于甬城，上遣领军将军李安民为都督，与军主周盘龙等救之。魏人缘淮大掠，江北民皆惊走，渡江，成买力战而死。盘龙之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陈深入，魏以万馀骑张左右翼围之。或告盘龙云“奉叔已没”，盘龙驰马奋槊，直突魏陈，所向披靡。奉叔已出，复入求盘龙。父子两骑萦扰，魏数万之众莫敢当者；魏师遂败，杀伤万计。魏师退，李安民等引兵追之，战于孙溪渚，又破之。

己卯，魏主南巡，司空苟頽留守；丁亥，魏主至中山。

二月，辛卯朔，魏大赦。

丁酉，游击将军桓康复败魏师于淮阳，进攻樊谐城，拔之。

魏主自中山如信都；癸卯，复如中山；庚戌，还，至肆州。

沙门法秀以妖术惑众，谋作乱于平城；苟頽帅禁兵收掩，悉擒之。魏主还平城，有司囚法秀，加以笼头，铁锁无故自解。魏人穿其颈骨，祝之曰：“若果有神，当令穿肉不入。”遂穿以徇，三日乃死。议者或欲尽杀道人，冯太后不可，乃止。

桓崇祖之败魏师也，恐魏复寇淮北，乃徙下蔡戍于淮东。既而魏师果至，欲攻下蔡；闻其内徙，欲夷其故

城。己酉，崇祖引兵渡淮击魏，大破之，杀获千计。

晋、宋之际，荆州刺史多不领南蛮校尉，别以重人居之。豫章王嶷为荆、湘二州刺史，领南蛮。嶷罢，更以侍中王奂为之，奂固辞，曰：“西土戎烬之后，瘘毁难复。今复割撤太府，制置偏校，崇望不足助强，语实交能相弊。且资力既分，职司增广，众劳务倍，文案滋烦，窃以为国计非允。”癸丑，罢南蛮校尉官。

三月，辛酉朔，魏主如肆州；己巳，还平城。

魏法秀之乱，事连兰台御史张求等百余人，皆以反，法当族。尚书令王睿请诛首恶，宥其馀党。乃诏：“应诛五族者，降为三族；三族者，门诛；门诛，止其身。

“所免千余人。

夏，四月，己亥，魏主如方山。冯太后乐其山川，曰：“它日必葬我于是，不必祔山陵也。”乃为太后作寿陵，又建永固石室于山上，欲以为庙。

桓标之等有众数万，寨险求援；庚子，诏李安民督诸将往迎之，又使兖州刺史周山图自淮入清，倍道应接。淮北民桓磊破魏师于抱犊固。李安民赴救迟留，标之等皆为魏所灭，馀众得南归者尚数千家；魏人亦掠三万馀口归平城。

魏任城康王云卒。五月，壬戌，邓至王像舒遣使入贡于魏。邓至者，羌之别种，国于宕昌之南。

六月，壬子，大赦。

甲辰，魏中山宣王王睿卒。睿疾病，太皇太后、魏主累至其家视疾。及卒，赠太宰，立庙于平城南。文士为睿作哀诗及讣未者百余人，及葬，自称亲姻、义旧，縗经哭送者千余人。魏主以睿子中散大夫袭代睿为尚书令，领吏部曹。

戊午，魏封皇叔简为齐郡王，猛为安丰王。

秋，七月，己未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上使后军参军车僧朗使于魏。甲子，僧朗至平城，魏主问曰：“齐辅宋日浅，何故遽登大位？”对曰：“虞、夏登庸，身陟元后，魏、晋匡辅，貽厥子孙，时宜各异耳。”

辛酉，柔然别帅他稽帅众降魏。

杨文弘遣使请降，诏复以为北秦州刺史。先是，杨广香卒，其众半奔文弘，半奔梁州。文弘遣杨后起据白水。上虽授以官爵，而阴敕晋寿太守杨公则使伺便图之。

宋升明中，遣使者殷灵诞、苟昭先如魏，闻上受禅，灵诞谓魏典客曰：“宋、魏通好，忧患是同。宋今灭亡，魏不相救，何用和亲！”及刘昶入寇，灵诞请为昶司马，不许。九月，庚午，魏阅武于南郊，因宴群臣，置车僧朗于灵诞下，僧朗不肯就席，曰：“灵诞昔为宋使，今为齐民。乞魏主以礼见处。”灵诞遂与相忿詈。刘昶赂宋降人解奉君于会刺杀僧朗，魏人收奉君，诛之；厚送僧朗之丧，放灵诞等南归。及世祖即位，昭先具以灵诞

之语启闻，灵诞坐下狱死。

辛未，柔然主遣使来聘，与上书，谓上为“足下”，自称曰“吾”，遣上师子皮袴褶，约共伐魏。

魏尉元、薛虎子克五固，斩司马朗之，东南诸州皆平。尉元入为侍中、都曹尚书，薛虎子为彭城镇将，迁徐州刺史。时州镇戍兵，资绢自随，不入公库。虎子上表，以为：“国家欲取江东，先须积谷彭城。切惟在镇之兵，不减数万，资粮之绢，人十二匹；用度无准，未及代下，不免饥寒，公私损费。今徐州良田十万馀顷，水陆肥沃，清、汴通流，足以溉灌。若以兵绢市牛，可得万头，兴置屯田，一岁之中，且给官食。半兵芸殖，馀兵屯戍，且耕且守，不妨捍边。一年之收，过于十倍之绢；暂时之耕，足充数载之食。于后兵资皆贮公库，五稔之后，谷帛俱溢，非直戍卒丰饱，亦有吞敌之势。”

“魏人从之。虎子为政有惠爱，兵民怀之。会沛郡太守邵安、下邳太守张攀以赃污为虎子所案，各遣子上书，告虎子与江南通，魏主曰：“虎子必不然。”推按，果虚，诏安、攀皆赐死，二子各鞭一百。吐谷浑王拾寅卒，世子度易侯立。冬，十月，戊子朔，以度易侯为西秦、河二州刺史、河南王。

魏中书令高闾等更定新律成，凡八百三十二章；门房之诛十有六，大辟二百三十五，杂刑三百七十七。

初，高昌王阚伯周卒，子义成立；是岁，其从兄首

归杀义成自立。高车王可至罗杀首归兄弟，以敦煌张明为高昌王。国人杀明，立马儒为王。

建元四年（壬戌，公元四八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戌，诏置学生二百人，以中书令张绪为国子祭酒。

甲戌，魏大赦。

三月，庚申，上召司徒褚渊、尚书左仆射王俭受遗诏辅太子；壬戌，殁于临光殿。太子即位，大赦。

高帝沉深有大量，博学能文。性清俭，主衣中有玉导，上敕中书曰：“留此正是兴长病源！”即命击碎；仍案检有何异物，皆随此例。每曰：“使我治天下十年，当使黄金与土同价。”

乙丑，以褚渊录尚书事，王俭为侍中、尚书令，车骑将军张敬儿开府仪同三司。丁卯，以前将军王奂为尚书左仆射。庚午，以豫章王疑为太尉。

庚辰，魏主临虎圈，诏曰：“虎狼猛暴，取捕之日，每多伤害；既无所益，损费良多，从今勿复捕贡。”

夏，四月，庚寅，上大行谥曰高皇帝，庙号太祖。丙午，葬泰安陵。

辛卯，追尊穆妃为皇后。六月，甲申朔，立南郡王长懋为皇太子。丙申，立太子妃王氏。妃，琅邪人也。封皇子闻喜公子良为竟陵王，临汝公子卿为庐陵王，应城公子敬为安陆王，江陵公子懋为晋安王，枝江公子隆

为随郡王，子真为建安王，皇孙昭业为南郡王。

司徒褚渊寝疾，自表逊位，世祖不许，渊固请恳切，癸卯，以渊为司空，领骠骑将军。侍中、录尚书如故。

秋，七月，魏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。

吏部尚书济阳江谧，性谄躁，太祖殂，谧恨不豫顾命；上即位，谧又不迁官；以此怨望、诽谤。会上不豫，谧诣豫章王疑请问，曰：“至尊非起疾东宫又非才，公今欲作何计？”上知云，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谧前后罪恶，庚寅，赐谧死。

癸卯，南康文简公褚渊卒，世子侍中贲耻其父失节，服除，遂不仕，以爵让其弟綦，屏居墓下终身。

九月，丁巳，以国哀罢国子学。

氏王杨文弘卒。诸子皆幼，乃以兄子后起为嗣。九月，辛酉，魏以后起为武都王，文弘子集始为白水太守。既而集始自立为王，后起击破之。

魏以荆州巴、氏扰乱，以镇西大将军李崇为荆州刺史。崇，显祖之舅子也。将之镇，敕发陕、秦二州兵送之，崇辞曰：“边人失和，本怨刺史。今奉诏代之，自然安靖；但须一诏而已，不烦发兵自防，使之怀惧也。

“魏朝从之。崇遂轻将数十骑驰至上洛，宣诏慰渝，民夷贴然。崇命边戍掠得齐人者悉还之，由是齐人亦还其生口二百许人，二境交和，无复烽燧之警。久之，徙兖州刺史。

兖土旧多劫盗，崇命村置一楼，楼皆悬鼓，盗发之处，乱击之；旁村始闻者，以一击为节，次二，次三，俄顷之间，声布百里；皆发人守险要。由是盗发无不擒获。其后诸州皆效之，自崇始也。

辛未，以征南将军王僧虔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以尚书右仆射王奂为湘州刺史。

宋故建平王景素主簿何昌、记室王摛及所举秀才刘璡，前后上书陈景素德美，为之讼冤。冬，十月，辛丑，诏听以士礼还葬旧茔。璡，献之弟也。

十一月，魏高祖将亲祀七庙，命有司具仪法，依古制备牲牢、器服及乐章；自是四时常祀皆举之。

世祖武皇帝上之上

永明元年（癸亥，公元四八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亥，上祀南郊，大赦，改元。

诏以边境宁晏，治民之官，普复田秩。

以太尉豫章王嶷领太子太傅。嶷不参朝务，而常密献谋画，上多从之。

壬戌，立皇弟锐为南平王，铿为宜都王，皇子子明为武昌王，子罕为南海王。

二月，辛巳，以征虏将军杨灵为沙州刺史、阴平王。

辛丑，以宕昌王梁弥机为河、凉二州刺史，邓至王像舒为西凉州刺史。

宋末，以治民之官六年过久，乃以三年为断，谓之

小满；而迁换去来，又不能依三年之制。三月，癸丑，诏：“自今一以小满为限。”

有司以天文失度，请禳之。上曰：“应天以实不以文。我克己求治，思隆惠政；若灾眚在我，禳之何益！”夏，四月，壬午，昭：“袁粲、刘秉、沈攸之，虽末节不终，而始诚可灵。”皆命以礼改葬。

上之为太子也，自以年长，与太祖同创大业，朝事大小，率皆专断，多违制度。信任左右张景真，景真骄侈，被服什物，僭拟乘舆；内外畏之，莫敢言者。司空咨议荀伯玉，素为太祖所亲厚，叹曰：“太子所为，官终不知，岂得畏死，蔽官耳目！我不启闻，谁当启者！”因太子拜陵，密以启太祖。太祖怒，命检校东宫。

太子拜陵还，至方山，晚，将泊舟，豫章王嶷自东府乘飞燕东迎太子，告以上怒之意。太子夜归，入宫，太祖亦停门籥待之。明日，太祖使南郡王长懋、闻喜公子良宣敕诘责，并示以景真罪状，使以太子令收景真，杀之。太子忧惧，称疾。

月馀，太祖怒不解，昼卧太阳殿，王敬则直入，叩头启太祖曰：“官有天下日浅，太子无事被责，人情恐惧；愿官往东宫解释之。”太祖无言。敬则因大声宣旨，装束往东宫，又敕太官设馔，呼左右索舆，太祖了无动意。敬则索衣被太祖，乃牵强登舆。太祖不得已至东宫，召诸王宴于玄圃。长沙王晃捉华盖，临川王映执雉尾扇，

闻喜公子良持酒鎗，南郡王长懋行酒，太子及豫章王嶷、王敬则自捧酒馔，至暮，尽醉乃还。

太祖嘉伯玉忠荃，愈见亲信，军国密事，多委使之，权动朝右。遭母忧，去宅二里许，冠盖已塞路。左率萧景先、侍中王晏共吊之，自旦至暮，始得前。比出，饥乏，气息惛然，愤悒形于声貌。明日，言于太祖曰：“臣等所见二宫门庭，比荀伯玉宅可张雀罗矣。”晏，敬弘之从子也。

骁骑将军陈胤叔，先亦白景真及太子得失，而语太子皆云“伯玉以闻”。太子由是深怨伯玉。

太祖阴有以豫章王嶷代太子之意，而嶷事太子愈谨，故太子友爱不衰。

豫州刺史垣崇祖不亲附太子，会崇祖破魏兵，太祖召还朝，与之密谋。太子疑之，曲加礼待，谓曰：“世间流言，我已豁怀；自今以富贵相付。”崇祖拜谢。会太祖复遣荀伯玉，敕以边事，受旨夜发，不得辞东宫；太子以为不竭诚，益衔之。

太祖临终，指伯玉以属太子。上即位，崇祖累迁五兵尚书，伯玉累迁散骑常侍。伯玉内怀忧惧，上以伯玉与崇祖善，恐其为变，加意抚之。丁亥，下诏诬崇祖招结江北荒人，欲与伯玉作乱，皆收杀之。

庚子，魏主如崞山；壬寅，还宫。

闰月，癸丑，魏主后宫平凉林氏生子恂，大赦。文

明太后以恂当为太子，赐林氏死，自抚养恂。五月，戊寅朔，魏主如武州山石窟佛寺。车骑将军张敬儿好信梦。初为南阳太守，其妻尚氏梦一手热如火；及为雍州，梦一胛热；为开府，梦半身热。敬儿意欲无限，当谓所亲曰：“吾妻复梦举体热矣。”又自言梦旧村社树高至天，上闻而恶之。垣崇祖死，敬儿内自疑，会有人告敬儿遣人至蛮中货易，上疑其有异志。会上于华林园设八关斋，朝臣皆预，于坐收敬儿。敬儿脱冠貂投地曰：“此物误我！”丁酉，杀敬儿，并其四子。

敬儿弟恭儿，常虑为兄祸所及，居于冠军，未常出襄阳，村落深阻，墙垣重复。敬儿每遣信，辄上马属鞬，然后见之。敬儿败问至，席卷入蛮；后自出，上恕之。

敬儿女为征北咨议参军谢超宗子妇，超宗谓丹阳尹李安民曰：“‘往年杀韩信，今年杀彭越。’尹欲何计！”安民具启之。上素恶超宗轻慢，使兼御史中丞袁彖奏弹超宗，丁巳，收付廷尉，徙越騫，于道赐死。以彖语不刻切，又使左丞王逊之奏弹彖轻文略奏，挠法容非，彖坐免官，禁锢十年。超宗，灵运之孙；彖，顓之弟子也。

秋，七月，丁丑，魏主及太后如神渊池。甲申，如方山。

魏使假员外散骑常侍顿丘李彪来聘。

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王僧虔固辞开府，谓兄子俭曰：“汝任重于朝，行登三事；我若复有此授，

乃是一门有二台司，吾实惧焉。”累年不拜，上乃许之，戊戌，加僧虔特进。俭作长梁斋，制度小过，僧虔视之，不悦，竟不入户；俭即日毁之。

初，王弘与兄弟集会，任子孙戏适。僧达跳下地作虎子；僧绰正坐，采蜡烛珠为凤皇，僧达夺取打坏，亦复不惜；僧虔累十二博棋，既不坠落，亦不重作。弘叹曰：“僧达俊爽，当不减人，然恐终危吾家；僧绰当以名义见美；僧虔必为长者，位至公台。”已而皆如其言。

八月，庚申，骁骑将军王洪范自柔然还，经涂三万馀里。

冬，十月，丙寅，遭骁骑将军刘缵聘于魏，魏主客令李安世主之。魏人出内藏之宝，使贾人鬻之于市。缵曰：“魏金玉大贱，当由山川所出。”安世曰：“圣朝不贵金玉，故贱同瓦砾。”缵初欲多市，闻其言，内惭而止。缵屡奉使至魏，冯太后遂私幸之。

十二月，乙巳朔，日有食之。

癸丑，魏始禁同姓为婚。

王俭进号卫将军，参掌选事。

是岁，省巴州。

魏秦州刺史于洛侯，性残酷，刑人或断腕，拔舌，分悬四体。合州惊骇，州民王元寿等一时俱反。有司劾奏之，魏主遣使至州，於洛侯常刑人处宣告吏民，然后斩之。齐州刺史韩麒麟，为政尚宽，从事刘普庆说麒麟

曰：“公杖节方夏，而无所诛斩，何以示威！”麒麟曰：“刑罚所以止恶，仁者不得已而用之。今民不犯法，又何诛乎？若必断斩然后可以立威，当以卿应之！”普庆惭惧而起。

卷第一百三十六

【齐纪二】起阡逢困敦，尽屠维大荒落，凡六年。

世祖武皇帝上之下

永明二年（甲子，公元四八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亥，以后将军柳世隆为尚书右仆射；竟陵王子良为护军将军兼司徒，领兵置佐，镇西州。子良少有清尚，倾意宾客，才俊之士，皆游集其门。开西邸，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。记室参军范云、萧琛、乐安任昉、法曹参军王融、卫军东阁祭酒萧衍、镇西功曹谢朓、步兵校尉沈约、扬州秀才吴郡陆倕，并以文学，尤见亲待，号曰八友。法曹参军柳恽、太学博士王僧孺、南徐州秀才济阳江革、尚书殿中郎范缜、会稽孔休源亦预焉。琛，惠开之从子；恽，元景之从孙；融，僧达之孙；衍，顺之之子；朓，述之孙；约，璞之子；僧孺，

雅之曾孙；缜，云之从兄也。

子良笃好释氏，招致名僧，讲论佛法。道俗之盛，江左未有。或亲为众僧赋食、行水，世颇以为失宰相体。

范缜盛称无佛。子良曰：“君不信因果，何得有富贵、贫贱？”缜曰：“人生如树花同发，随风而散：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，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。坠茵席者，殿下是也；落粪溷者，下官是也。贵贱虽复殊途，因果竟在何处！”子良无以难。缜又著《神灭论》，以为：“形者神之质，神者形之用也。神之于形，犹利之于刀；未闻刀没而利存，岂容形亡而神在哉！”此论出，朝野喧哗，难之，终不能屈。太原王琰著论讥缜曰：“呜呼范子！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！”欲以杜缜后对。缜对曰：“呜呼王子！知其先祖神灵所在，而不能杀身以从之！”子良使王融谓之曰：“以卿才美，何患不至中书郎；而故乖刺为此论，甚可惜也！宜急毁弃之。”缜大笑曰：“使范缜卖论取官，已至令、仆矣，何但中书郎邪！”

萧衍好筹略，有文武才干，王俭深器异之，曰：“萧郎出三十，贵不可言。”

壬寅，以柳世隆为尚书左仆射，丹阳尹李安民为右仆射，王俭领丹阳尹。

夏，四月，甲寅，魏主如方山；戊午，还宫；庚申，如鸿池；丁卯，还宫。

五月，甲申，魏遣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来聘。

六月，壬寅朔，中书舍人吴兴茹法亮封望蔡男。时中书舍人四人，各住一省，谓之“四户”，以法亮及临海吕文显等为之；既总重权，势倾朝廷，守宰数迁换去来，四方饷遗，岁数百万。法亮尝于众中语人曰：“何须求外禄！此一户中，年办百万。”盖约言之也。后因天文有变，王俭极言“文显等专权徇私，上天见异，祸由四户”。上手诏酬答，而不能改也。

魏旧制：户调帛二匹，絮二斤，丝一斤，谷二十斛；又入帛一匹二丈，委之州库，以供调外之费；所调各随土之所出。丁卯，诏曰：“置官班禄，行之尚矣；自中原丧乱，兹制中绝。朕宪章旧典，始班俸禄。户增调帛三匹，谷二斛九斗，以为官司之禄；增调外帛二匹。禄行之后，赃满一匹者死。变法改度，宜为更始，其大赦天下。”

秋，七月，甲申，立皇子子伦为巴陵王。

乙未，魏主如武州山石窟寺。

九月，魏诏，班禄以十月为始，季别受之。旧律，枉法十匹，义赃二十匹，罪死；至是，义赃一匹，枉法无多少，皆死。仍分命使者，纠按守宰之贪者。

秦、益二州刺史恒农李洪之以外戚贵显，为治贪暴，班禄之后，洪之首以赃败。魏主命锁赴平城，集百官亲临数之；犹以其大臣，听在家自裁。自馀守宰坐赃死者

四十余人。受禄者无不踟躇，赍赂殆绝。然吏民犯它罪者，魏主率宽之，疑罪奏讞多减死徙边，岁以千计。都下决大辟，岁不过五六人，州镇亦简。

久之，淮南王佗奏请依旧断禄，文明太后召群臣议之。中书监高闾以为：“饥寒切身，慈母不能保其子。今给禄，则廉者足以无滥，贪者足以劝慕；不给，则贪者得肆其奸，廉者不能自保。淮南之议，不亦谬乎！”诏从闾议。

闾又上表，以为：“北狄悍愚，同于禽兽。所长者野战，所短者攻城。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，则虽众不能成患，虽来不能深入。又，狄散居野泽，随逐水草，战则与家业并至，奔则与畜牧俱逃，不赍资粮而饮食自足，是以历代能为边患。六镇势分，倍众不斗，互相围逼，难以制之。请依秦、汉故事，于六镇之北筑长城，择要害之地，往往开门，造小城于其侧，置兵扞守。狄既不攻城，野掠无获，草尽则走，终必惩艾。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，一夫一月之功，可城三步之地，强弱相兼，不过用十万人，一月可就；虽有暂劳，可以永逸。凡长城有五利：罢游防之苦，一也；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，二也；登城观敌，以逸待劳，三也；息无时之备，四也；岁常游运，永得不匮，五也。”魏主优诏答之。

冬，十月，丁巳，以南徐州刺史长沙王晃为中书监。初，太祖临终，以晃属帝，使处于辇下或近籓，勿令远

出。且曰：“宋氏若非骨肉相残，它族岂得乘其弊！汝深诫之！”旧制：诸王在都，唯得置捉刀左右四十人。晃好武饰，及罢南徐州，私载数百人仗还建康，为禁司所觉，投之江水。帝闻之，大怒，将纠以法，豫章王疑叩头流涕曰：“晃罪诚不足宥；陛下当忆先朝念晃。”帝亦垂泣，由是终无异意，然亦不被亲宠。论者谓帝优于魏文，减于汉明。

武陵王晔多才艺而疏卜幸，亦无宠于帝。尝侍宴，醉伏地，貂抄肉拌。帝笑曰：“肉污貂。”对曰：“陛下爱羽毛而疏骨肉。”帝不悦。晔轻财好施，故无畜积；名后堂山曰“首阳”，盖怨贫薄也。

高丽王璉遣使入贡于魏，亦入贡于齐。时高丽方强，魏置诸国使邸，齐使第一，高丽次之。

益州大度獠恃险骄恣，前后刺史不能制。及陈显达为刺史，遣使责其租赋。獠帅曰：“两眼刺史尚不敢调我，况一眼乎！”遂杀其使。显达分部将吏，声言出猎，夜往袭之，男女无少长皆斩之。

晋氏以来，益州刺史皆以名将为之。十一月，丁亥，帝始以始兴王鉴为督益、宁诸军事、益州刺史，征显达为中护军。先是，劫帅韩武方聚党千余人断流为暴，郡县不能禁。鉴行至上明，武方出降，长史虞棕等咸请杀之。鉴曰：“杀之失信，且无以劝善。”乃启台而宥之，于是巴西蛮夷为寇暴者皆望风降附。鉴时年十四，行至

新城，道路籍籍，云“陈显达大选士马，不肯就征。”乃停新城，遣典签张昙暂往观形势。俄而显达遣使诣鉴，咸劝鉴执之。鉴曰：“显达立节本朝，必自无此。”居二日，昙暂还，具言“显达已迁家出城，日夕望殿下至。”于是乃前。鉴喜文学，器服如素士，蜀人悦之。

乙未，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来聘。

是岁，诏增豫章王疑封邑为四千户。宋元嘉之世，诸王入斋阁，得白服、裙帽见人主；唯出太极四庙，乃备朝服。自后此制遂绝。上于疑友爱，宫中曲宴，听依元嘉故事。疑固辞不敢，唯车驾至其第，乃白服、乌纱帽以侍宴。至于衣服、器服制度，动皆陈启，事无专制，务从减省。上并不许。疑常虑盛满，求解扬州，以授竟陵王子良。上终不许，曰：“毕汝一世，无所多言。”疑长七尺八寸，善修容范，文物卫从，礼冠百僚，每出入殿省，瞻望者无不肃然。

交州刺史李叔献既受命，而断割外国贡献；上欲讨之。

永明三年（乙丑，公元四八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丙辰，以大司农刘楷为交州刺史，发南康、庐陵、始兴兵以讨叔献。叔献耳之，遣使乞更申数年，献十二队纯银兜鍪及孔雀毚；上不许。叔献惧为楷所袭，间道自湘川还朝。

戊寅，魏诏曰：“图讖之兴，出于三季，既非经国

之典，徒为妖邪所凭。自今图讖、秘纬，一皆焚之，留者以大辟论！”又严禁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经典所载者。

魏冯太后作《皇诰》十八篇，癸未，大飨群臣于太华殿，班《皇诰》。

辛卯，上祀南郊，大赦。

诏复立国学；释奠先师用上公礼。

二月，己亥，魏制皇子皇孙有封爵者，岁禄各有差。

辛丑，上祭北郊。

三月，丙申，魏封皇弟禧为咸阳王，干为河南王，羽为广陵王，雍为颍川王，勰为始平王，详为北海王。文明太后令置学馆，选师傅以教诸王。勰于兄弟最贤，敏而好学，善属文，魏主尤奇爱之。

夏，四月，癸丑，魏主如方山；甲寅，还宫。

初，宋太宗置总明观以集学士，亦谓之东观。上以国学既立，五月，乙未，省总明观。时王俭领国子祭酒，诏于俭宅开学士馆，以总明四部书充之。又诏俭以家为府。

自宋世祖好文章，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，无以专经为业者。俭少好《礼》学及《春秋》，言论造次必于儒者，由是衣冠翕然，更尚儒术。俭撰次朝仪、国典，自晋、宋以来故事，无不谙忆，故当朝理事，断决如流。每博议引证，八坐、丞、郎无能异者。令史咨事常数十

人，宾客满席，俭应接辨析，傍无留滞，发言下笔，皆有音彩。十日一还学监试诸生，巾卷在庭，剑卫、令史，仪容甚盛。作解散髻，斜插簪，朝野慕之，相与仿效。俭常谓人曰：“江左风流宰相，唯有谢安。”意以自比也。上深委仗之，士流选用，奏无不可。

六月，庚戌，魏进河南王度易侯为车骑将军，遣给事中吴兴丘冠先使河南，并送柔然使。

辛亥，魏主如方山。丁巳，还宫。

秋，七月，癸未，魏遣使拜宕昌王梁弥机兄子弥承为宕昌王。初，弥机死，子弥博立，为吐谷浑所逼，奔仇池。仇池镇将穆亮以弥机事魏素厚，矜其灭亡；弥博凶悖，所部恶之；弥承为众所附，表请纳之。诏许之。亮帅骑三万军于龙鹄，击走吐谷浑，立弥承而还。亮，崇之曾孙也。

戊子，魏主如鱼池，登青原冈；甲午，还宫；八月，己亥，如弥泽；甲寅，登牛头山；甲子，还宫。

魏初，民多廩附；廩附者皆无官役，而豪强征敛倍于公赋。给事中李安世上言：“岁饥民流，田业多为豪右所占夺；虽桑井难复，宜更均量，使力业相称。又，所争之田，宜限年断，事久难明，悉归今主，以绝诈妄。”魏主善之，由是始议均田。冬，十月，丁未，诏遣使者循行州郡，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：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，妇人二十亩，奴婢依良丁；牛一头，受田

三十亩，限止四牛。所授之田，率倍之；三易之田，再倍之，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。人年及课则受田，老免及身没则还田。奴婢、牛随有无以还受。初受田者，男夫给二十亩，课种桑五十株；桑田皆为世业，身终不还。恒计见口，有盈者无受无还，不足者受种如法，盈者得卖其盈。诸宰民之官，各随近给公田有差，更代相付；卖者坐如律。

辛酉，魏魏郡王陈建卒。

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来聘。

十二月，乙卯，魏以侍中淮南王佗为司徒。

柔然犯魏塞，魏任城王澄帅众拒之，柔然遁去。澄，云之子也。氐、羌反，诏以澄为都督梁、益、荆三州诸军事、梁州刺史。澄至州，讨叛柔服，氐、羌皆平。

初，太祖命黄门郎虞玩之等检定黄籍。上即位，别立校籍官，置令史，限人一日得数巧。既连年不已，民愁怨不安。外监会稽吕文度启上，籍被却者悉充远戍，民多逃亡避罪。富阳民唐 之因以妖术惑众作乱，攻陷富阳，三吴却籍者奔之，众至三万。

文度与茹法亮、吕文显皆以奸谄有宠于上。文度为外监，专制兵权，领军守虚位而已。法亮为中书通事舍人，权势尤盛。王俭常曰：“我虽有大位，权寄岂及茹公邪！”

是岁，柔然部真可汗卒，子豆仑立，号伏名敦可汗，

改元太平。

永明四年（丙寅，公元四八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亥朔，魏高祖朝会，始服衮冕。

壬午，柔然寇魏边。

唐 之攻陷钱唐，吴郡诸县令多弃城走。 之称帝于钱唐，立太子，置百官；遣其将高道度等攻陷东阳，杀东阳太守萧崇之。崇之，太祖族弟也。又遣其将孙泓寇山阴，至浦阳江，浹口戍主汤休武击破之。上发禁兵数千人，马数百匹，东击 之。台军至钱唐， 之众乌合，畏骑兵，一战而溃，擒斩 之，进平诸郡县。

台军乘胜，颇纵抄掠。军还，上闻之，丁酉，收军主前军将军陈天福弃市；左军将军刘明彻免官、削爵，付东冶。天福，上宠将也，既伏诛，内外莫不震肃。使通事舍人丹阳刘系宗随军慰劳，遍至遭贼郡县，百姓被驱逼者悉无所问。

闰月，癸巳，立皇子子贞为邵陵王，皇孙昭文为临汝公。

氏王杨后起卒。丁未，诏以白水太守杨集始为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集始，文弘之子也。后起弟后明为白水太守。魏亦以集始为武都王。集始入朝于魏，魏以为南秦州刺史。

辛亥，上耕籍田。

二月，己未，立皇弟 牟 求为晋熙王， 铉 为河东王。

魏无乡党之法，唯立宗主督护；民多隐冒，三五家始为一户。内秘书令李冲上言：“宜准古法：五家立邻长，五邻立里长，五里立党长，取乡人强谨者为之。邻长复一夫，里长二夫，党长三夫；三载无过，则升一等。其民调，一夫一妇，帛一匹，粟二石。大率十匹为公调，二匹为调外费，三匹为百官俸。此外复有杂调。民年八十已上，听一子不从役。孤独、癯老、笃疾、贫穷不能自存者，三长内迭养食之。”书奏，诏百官通议。中书令郑羲等皆以为不可。太尉丕曰：“臣谓此法若行，于公私有利益。但方有事之月，校比户口，民必劳怨。请过今秋，至冬乃遣使者，于事为宜。”冲曰：“‘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’若不因调时，民徒知立长校户之勤，未见均徭省赋之益，心必生怨。宜及课调之月，令知赋税之均，既识其事，又得其利，行之差易。”群臣多言：“九品差调，为日已久，一旦改法，恐成扰乱。”文明太后曰：“立三长则课调有常准，苞廛之户可出，侥幸之人可止，何为不可！”甲戌，初立党、里、邻三长，定民户籍。民始皆愁苦，豪强者尤不愿。既而课调省费十馀倍，上下安之。三月，丙申，柔然遣使者牟提如魏。时敕勒叛柔然，柔然伏名敦可汗自将讨之，追奔至西漠。魏左仆射穆亮等请乘虚击之，中书监高闾曰：“秦、汉之世，海内一统，故可远征匈奴。今南有吴寇，何可舍之深入虏庭！”魏主曰：“‘兵者凶器，

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’先帝屡出征伐者，以有未宾之虏故也。今朕承太平之业，奈何无故动兵革乎！”厚礼其使者而归之。

夏，四月，辛酉朔，魏始制五等公服；甲子，初以法服、御辇祀西郊。

癸酉，魏主如灵泉池。戊寅，还宫。

湘州蛮反，刺史吕安国有疾不能讨；丁亥，以尚书左仆射柳世隆为湘州刺史，讨平之。

六月，辛酉，魏主如方山。

己卯，魏文明太后赐皇子恂名，大赦。

秋，七月，戊戌，魏主如方山。

八月，乙亥，魏给尚书五等爵已上朱衣、玉佩、大小组绶。

九月，辛卯，魏作明堂、辟雍。

冬，十一月，魏议定民官依户给俸。

十二月，柔然寇魏边。

是岁，魏改中书学曰国子学。分置州郡，凡三十八州，二十五在河南，十三在河北。

永明五年（丁卯，公元四八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亥朔，魏主诏定乐章，非雅者除之。

戊子，以豫章王嶷为大司马，章陵王子良为司徒，临川王映、卫将军王俭、中军将军王敬则并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子良启记室范云为郡，上曰：“闻其常相卖弄，

朕不复穷法，当宥之以远。”子良曰：“不然。云动相规诲，谏书具存。”遂取以奏，凡百馀纸，辞皆切直。上叹息，谓子良曰：“不谓云能尔；方使弼汝，何宜出守！”文惠太子尝出东田观获，顾谓众宾曰：“刈此亦殊可观。”众皆唯唯，云独曰：“三时之务，实为长勤。伏愿殿下知稼穡之艰难，无徇一朝之宴逸。”

荒人桓天生自称桓玄宗族，与雍、司二州蛮相扇动，据南阳故城，请兵于魏，将入寇。丁酉，诏假丹阳尹萧景先节，总帅步骑，直指义阳，司州诸军皆受节度；又假护军将军陈显达节，帅征虏将军戴僧静等水军向宛、叶，雍、司众军皆受显达节度，以讨之。魏光禄大夫咸阳文公高允，历事五帝，出入三省，五十馀年，未尝有谴；冯太后及魏主甚重之，常命中黄门苏兴寿扶持。允仁恕简静，虽处贵重，情同寒素；执书吟览，昼夜不去手，诲人以善，恂恂不倦；笃亲念故，无所遗弃。显祖平青、徐，悉徙其望族于代，其人多允之婚媾，流离饥寒；允倾家赈施，咸得其所，又随其才行，荐之于朝。议者多以初附间之，允曰：“任贤使能，何有新旧！必若有用，岂可以此抑之！”允体素无疾，至是微有不适，犹起居如常，数日而卒，年九十八。赠侍中、司空，赙襚甚厚；魏初以来，存亡蒙赉，皆莫及也。

桓天生引魏兵万馀人至泚阳，陈显达遣戴僧静等与战于深桥，大破之，杀获万计。天生退保泚阳，僧静围

之，不克而还。荒人胡丘生起兵悬瓠以应齐，魏人击破之，丘生来奔。天生又引魏兵寇舞阴，舞阴戍主殷公愨拒击破之，杀其副张麒麟，天生被创退走。三月，丁未，以陈显达为雍州刺史。显达进据舞阳城。

夏，五月，壬辰，魏主如灵泉池。

癸巳，魏南平王浑卒。

甲午，魏主还平城。诏复七庙子孙及外戚缌麻服已上，赋役无所与。

魏南部尚书公孙邃、上谷公张儵帅众与桓天生复寇舞阴，殷公愨击破之；天生还窜荒中。邃，表之孙也。

魏春夏大旱，代地尤甚；加以牛疫，民馁死者多。六月，癸未，诏内外之臣极言无隐。齐州刺史韩麒麟上表曰：“古先哲王，储积九稔；逮于中代，亦崇斯业，入粟者与斩敌同爵，力田者与孝悌均赏。今京师民庶，不田者多，游食之口，叁分居二。自承平日久，丰穰积年，竞相矜夸，遂成侈俗。贵富之家，童妾袷服，工商之族，仆隶玉食，而农夫阙糟糠，蚕妇乏短褐。故耕者日少，田有荒芜；谷帛罄于府库，宝货盈于市里；衣食匮于室，丽服溢于路。饥寒之本，实在于斯。愚谓凡珍异之物，皆宜禁断，吉凶之礼，备为格式；劝课农桑，严加赏罚。数年之中，必有盈贍。往年校比户贯，租赋轻少。臣所统齐州，租粟才可给俸，略无入仓，虽于民为利，而不可长久。脱有戎役，或遭天灾，恐供给之方，

无所取济。可减绢布，增益谷租；年丰多积，岁俭出赈。所谓私民之谷，寄积于官，官有宿积，则民无荒年矣。

“秋，七月，己丑，诏有司开仓赈贷，听民出关就食。遣使者造籍，分遣去留，所过给粮廩，所至三长赡养之。

柔然伏名敦可汗残暴，其臣侯医璽石洛候数谏止之，且劝其与魏和亲。伏名敦怒，族诛之，由是部众离心。八月，柔然寇魏边，魏以尚书陆睿为都督，击柔然，大破之。睿，丽之子也。初，高车阿伏至罗有部落十馀万，役属柔然。伏名敦之侵魏也，阿伏至罗谏，不听。阿伏至罗怒，与从弟穷奇帅部落西走，至前部西北，自立为王。国人号曰“候娄匐勒”，夏言天子也；号穷奇曰“候倍”，夏言太子也。二人甚亲睦，分部而立，阿伏至罗居北，穷奇居南。伏名敦追击之，屡为阿伏至罗所败，乃引众东徙。

九月，辛未，魏诏罢起部无益之作，出宫人不执机杼者。冬，十月，丁未，又诏罢尚方锦绣、绫罗之工；四民欲造，任之无禁。是时，魏久无事，府藏盈积。诏尽出御府衣服珍宝、太官杂器、太仆乘具、内库弓矢刀钐十分之八，外府衣物、缯布、丝纩非供国用者，以其大半班赉百司，下至工、商、阜隶，逮于六镇边戍，畿内鳏、寡、孤、独、贫、癯，皆有差。

魏秘书令高祐、丞李彪奏请改《国书》编年为纪、传、表、志，魏主从之。祐，允之从祖弟也。十二月，

诏彪与著作郎崔光改修《国书》。光，道固之从孙也。

魏主问高祐曰：“何以止盗？”对曰：“昔宋均立德，猛虎渡河；卓茂行化，蝗不入境。况盗贼，人也，苟守宰得人，治化有方，止之易矣。”祐又上疏言：“今之选举，不采识治之优劣，专简年劳之多少，斯非尽才之谓。宜停此薄艺，弃彼朽劳，唯才是举，则官方斯穆。又勋旧之臣，虽年勤可录而才非抚民者，可加之以爵赏，不宜委之以方任，所谓王者可私人以财，不私人以官者也。”帝善之。

祐出为西兖州刺史，镇滑台。以郡国虽有学，县、党亦宜有之，乃命县立讲学，党立小学。

永明六年（戊辰，公元四八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未，魏诏：“犯死刑者，父母、祖父母年老，更无成人子孙，旁无期亲者，具状以闻。”

初，皇子右卫将军子响出继豫章王疑；疑后有子，表留为世子。子响每入朝，以车服异于诸王，每拳击车壁。上闻之，诏车服与皇子同。于是有司奏子响宜还本。三月，己亥，立子响为巴东王。

角城戍将张蒲，因大雾乘船入清中采樵，潜纳魏兵。戍主皇甫仲贤觉之，帅众拒战于门中，仅能却之。魏步骑三千余人已至堑外，淮阴军主王僧庆等引兵救之，魏人乃退。

夏，四月，桓天生复引魏兵出据隔城，诏游击将军

下邳曹虎督诸军讨之。辅国将军朱公恩将兵踰伏，遇天生游军，与战，破之，遂进围隔城。天生引魏兵步骑万余人来战，虎奋击，大破之，俘斩二千余人。明日，攻拔隔城，斩其襄城太守帛乌祝，复俘斩二千余人。天生弃平氏城走。陈显达侵魏；甲寅，魏遣豫州刺史拓跋斤将兵拒之。

甲子，魏大赦。

乙丑，魏主如灵泉池；丁卯，如方山；己巳，还宫。

魏筑城于醴阳，陈显达攻拔之，进攻泚阳。城中将士皆欲出战，镇将韦珍曰：“彼初至气锐，未可与争，且共坚守，待其力攻疲弊，然后击之。”乃凭城拒战，旬有二日，珍夜开门掩击，显达还。

五月，甲午，以宕昌王梁弥承为河、凉二州刺史。

秋，七月，己丑，魏主如灵泉池，遂如方山；己亥，还宫。

九月，壬寅，上如琅邪城讲武。

癸卯，魏淮南靖王佗卒。魏主方享宗庙，始荐，闻之，为废祭，临视哀恸。

冬，十月，庚申，立冬，初临太极殿读时令。

闰月，辛酉，以尚书仆射王奂为领军将军。

辛未，魏主如灵泉池；癸酉，还宫。

十二月，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帅众三千以城附魏。

上以中外谷帛至贱，用尚书右丞江夏李珪之议，出

上库钱五千万及出诸州钱，皆令采买。

西陵戍主杜元懿建言：“吴兴无秋，会稽丰登，商旅往来，倍多常岁。西陵牛埭税，官格日三千五百；如臣所见，日可增倍。并浦阳南北津、柳浦四埭，乞为官领摄一年，格外可长四百许万。西陵戍前检税，无妨戍事；馀三埭自举腹心。”上以其事下会稽，会稽行事吴郡顾宪之议以为：“始立牛埭之意，非苟逼蹴以取税也，乃以风涛迅险，济急利物耳。后之监领者不达其本，各务己功，或禁遏佗道，或空税江行，案吴兴频岁失稔，今兹尤甚，去之从丰，良田饥棘。埭司责税，依格弗降，旧格新减，尚未议登，格外加倍，将以何术！皇慈恤隐，振廩蠲调；而元懿幸灾权利，重增困瘼，人而不仁，古今共疾！若事不副言，惧貽谴诘，必百方侵苦，为公贾怨。元懿稟性苛刻，已彰往效；任以物土，譬以狼将羊，其所欲举腹心，亦当虎而冠耳。书云：‘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。’此言盗公为损盖微，敛民所害乃大也。愚又以便宜者，盖谓便于公，宜于民也。窃见顷之言便宜者，非能于民力之外，用天分地；率皆即日不宜于民，方来不便于公。名与实反，有乖政体。凡如此等，诚宜深察。”上纳之而止。

魏主访群臣以安民之术。秘书丞李彪上封事，以为：“豪贵之家，奢僭过度，第宅车服，宜为之等制。”又，国之兴亡，在冢嗣之善恶；冢嗣之善恶，在教谕之

得失。高宗文成皇帝尝谓群臣曰：‘朕始学之日，年尚幼冲，情未能专；既临万机，不遑温习。今日思之。岂唯予咎，抑亦师傅之不勤。’尚书李欣免冠谢。此近事之可鉴者也。臣谓宜准古立师傅之官，以训导太子。

“又，汉置常平仓以救匮乏。去岁京师不稔，移民就丰，既废营生，困而后达，又于国体，实有虚损。曷若豫储仓粟，安而给之，岂不愈于驱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！宜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，京师度支岁用之馀，各立官司，年丰余粟积之于仓，俭则加私之二粟之于人。如此，民必力田以取官绢，积财以取官粟。年登则常积，岁凶则直给。数年之中，谷积而人足，虽灾不为害矣。

“又，宜于河表七州人中，擢其门才，引令赴阙，依中州官比，随能序之。一可以广圣朝均新旧之义，一可以怀江、汉归有道之情。

“又，父子兄弟，异体同气；罪不相及，乃君上之厚恩。至于忧惧相连，固自然之恒理也。无情之人，父兄系狱，子弟无惨惕之容；子弟逃刑，父兄无愧恧之色；宴安荣位，游从自若，车马衣冠，不变华饰；骨肉之恩，岂当然也！臣愚以为父兄有犯，宜令子弟素服肉袒，诣阙请罪。子弟有坐，宜令父兄露板引咎，乞解所司；若任职必要，不宜许者，慰勉留之。如此，足以敦厉凡薄，使人知所耻矣。

“又，朝臣遭亲丧者，假满赴职。衣锦乘轩，从郊

庙之祀；鸣玉垂纓委，同庆赐之燕。伤人子之道，亏天地之经。愚谓凡遭大父母、父母丧者，皆听终服；若无其人，职业有旷者，则优旨慰喻，起令视事，但综司出纳、敷奏而已，国之吉庆，一令无预。其军旅之警，墨纓从役，虽愆于礼，事所宜行也。”魏主皆从之。由是公私丰赡，虽时有水旱，而民不困穷。

魏遣兵击百济，为百济所败。

永明七年（己巳，公元四八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亥，上祀南郊，大赦。

魏主祀南郊，始备大驾。

壬戌，临川献王映卒。

初，上为镇西长史，主簿王晏以倾谄为上所亲，自是常在上府。上为太子，晏为中庶子。上之得罪于太祖也，晏称疾自疏。及即位，为丹阳尹，意任如旧，朝夕进见，议论朝事；自豫章王嶷及王俭皆降意接之。二月，壬寅，出为江州刺史；晏不愿外出，复留为吏部尚书。三月，甲寅，立皇子子岳为临贺王，子峻为广汉王，子琳为宣城王，子珉为义安王。

夏，四月，丁丑，魏主诏曰：“升楼散物以赍百姓，至使人马腾践，多有伤毁；今可断之，以本所费之物，赐老疾贫独者。”

丁亥，魏主如灵泉池，遂如方山；己丑，还宫。

上优礼南昌文宪公王俭，诏三日一还朝，尚书令史

出外谄事。上犹以往来烦数，复诏俭还尚书下省，月听十日出外。俭固求解选。诏改中书监，参掌选事。

五月，乙巳，俭卒。王晏既领选，权行台阁，与俭颇不平。礼官欲依王导，谥俭为文献。晏启上曰：“导乃得此谥；但宋氏以来，不加异姓。”出，谓亲人曰：“‘平头宪’事已行矣。”

徐湛之之死也，其孙孝嗣在孕得免。八岁，袭爵枝江县公，尚宋康乐公主。及上即位，孝嗣为御史中丞，风仪端简。王俭谓人曰：“徐孝嗣将来必为宰相。”上尝问俭：“谁可继卿者？”俭曰：“臣东都之日，其在徐孝嗣乎！”俭卒，孝嗣时为吴兴太守，征为五兵尚书。

庚戌，魏主祭方泽。

上欲用领军王奂为尚书令，以问王晏。晏与奂不相能，对曰：“柳世隆有勋望，恐不宜在奂后。”甲子，以尚书左仆射柳世隆为尚书令，王奂为左仆射。

六月，丁亥，上如琅邪城。

魏怀朔镇将汝阴灵王天赐，长安镇都大将、雍州刺史南安惠王桢，皆坐脏当死。冯太后及魏主临皇信堂，引见王公，太后令曰：“卿等以为当存亲以毁令邪？当灭亲以明法邪？”群臣皆言：“二王，景穆皇帝之子，宜蒙矜恕。”太后不应。魏主乃下诏，称：“二王所犯难恕，而太皇太后追惟高宗孔怀之恩；且南安王事母孝谨，闻于中外，并特免死，削夺官爵，禁锢终身。”初，

魏朝闻桢贪暴，遣中散阎文祖诣长安察之，文祖受桢赂，为之隐；事觉，文祖亦抵罪。冯太后谓群臣曰：“文祖前自谓廉，今竟犯法。以此言之，人心信不可知！”魏主曰：“古有待放之臣。卿等自审不胜贪心者，听辞位归第。”宰官、中散慕容契进曰：“小人之心无常，而帝王之法有常；以无常之心奉有常之法，非所克堪，乞从退黜。”魏主曰：“契知心不可常，则知贪之可恶矣，何必求退！”迁宰官令。契，白曜之弟子也。

秋，七月，丙寅，魏主如灵泉池。

魏主使群臣议，“久与齐绝，今欲通使，何如？”尚书游明根曰：“朝廷不遣使者，又筑醴阳深入彼境，皆直在萧赭。不复迫使，不亦可乎！”魏主从之。八月，乙亥，遣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等来聘。

九月，魏出宫人以赐北镇人贫无妻者。

冬，十一月，己未，魏安丰匡王猛卒。

十二月，丙子，魏河东王苟頹卒。

平南参军颜幼明等聘于魏。

魏以尚书令尉元为司徒，左仆射穆亮为司空。

豫章王嶷自以地位隆重，深怀退素，是岁，启求还第；上令其世子子廉代镇东府。

太子詹事张绪领扬州中正，长沙王晃属用吴兴闻人邕为州议曹，绪不许。晃使书佐固请，绪正色曰：“此是身家州乡，殿下何得见逼！”

侍中江敷为都官尚书。中书舍人纪僧真得幸于上，容表有士风，请于上曰：“臣出自本县武吏，邀逢圣时，阶荣至此；为儿昏得荀昭光女，即时无复所须，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。”上曰：“此由江敷、谢淪，我不得措意，可自诣之。”僧真承旨诣敷，登榻坐定，敷顾命左右曰：“移吾床远客！”僧真丧气而退，告上曰：“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！”敷，湛之孙；淪，肱之弟也。

柔然别帅叱吕勤帅众降魏。

卷第一百三十七

【齐纪三】起上章敦牂，尽玄默涿滩，凡三年。

世祖武皇帝中

永明八年（庚午，公元四九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诏放隔城俘二千余人还魏。

乙丑，魏主如方山；二月，辛未，如灵泉；壬申，还宫。

地豆干频寇魏边，夏，四月，甲戌，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颐击走之。颐，新城之子也。

甲午，魏遣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等来聘。

五月，己酉，库莫奚寇魏边，安州都将楼龙儿击走之。

秋，七月，辛丑，以会稽太守安陆侯缅为雍州刺史。缅，鸾之弟也。缅留心狱讼，得劫，皆赦遣，许以自新，

再犯乃加诛；民畏而爱之。

癸卯，大赦。

丙午，魏主如方山；丙辰，遂如灵泉池；八月，丙寅朔，还宫。

河南王度易侯卒；乙酉，以其世子伏连筹为秦、河二州刺史，遣振武将军丘冠先拜授，且吊之。伏连筹逼冠先使拜，冠先不从，伏连筹推冠先坠崖而死。上厚赐其子雄；敕以丧委绝域，不可复寻，仕进无嫌。

荆州刺史巴东王子响，有勇力，善骑射，好武事，自选带仗左右六十人，皆有胆干；至镇，数于内斋以牛酒犒之。又私作锦袍、绛袄，欲以饷蛮，交易器仗。长史高平刘寅、司马安定席恭穆等连名密启。上敕精检。子响闻台使至不见敕，召寅、恭穆及咨议参军江恂、典签吴修之、魏景渊等诘之，寅等秘而不言；修之曰：“既已降敕，政应方便答塞。”景渊曰：“应先检校。”子响大怒，执寅等八人，于后堂杀之，具以启闻。上欲赦江恂，闻皆已死，怒。壬辰，以随王子隆为荆州刺史。

上欲遣淮南太守戴僧静将兵讨子响，僧静面启曰：“巴东王年少，长史执之太急，忿不思难故耳。天子儿过误杀人，有何大罪！官忽遣军西上，人情惶惧，无所不至。僧静不敢奉敕。”上不答而心善之。乃遣卫尉胡谐之、游击将军尹略、中书舍人茹法亮帅斋仗数百人诣江陵，检捕群小，敕之曰：“子响若束手自归，可全其

命。”以平南内史张欣泰为谐之副。欣泰谓谐之曰：“今段之行，胜既无名，负成奇耻。彼凶狡相聚，所以为其用者，或利赏逼威，无由自溃。若顿军夏口，宣示祸福，可不战而擒也。”谐之不从。欣泰，兴世之子也。

谐之等至江津，筑城燕尾洲。子响白服登城，频遣使与相闻，曰：“天下岂有儿反！身不作贼，直是粗疏。今便单舸还阙，受杀人之罪，何筑城见捉邪！”尹略独答曰：“谁将汝反父人共语！”子响唯洒泣；乃杀牛，具酒馔，饷台军，略弃之江流。子响呼茹法亮；法亮疑畏，不肯往。又求见传诏；法亮亦不遣，且执录其使。子响怒，遣所养勇士收集府、州兵二千人，从灵溪西渡；子响自与百余人操万钧弩，宿江堤上。明日，府、州兵与台军战，子响于堤上发弩射之，台军大败；尹略死，谐之等单艇逃去。

上又遣丹阳尹萧顺之将兵继至，子响即日将白衣左右三十人，乘舴舨沿流赴建康。太子长懋素忌子响，顺之之发建康也，太子密谕顺之，使早为之所，勿令得还。子响见顺之，欲自申明；顺之不许，于射堂缢杀之。

子响临死，启上曰：“臣罪逾山海，分甘斧钺。敕遣谐之等至，竟无宣旨，便建旗入津，对城南岸筑城守。臣累遣书信呼法亮，乞白服相见；法亮终不肯。群小惧怖，遂致攻战，此臣之罪也。臣此月二十五日，束身投军，希还天阙，停宅一月，臣自取尽，可使齐代无杀子

之讥，臣免逆父之谤。既不遂心，今便命尽。临启哽塞，知复何陈！”

有司奏绝子响属籍，削爵土，易姓蛸氏；诸所连坐，别下考论。

久之，上游华林园，见一猿透掷悲鸣，问左右，曰：“猿子前日坠崖死。”上思子响，因呜咽流涕。茹法亮颇为上所责怒，萧顺之惭惧，发疾而卒。豫章王疑表请收葬子响；不许，贬为鱼复侯。

子响之乱，方镇皆启子响为逆，兖州刺史垣荣祖曰：“此非所宜言。正应云：‘刘寅等孤负恩奖，逼迫巴东，使至于此。’”上省之，以荣祖为知言。

台军焚烧江陵府舍，官曹文书，一时荡尽。上以大司马记室南阳乐蔼屡为本州僚佐，引见，问以西事。蔼应对详敏，上悦，用为荆州治中，敕付以修复府州事。蔼缮修廨舍数百区，顷之咸毕，而役不及民，荆部称之。

九月，癸丑，魏太皇太后冯氏殂；高祖勺饮不入口者五日，哀毁过礼。中部曹华阴杨椿谏曰：“陛下荷祖宗之业，临万国之重，岂可同匹夫之节以取僵仆！群下惶灼，莫知所言。且圣人之礼，毁不灭性；纵陛下欲自贤于万代，其若宗庙何！”帝感其言，为之一进粥。

于是诸王公等皆诣阙上表，“请时定兆域，及依汉、魏故事，并太皇太后终制，既葬，公除。”诏曰：“自遭祸罚，恍惚如昨，奉侍梓宫，犹希仿佛。山陵迁

厝，所未忍闻。”冬，十月，王公复上表固请，诏曰：“山陵可依典册；衰服之宜，情所未忍。”帝欲亲至陵所，戊辰，诏：“诸常从之具，悉可停之；其武卫之官，防侍如法。”癸酉，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。甲戌，帝谒陵，王公固请公除。诏曰：“比当别叙在心。”己卯，又谒陵。

庚辰，帝出至思贤门右，与群臣相慰劳。太尉丕等进言曰：“臣等以老朽之年，历奉累圣；国家旧事，颇所知闻。伏惟远祖有大讳之日，唯侍送梓宫者凶服，左右尽皆从吉；四祖三宗，因而无改。陛下以至孝之性，哀毁过礼。伏闻所御三食不满半溢，昼夜不释经带。臣等叩心绝气，坐不安席。愿少抑至慕之情，奉行先朝旧典。”帝曰：“哀毁常事，岂足关言！朝夕食粥，粗可支任，诸公何足忧怖！祖宗情专武略，未修文教；朕今仰禀圣训，庶习古道，论时比事，又与先世不同。太尉等国老，政之所寄，于典记旧式或所未悉，且可知朕大意。其余古今丧礼，朕且以所怀别问尚书游明根、高闾等，公可听之。”

帝因谓明根等曰：“圣人制卒哭之礼，授服之变，皆夺情以渐。今则旬日之间，言及即吉，特成伤理。”对曰：“臣等伏寻金册遗旨，逾月而葬，葬而即吉；故于下葬之初，奏练除之事。”帝曰：“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丧，盖由君上违世，继主初立，君德未流，臣

义不洽，故身袭衮冕，行即位之礼。朕诚不德，在位过纪，足令亿兆知有君矣。于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，使情礼俱失，深可痛恨！”高闾曰：“杜预，晋之硕学，论自古天子无有行三年之丧者，以为汉文之制，暗与古合，虽叔世所行，事可承踵。是以臣等卞娄卞娄干请。”

“帝曰：“窃寻金册之旨，所以夺臣子之心，令早即吉者，虑废绝政事故也。群公所请，其志亦然。朕今仰奉册令，俯顺群心，不敢暗默不言以荒庶政；唯欲衰麻废吉礼，朔望尽哀诚，情在可许，故专欲行之。如杜预之论，于孺慕之君，谅闇之主，盖亦诬矣。”秘书丞李彪曰：“汉明德马后保养章帝，母子之道，无可间然，及后之崩，葬不淹旬，寻已从吉。然汉章不受讥，明德不损名。愿陛下遵金册遗令，割哀从议。”帝曰：“朕所以眷恋衰经，不从所议者，实情不能忍，岂徒苟免嗤嫌而已哉！今奉终俭素，一已仰遵遗册；但痛慕之心，事系于予，庶圣灵不夺至愿耳。”高闾曰：“陛下既不除服于上，臣等独除服于下，则为臣之道不足。又亲御衰麻，复听朝政，吉凶事杂，臣窃为疑。”帝曰：“先后抚念群下，卿等哀慕，犹不忍除，奈何令朕独忍之于至亲乎！朕今逼于遗册，唯望至期；虽不尽礼，蕴结差申。群臣各以亲疏、贵贱、远近为除服之差，庶几稍近于古，易行于今。”高闾曰：“昔王孙裸葬，士安去棺，其子皆从而不违。今亲奉遗令而有所不从，臣等所以频频干

奏。”李彪曰：“三年不改其父之道，可谓大孝。今不遵册令，恐涉改道之嫌。”帝曰：“王孙、士安皆诲子以俭，及其遵也，岂异今日！改父之道，殆与此殊。纵有所涉，甘受后代之讥，未忍今日之请。”群臣又言：“春秋烝尝，事难废阙。”帝曰：“自先朝以来，恒有司行事；朕赖蒙慈训，常亲致敬。今昊天降罚，人神丧恃，赖宗庙之灵，亦辍歆祀。脱行飨荐，恐乖冥旨。”群臣又言：“古者葬而即吉，不必终礼，此乃二汉所以经纶治道，魏、晋所以纲理庶政也。”帝曰：“既葬即吉，盖季欲多乱，权宜救世耳。二汉之盛，魏、晋之兴，岂由简略丧礼、遗忘仁孝哉！平日之时，公卿每称当今四海晏然，礼乐日新，可以参美唐、虞，比盛夏、商。及至今日，即欲苦夺朕志，使不逾于魏、晋。如此之意，未解所由。”李彪曰：“今虽治化清晏，然江南有未宾之吴，漠北有不臣之虏，是以臣等犹怀不虞之虑。”帝曰：“鲁公带经从戎，晋侯墨衰败敌，固圣贤所许。如有不虞，虽越紼无嫌，而况衰麻乎！岂可于晏安之辰豫念军旅之事，以废丧纪哉！古人亦有称王者除衰而谅闇终丧者，若不许朕衰服，则当除衰拱默，委政冢宰。二事之中，唯公卿所择。”游明根曰：“渊默不言，则不政将旷；仰顺圣心，请从衰服。”太尉丕曰：“臣与尉元历事五帝，魏家故事，尤讳之后三月，必迎神于西，禳恶于北，具行吉礼，自皇始以来，未之或改。”帝曰

：“若能以道事神，不迎自至；苟失仁义，虽迎不来。此乃平日所不当行，况吾丧乎！朕在不言之地，不应如此喋喋；但公卿执夺朕情，遂成往复，追用悲绝。”遂号恸，群官亦哭而辞出。初，太后忌帝英敏，恐不利于己，欲废之，盛寒，闭于空室，绝其食三日；召咸阳王禧，将立之。太尉东阳王丕、尚书右仆射穆泰、尚书李冲固谏，乃止。帝初无憾意，唯深德丕等。泰，崇之玄孙也。

又有宦者潜帝于太后，太后杖帝数十；帝默然受之，不自申理；及太后殂，亦不复追问。

甲申，魏主谒永固陵。辛卯，诏曰：“群官以万机事重，屡求听政。但哀慕缠绵，未堪自力。近侍先掌机衡者，皆谋猷所寄，且可委之；如有疑事，当时与论决。”

交州刺史清河房法乘，专好读书，常属疾不治事，由是长史伏登之得擅权，改易将吏，不令法乘知。录事房季文白之，法乘大怒，系登之于狱十馀日。登之厚赂法乘妹夫崔景叔，得出，因将部曲袭州，执法乘，谓之曰：“使君既有疾，不宜烦劳。”囚之别室。法乘无事，复就登之求书读之，登之曰：“使君静处，犹恐动疾，岂可看书！”遂不与。乃启法乘心疾动，不任视事。十一月，乙卯，以登之为交州刺史。法乘还，至岭而卒。

十二月，己卯，立皇子子建为湘东王。

初，太祖以南方钱少，更欲铸钱。建元末，奉朝请

孔觐上言，以为：“食货相通，理势自然。李悝云：‘余甚贵伤民，甚贱伤农。’甚贱甚贵，其伤一也。三吴，国之关奥，比岁时被水潦而余不贵，是天下钱少，非谷贱，此不可不察也。铸钱之弊，在轻重屡变。重钱患难用，而难用为累轻；轻钱弊盗铸，而盗铸为祸深。民所以盗铸，严法不能禁者，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。惜铜爱工者，意谓钱为无用之器，以通交易，务欲令质轻而数多，使省工而易成，不详虑其为患也。夫民之趋利，如水走下。今开其利端，从以重刑，是导其为非而陷之于死，岂为政欤！汉兴，铸轻钱，民巧伪者多。至元狩中，始惩其弊，乃铸五铢钱，周郭其上下，令不可磨取镞，而民计其费不能相偿，私铸益少，此不惜铜不爱工之效也。王者不患无铜乏工，每令民不能竞，则盗铸绝矣。宋文帝铸四铢，至景和，钱益轻，虽有周郭，而镞冶不精，于是盗铸纷纭而起，不可复禁。此惜铜爱工之验也。凡铸钱，与其不衷，宁重无轻。自汉铸五铢至宋文帝，历五百馀年，制度世有废兴，而不变五铢者明其轻重可法、得货之宜故也。案今钱文率皆五铢，异钱时有耳。自文帝铸四铢，又不禁民翦凿，为祸既博，钟弊于今，岂不悲哉！晋氏不铸钱，后经寇戎水火，耗散沈铢，所失岁多，譬犹磨砢砥砺，不见其损，有时而尽，天下钱何得不竭！钱竭则士、农、工、商皆丧其业，民何以自存！愚以为宜如旧制，大兴镞铸，钱重五铢，一依汉法。

若官铸者已布于民，便严断翦凿，轻小破缺无周郭者，悉不得行。官钱细小者，称合铢两，销以为大，利贫良之民，塞奸巧之路。钱货既均，远近若一，百姓乐业，市道无争，衣食滋殖矣。”太祖然之，使诸州郡大市铜炭。会晏驾，事寝。

是岁，益州行事刘俊上言：“蒙山下有严道铜山，旧铸钱处，可以经略。”上从之，遣使入蜀铸钱。顷之，以功费多而止。

自太祖治黄籍，至上，谪巧者戍缘淮各十年，百姓怨望。乃下诏：“自宋升明以前，皆听复注；其有谪役边疆，各许还本；此后有犯，严加翦治。”

长沙威王晃卒。

吏部尚书王晏陈疾自解，上欲以古昌侯鸾代晏领先，手敕问之。晏启曰：“鸾清干有馀；然不谙百氏，恐不可居此职。”上乃止。

以百济王牟大为镇东大将军、百济王。

高车阿伏至罗及穷奇遣使如魏，请为天子讨除蠕蠕，魏主赐以绣袴褶及杂彩百匹。

永明九年（辛未，公元四九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丑，上祀南郊。

丁卯，魏主始听政于皇信东室。

诏太庙四时之祭：荐宣皇帝，起面饼、鸭、雀；孝皇后，笋、鸭卵；高皇帝，肉脍、菹羹；昭皇后，茗、

糲、炙鱼：皆所嗜也。上梦太祖谓己：“宋氏诸帝常在太庙从我求食，可别为吾致祠。”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时祠二帝、二后于清溪故宅。牲牢、服章，皆用家人礼。

臣光曰：“昔屈到嗜芰，屈建去之，以为不可以私欲干国之典，况子为天子，而以庶人之礼祭其父，违礼甚矣！卫成公欲祀相，宁武子犹非之；而况降祀祖考于私室，使庶妇尸之乎！”

初，魏主召吐谷浑王伏连筹入朝，伏连筹辞疾不至，辄修洮阳、泥和二城，置戍兵焉。二月，乙亥，魏枹罕镇将长孙百年请击二戍，魏主许之。

散骑常侍裴昭明、散骑侍郎谢竣如魏吊，欲以朝服行事。魏主客曰：“吊有常礼，何得以朱衣入凶庭！”昭明等曰：“受命本朝，不敢辄易。”往返数四，昭明等固执不可。魏主命尚书李冲选学识之士与之言，冲奏遣著作郎上谷成淹。昭明等曰：“魏朝不听使者朝服，出何典礼？”淹曰：“吉凶不相厌。羔裘玄冠不以吊，此童稚所知也。昔季孙如晋，求遭丧之礼以行。今卿自江南远来吊魏，方问出何典礼；行人得失，何其远哉！”昭明曰：“二国之礼，应相准望。齐高皇帝之丧，魏遣李彪来吊，初不素服，齐朝亦不以为疑，何至今日独见要逼！”淹曰：“齐不能行亮阴之礼，逾月即吉。彪奉使之日，齐之君臣，鸣玉盈庭，貂珣曜目。彪不得主人之命，敢独以素服厕其间乎？皇帝仁孝，侔于有虞，

执亲之丧，居庐食粥，岂得以此方彼乎？”昭明曰：“三王不同礼，孰能知其得失！”淹曰：“然而虞舜、高宗皆非邪？”昭明、竣相顾而笑曰：“非孝者无亲，何可当也！”乃曰：“使人之来，唯赍袴褶，此既戎服，不可以吊，唯主人裁其吊服！然违本朝之命，返必获罪。”淹曰：“使彼有君子，卿将命得宜，且有厚赏。若无君子，卿出而光国，得罪何妨！自当有良史书之。”乃以衣、帛给昭明等，使服以致命。己丑，引昭明等入见，文武皆哭尽哀。魏主嘉淹之敏，迁侍郎，赐绢百匹。昭明，驸之子也。

始兴简王鉴卒。

三月，甲辰，魏主谒永固陵。夏，四月，癸亥朔，设荐于太和庙。魏主始进蔬食，追感哀哭，终日不饭；侍中冯诞等谏，经宿乃饭。甲子，罢朝夕哭。乙丑，复谒永固陵。

魏自正月不雨，至于癸酉，有司请祈百神，帝曰：“成汤遭旱，以至诚致雨，固不在曲祷山川。今普天丧恃，幽显同哀，何宜四气未周，遽行祀事！唯当责躬以待天遣。”

甲戌，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来聘，为之置燕设乐。彪辞乐，且曰：“主上孝思罔极，兴坠正失。去三月晦，朝臣始除衰经，犹以素服从事，是以使臣不敢承奏乐之赐。”朝廷从之。彪凡六奉使，上甚重之。将还，上亲

送至琅邪城，命群臣赋诗以宠之。

己卯，魏作明堂，改营太庙。

五月，己亥，魏主更定律令于东明观，亲决疑狱；命李冲议定轻重，润色辞旨，帝执笔书之。李冲忠勤明断，加以慎密，为帝所委，情义无间；旧臣贵戚，莫不心服，中外推之。

乙卯，魏长孙百年攻洮阳、泥和二戍，克之，俘三千余人。

丙辰，魏初造五辂。

六月，甲戌，以尚书左仆射王奂为雍州刺史。

丁未，魏济阴王郁以贪残赐死。

秋，闰七月，乙丑，魏主谒永固陵。

己卯，魏主诏曰：“烈祖有创业之功。世祖有开拓之德，宜为祖宗，百世不迁。平文之功少于昭成，而庙号太祖，道武之功高于平文，而庙号烈祖，于义未允。朕今奉尊烈祖为太祖，以世祖、显祖为二祧，余皆以次而迁。”八月，壬辰，又诏议养老及禋于六宗之礼。先是，魏常以正月吉日于朝廷设幕，中置松柏树，设五帝座而祠之。又有探策之祭。帝皆以为非礼，罢之。戊戌，移道坛于桑干之阴，改曰崇虚寺。

乙巳，帝引见群臣，问以“‘禘祫’，王、郑之义，是非安在？”尚书游明根等从郑，中书监高闾等从王。诏：“圜丘、宗庙皆有禘名，从郑：禘祫并为一祭，从

王：著之于令。”戊午，又诏：“国家飨祀诸神，凡一千二百馀处；今欲减省群祀，务从简约。”又诏：“明堂、太庙，配祭、配享，于斯备矣。白登、崞山、鸡鸣山庙，唯遣有司行事。冯宣王庙在长安，宜敕雍州以时供祭。”又诏：“先有水火之神四十馀名及城北星神，今圜丘之下既祭风伯、雨师、司中、司命，明堂祭门、户、井、灶、中霤，四十神悉可罢之。”甲寅，诏曰：“近论朝日、夕月，皆欲以二分之日于东、西郊行礼。然月有馀闰，行无常准。若一依分日，或值月于东而行礼于西，序情即理，不可施行。昔秘书监薛谓等以为朝日以朔，夕月以朏。卿等意谓朔朏、二分，何者为是？”尚书游明根等请用朔朏，从之。

丙辰，魏有司上言，求卜祥日。诏曰：“筮日求吉，既乖敬事之志，又违永慕之心；今直用晦日。”九月，丁丑夜，帝宿于庙，帅群臣哭已，帝易服缟冠、革带、黑屨，侍臣易服黑介帻、白绢单衣、革带、乌履，遂哭尽乙夜。戊子晦，帝易祭服，缟冠素紕、白布深衣、麻绳履，侍臣去帻易 舄。既祭，出庙，帝立哭。久之，乃还。

冬，十月，魏明堂、太庙成。

庚寅，魏主谒永固陵，毁瘠犹甚。司空穆亮谏曰：“陛下祥练已阗，号慕如始。王者为天地所子，为万民父母，未有子过哀而父母不戚，父母忧而子独悦豫者也。

今和气不应，风旱为灾，愿陛下袞轻服，御常膳，銮舆时动，咸秩百神，庶使天人交庆。”诏曰：“孝悌之至，无所不通。今飘风、旱气，皆诚慕未浓，幽显无感也。所言过哀之咎，谅为未衷。”十一月，己未朔，魏主禫于太和庙，充冕以祭。既而服黑介帻，素纱深衣，拜陵而还。癸亥，冬至，魏主祀圜丘，遂祀明堂，还，至太和庙，乃入。甲子，临太华殿，服通天冠，绛纱袍，以飨群臣。乐县而不作。丁卯，服充冕，辞太和庙，帅百官奉神主迁于新庙。

乙亥，魏大定官品。戊戌，考诸牧守。

魏假通直散骑常侍李彪等来聘。

魏旧制，群臣季冬朝贺，服袴褶行事，谓之小岁；丙戌，诏罢之。

十二月，壬辰，魏迁社于内城之西。魏以安定王休为太傅，刘郡王简为太保。

高丽王璉卒，寿百馀岁。魏主为之制素委貌，布深衣，举哀于东郊；遣谒者仆射李安上策赠太傅，谥曰康。孙云嗣立。

乙酉，魏主始迎春于东郊。自是四时迎气皆亲之。

初，魏世祖克统万及姑臧，获雅乐器服工人，并存之。其后累朝无留意者，乐工浸尽，音制多亡。高祖始命有司访民间晓音律者，议定雅乐，当时无能知者。然金、石、羽旄之饰，稍壮丽于往时矣。辛亥，诏简置乐

官，使修其职，又命中书监高闾参定。

初，晋张斐、杜预共注《律》三十卷，自泰始以来用之。《律》文简约，或一章之中，两家所处，生杀顿异，临时斟酌，吏得为奸。上留心法令，诏狱官详正旧注。七年，尚书删定郎王植集定二注，表奏之。诏公卿、八座参议考正，竟陵王子良总其事；众议异同不能壹者，制旨平决。是岁，书成。廷尉山阴孔稚珪上表，以为：“《律》文虽定，苟用失其平，则法书徒明于帙里，冤魂犹结于狱中。窃寻古之名流，多有法学；今之士子，莫肯为业。纵有习者，世议所轻，将恐此书永沦走吏之手矣。今若置《律》助教，依《五经》例，国子生有欲读者，策试高第，即加擢用，以补内外之官，庶几士流有所劝慕。”诏从其请，事竟不行。

初，林邑王范阳迈，世相承袭，夷人范当根纯攻夺其国，遣使献金篋等物。诏以当根纯为都督缘海诸军事、林邑王。

魏冀州刺史咸阳王禧入朝。有司奏：“冀州民三千人称禧清明有惠政，请世胙冀州。”魏主诏曰：“利建虽古，未必今宜；经野由君，理非下情。”以禧为司州牧、都督司、豫等六州诸军事。

初，魏文明太后宠任宦者略阳苻承祖，官至侍中，知都曹事，赐以不死之诏。太后殂，承祖坐赃应死，魏主原之，削职禁锢于家，仍除悖义将军，封佞浊子，月

馥而卒。承祖方用事，亲姻争趋附以求利。其从母杨氏为姚氏妇独否，常谓承祖之母曰：“姊虽有一时之荣，不若妹有无忧之乐。”姊与之衣服，多不受；强与之，则曰：“我夫家世贫，美衣服使人不安。”不得已，或受而埋之。与之奴婢，则曰：“我家无食，不能饲也。”“常著弊衣，自执劳苦。承祖遣车迎之，不肯起；强使人抱置车上，则大哭曰：“尔欲杀我！”由是苻氏内外号为“痴姨”。及承祖败，有司执其二姨至殿廷。其一姨伏法。帝见姚氏姨贫弊，特赦之。

李惠之诛也，思皇后之昆弟皆死。惠从弟凤为安乐王长乐主簿，长乐坐不轨，诛，凤亦坐死。凤子安祖等四人逃匿获免，遇赦乃出。既而魏主访舅氏存者，得安祖等，皆封侯，加将军。既而引见，谓曰：“卿之先世，再获罪于时。王者设官以待贤才，由外戚而举者，季世之法也。卿等既无异能，且可还家。自今外戚无能者视此。”后又例降爵为伯，去其军号。时人皆以为帝待冯氏太厚，待顾氏太薄；太常高闾尝以为言，帝不听。及世宗尊宠外家，乃以安祖弟兴祖为中山太守，追赠李惠开府仪同三司、中山公，谥曰庄。

永明十年（壬申，公元四九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午朔，魏主朝飨群臣于太华殿，悬而不乐。

己未，魏主宗祀显祖于明堂以配上帝，遂登灵台以

观云物，降居青阳左个，布政事。自是每朔依以为常。

散骑常侍庾荜等聘于魏，魏主使侍郎成淹引荜等于馆南，瞻望行礼。

辛酉，魏始以太祖配南郊。

魏主命群臣议行次。中书监高闾议，以为：“帝王莫不以中原为正统，不以世数为与夺，善恶为是非。故桀、纣至虐，不废夏、商之历；厉、惠至昏，无害周、晋之录。晋承魏为金，赵承晋为水，燕承赵为木，秦承燕为火。秦之既亡，魏乃称制玄朔；且魏之得姓，出于轩辕；臣愚以为宜为土德。”秘书丞李彪、著作郎崔光等议，以为：“神元与晋武往来通好，至于桓、穆，志辅晋室，是则司马祚终于邾郟，而拓跋受命于云代。昔秦并天下，汉犹比之共工，卒继周为火德；况刘、石、苻氏，地褊世促，魏承其弊，岂可舍晋而为土邪？”司空穆亮等皆请从彪等议。壬戌，诏承晋为水德，神申、腊辰。

甲子，魏罢租课。魏宗室及功臣子孙封王者众，乙丑，诏：“自非烈祖之胄，馀王皆降为公，公降为候，而品如旧。”蛮王桓诞亦降为公；唯上党王长孙观，以其祖有大功，特不降。丹阳王刘昶封齐郡公，加号宋王。

魏旧制，四晨祭庙皆用中节，丙子，始诏用孟月，择日而祭。

以竟陵王子良领尚书令。

魏主毁太华殿，为太极殿。二月，戊子，徙居永乐宫。以尚书李冲领将作大匠，与司空穆亮共营之。

辛卯，魏罢寒食乡飧。

甲午，魏主始朝日于东郊。自是朝日、夕月皆亲之。

丁酉，诏祀尧于平阳，舜于广宁，禹于安邑，周公于洛阳，皆令牧守执事；其宣尼之庙，祀于中书省。丁未，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，帝亲行拜祭。魏旧制，气岁祀天于西郊，魏主与公卿从二千馀骑，戎服绕坛，谓之踰坛。明日，复戎服登坛致祀，已又绕坛，谓之绕天。三月，癸酉，诏尽省之。

辛巳，魏以高丽五云为督辽海渚军事、辽松公、高句丽王，诏云遣其世子入朝。云辞以疾，遣其从叔升于随使者诣平城。

夏，四月，丁亥朔，魏班新律令，大赦。

辛丑，豫章文献王嶷卒，赠假黄钺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丞相，丧礼皆如汉东平献王故事。嶷性仁谨廉俭，不以财贿为事。斋库失火，烧荆州还资，评直三千馀万，主局各杖数十而已。疾笃，遗令诸子曰：“才有优劣，位有通塞，运有贫富，此自然之理，无足以相陵侮也。”上哀痛特甚，久之，语及嶷，犹歔歔流涕。嶷卒之日，第库无见钱，上敕月给嶷第钱百万；终上之世乃省。

五月，己巳，以竟陵王子良为扬州刺史。

魏文明太后之丧，使人告于吐谷浑。吐谷浑王伏连

筹拜命不恭，群臣请讨之，魏主不许；又请还其贡物，帝曰：“贡物乃人臣之礼。今而不受，是弃绝之，彼虽欲自新，其路无由矣。”因命归洮阳、泥和之俘。

秋，七月，庚申，吐谷浑遣其世子贺虜头入朝于魏。诏以伏连筹为都督西垂诸军事、西海公、吐谷浑王，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张礼使于吐谷浑。伏连筹谓礼曰：“曩者宕昌常自称名而见谓为大王，今忽称仆，又拘执使人；欲使偏师往问，何如？”礼曰：“君与宕昌皆为魏藩，比辄兴兵攻之，殊违臣节。离京师之日，宰辅有言，以为君能自知其过，则藩业可保；若其不悛，祸难将至矣。”伏连筹默然。

甲戌，魏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广平宋弁等来聘。及还，魏主问弁：“江南何如？”弁曰：“萧氏父子无大功于天下，既以逆取，不能顺守；政令苛碎，赋役繁重；朝无股肱之臣，野有愁怨之民。其得没身幸矣，非貽厥孙谋之道也。”

八月，乙未，魏以怀朔镇将阳平王颐、镇北大将军陆睿皆为都督，督十二将，步骑十万，分为三道以击柔然：中道出黑山，东道趣土卢河，西道趣侯延河。军过大磧，大破柔然而还。

初，柔然伏名敦可汗与其叔父那盖，分道击高车阿伏至罗，伏名敦屡败，那盖屡胜。国人以那盖为得天助，乃杀伏名敦而立那盖，号候其伏代库者可汗，改元大安。

魏司徒尉元、大鸿胪卿游明根累表请老，魏主许之。引见，赐元玄冠、素衣，明根委貌、青纱单衣，及被服杂物等而遣之。魏主亲养三老、五更于明堂。己酉，诏以元为三老，明根为五更。帝再拜三老，亲袒割牲，执爵而馈；肃拜五更；且乞言焉，元、明根劝以孝友化民。又养国老、庶老于阶下。礼毕，各赐元、明根以步挽车及衣服，禄三老以上公，五更以元卿。

九月，甲寅，魏主序昭穆于明堂，祀文明太后于玄室，辛未，魏主以文明太后再期，哭于永固陵左，终日不辍声，凡二日不食。甲戌，辞陵，还永乐宫。

武兴氏王杨集始寇汉中，至白马。梁州刺史阴智伯遣军主桓卢奴、阴冲昌等击破之，俘斩数千人。集始走还武兴，请降于魏；辛巳，入朝于魏。魏以集始为南秦州刺史、汉中郡侯、武兴王。

冬，十月，甲午，上殷祭太庙。

庚戌，魏以安定王休为大司马，特进冯诞为司徒。诞，熙之子也。

魏太极殿成。

十二月，司徒参军萧琛、范云聘于魏。魏主甚重齐人，亲与谈论。顾谓群臣曰：“江南多好臣。”侍臣李元凯对曰：“江南多好臣，岁一易主；江北无好臣，百年一易主。”魏主甚惭。

上使太子家令沈约撰《宋书》，疑立《袁粲传》，

审之于上。上曰：“袁粲自是宋室忠臣。”约又多载宋世祖、太宗诸鄙渎事。上曰：“孝武事迹，不容顿尔。我昔经事明帝，卿可思讳恶之义。”于是多所删除。

是岁，林邑王范阳迈之孙诸农，帅种人攻范当根纯，复得其国。诏以诸农为都督缘海诸军事、林邑王。

魏南阳公郑羲与李冲婚姻，冲引为中书令。出为西兖州刺史，在州贪鄙。文明太后为魏主纳其女为嫔，征为秘书监。及卒，尚书奏谥曰宣。诏曰：“盖棺定谥，激扬清浊。故何曾虽孝，良史载其缪丑；贾充有劳，直士谓之荒公。羲虽宿有文业，而治阙廉清。尚书何乃情遗至公，愆违明典！依《谥法》：‘博闻多见曰文，不勤成名曰灵。’可赠以本官，加谥文灵。”

卷第一百三十八

【齐纪四】昭阳作噩，一年。

世祖武皇帝下

永明十一年（癸酉，公元四九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以骠骑大将军王敬则为司空，镇军大将军陈显达为江州刺史。显达自以门寒位重，每迁官，常有愧惧之色，戒其子勿以富贵陵人；而诸子多事豪侈，显达闻之，不悦。子休尚为郢府主簿，过九江。显达曰：“麈尾蝇拂是王、谢家物，汝不须捉此！”即取于前烧之。

初，上于石头造露车三千乘，欲步道取彭城。魏人知之，刘昶数泣诉于魏主，乞处边戍，招集遗民，以雪私耻。魏主大会公卿于经武殿，以议南伐，于淮、泗间大积马刍。上闻之，以右卫将军崔慧景为豫州刺史以备

之。

魏遣员外散骑侍郎邢峦等来聘。峦，颖之孙也。

丙子，文惠太子长懋卒。太子风韵甚和，上晚年好游宴，尚书曹事分送太子省之，由是威加内外。

太子性奢靡，治堂殿、园囿过于上宫，费以千万计，恐上望见之，乃傍门列修竹；凡诸服玩，率多僭侈。启于东田起小苑，使东宫将吏更番筑役，营城包巷，弥亘华远。上性虽严，多布耳目，太子所为，人莫敢以闻。上尝过太子东田，见其壮丽，大怒，收监作主帅；太子皆藏之，由是大被诮责。

又使嬖人徐文景造辇及乘舆御物；上尝幸东宫，匆匆不暇藏辇，文景乃以佛像内辇中，故上不疑。文景父陶仁谓文景曰：“我正当扫墓待丧耳！”仍移家避之。后文景竟赐死，陶仁遂不哭。

及太子卒，上履行东宫，见其服玩，大怒，敕有司随事毁除。以竟陵王子良与太子善，而不启闻，并责之。

太子素恶西昌侯鸾，尝谓子良曰：“我意中殊不喜此人，不解其故，当由其福薄故也。”子良为之救解。及鸾得政，太子子孙无遗焉。

二月，魏主始耕藉田于平城南。

雍州刺史王奂恶宁蛮长史刘兴祖，收系狱，诬其构扇山蛮，欲为乱，敕送兴祖下建康；奂于狱中杀之，诈云自经。上大怒，遣中书舍人吕文显、直阁将军曹道刚

将斋仗五百人收免，敕镇西司马曹虎从江陵步道会襄阳。

免子彪，素凶险，免不能制。长史殷睿，免之婿也。谓免曰：“曹、吕来，既不见真敕，恐为奸变，正宜录取，驰启闻耳。”免纳之。彪辄发州兵千余人，开库配甲仗，出南堂，陈兵，闭门拒守。免门生郑羽叩头启免，乞出城迎台使，免曰：“我不作贼，欲先遣启自申；正恐曹、吕辈小人相陵藉，故且闭门自守耳。”彪遂出，与虎军战，兵败，走归。三月，乙亥，司马黄瑶起、宁蛮长史河东裴叔业于城内起兵，攻免，斩之，执彪及弟爽、弼、殷睿，皆伏诛。彪兄融、琛死于建康，琛弟秘书丞肃独得脱，奔魏。

夏，四月，甲午，立南郡王昭业为皇太孙，东宫文武悉改为太孙官属，以太子妃琅邪王氏为皇太孙太妃，南郡王妃何氏为皇太孙妃。妃戡，之女也。

魏太尉丕等请建中宫，戊戌，立皇后冯氏。后，熙之女也。魏主以《白虎通》云：“王者不臣妻之父母”，下诏令太师上书不称臣，入朝不拜；熙固辞。

光城蛮帅征虏将军田益宗帅部落四千余人叛，降于魏。

五月，壬戌，魏主宴四庙子孙于宣文堂，亲与之齿，用家人礼。

甲子，魏主临朝堂，引公卿以下决疑政，录囚徒。

帝谓司空穆亮曰：“自今朝廷政事，日中以前，卿等先自论议；日中以后，朕与卿等共决之。”

丙子，以宜都王铿为南豫州刺史。先是庐陵王子卿为南豫州刺史，之镇，道中戏部伍为水军；上闻之，大怒，杀其典签，以铿代之。子卿还第，上终身不与相见。襄阳蛮首雷婆思等帅户千馀求内徙于魏，魏人处之沔北。

魏主以平城地寒，六月雨雪，风沙常起，将迁都洛阳；恐群臣不从，乃议大举伐齐，欲以胁众。斋于明堂左个，使太常卿王谌筮之，遇“革”，帝曰：“‘汤、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’吉孰大焉！”群臣莫敢言。尚书任城王澄曰：“陛下弈叶重光，帝有中土；今出师以征未服，而得汤、武革命之象，未为全吉也。”帝厉声曰：“繇云：‘大人虎变’，何言不吉！”澄曰：“陛下龙兴已久，何得今乃虎变！”帝作色曰：“社稷我之社稷，任城欲沮众邪！”澄曰：“社稷虽为陛下之有，臣为社稷之臣，安可知危而不言！”帝久之乃解，曰：“各言其志，夫亦何伤！”

既还宫，召澄入见，逆谓之曰：“向者《革卦》，今当更与卿论之。明堂之忿，恐人人竞言，沮我大计，故以声色怖文武耳。想识朕意。”因屏人，谓澄曰：“今日之举，诚为不易。但国家兴自朔土，徙居平城；此乃用武之地，非可文治。今将移风易俗，其道诚难，朕

欲因此迁宅中原，卿以为何如？”澄曰：“陛下欲卜宅中土，以经略四海，此周、汉之所以兴隆也。”帝曰：“北人习常恋故，必将惊扰，奈何？”澄曰：“非常之事，故非常人之所及。陛下断自圣心，彼亦何所能为！”帝曰：“任城，吾之子房也！”

六月，丙戌，命作河桥，欲以济师。秘书监卢渊上表，以为：“前世承平之主，未尝亲御六军，决胜行陈之间；岂非胜之不足为武，不胜有亏威望乎！昔魏武以弊卒一万破袁绍，谢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，胜负之变，决于须臾，不在众寡也。”诏报曰：“承平之主，所以不亲戎事者，或以同轨无敌，或以懦弱偷安。今谓同轨则未然，比之懦弱则可耻，必若王者不当亲戎，则先王制革辂，何所施也？魏武之胜，盖由仗顺，苻氏之败，亦由失政；岂寡必能胜众，弱必能制强邪！”丁未，魏主讲武，命尚书李冲典武选。

建康僧法智与徐州民周盘龙等作乱，夜，攻徐州城，入之；刺史王玄邈讨诛之。

秋，七月，癸丑，魏立皇子恂为太子。

戊午，魏中外戒严，发露布及移书，称当南伐。诏发扬、徐州民丁，广设召募以备之。

中书郎王融，自恃人地，三十内望为公辅。尝夜直省中，抚案叹曰：“为尔寂寂，邓禹笑人！”行逢朱雀桁开，喧湫不得进，捶车壁叹曰：“车前无八骏，何得

称丈夫！”竟陵王子良爱其文学，特亲厚之。

融见上有北伐之志，数上书奖劝，因大习骑射。及魏将入寇，子良于东府募兵，版融宁朔将军，使典其事。融倾意招纳，得江西伧楚数百人，并有干用。

会上不豫，诏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医药；子良以萧衍、范云等皆为帐内军主。戊辰，遣江州刺史陈显达镇樊城。上虑朝野忧遑，力疾召木府奏正声伎。子良日夜在内，太孙间日参承。

戊寅，上疾亟，暂绝；太孙未入，内外惶惧，百僚皆已变服。王融欲矫诏立子良，诏草已立。萧衍谓范云曰：“道路籍籍，皆云将有非常之举。王元长非济世才，视其败也。”云曰：“忧国家者，唯有王中书耳。”衍曰：“忧国，欲为周、召，欲为竖刁邪？”云不敢答。及太孙来，王融戎服绛衫，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宫仗不得进。顷之，上复苏，问太孙所在，因召东宫器甲皆入，以朝事委尚书左仆射西昌侯鸾。俄而上殂，融处分以子良兵禁诸门。鸾闻之，急驰至云龙门，不得进，鸾曰：“有敕召我！”排之而入，奉太孙登殿，命左右扶出子良；指麾部署，音响如钟，殿中无不从命。融知不遂，释服还省，叹曰：“公误我！”由是郁林王深怨之。

遗诏曰：“太孙进德日茂，社稷有寄。子良善相毘辅，思弘治道，内外众事，无大小悉与鸾参怀，共下意！尚书中事，职务根本，悉委右仆射王晏、吏部尚书徐孝

嗣；军旅之略，委王敬则、陈显达、王广之、王玄邈、沈文季、张瑰、薛渊等。”

世祖留心政事，务总大体，严明有断，郡县久于其职，长吏犯法，封刃行诛。故永明之世，百姓丰乐，贼盗屏息。然颇好游宴，华靡之事，常言恨之，未能顿遣。

郁林王之未立也，众皆疑立子良，口语喧腾。武陵王晔于众中大言曰：“若立民，则应在我；立嫡，则应在太孙。”由是帝深凭赖之。直阁周奉叔、曹道刚素为帝心膂，并使监殿中直卫；少日，复以道刚为黄门郎。

初，西昌侯鸾为太祖所爱，鸾性俭素，车服仪从，同于素士，所居官名为严能，故世祖亦重之。世祖遗诏，使竟陵王子良辅政，鸾知尚书事。子良素仁厚，不乐世务，乃更推鸾，故遗诏云“事无大小，悉与鸾参怀”，子良之志也。

帝少养于子良妃袁氏，慈爱甚著。及王融有谋，遂深忌子良。大行出太极殿，子良居中书省，帝使虎贲中郎将潘敞领二百人仗屯太极西阶以防之。既成服，诸王皆出，子良乞停至山陵，不许。

壬午，称遗诏，以武陵王晔为卫将军，与征南大将军陈显达并开府仪同三司；尚书左仆射、西昌侯鸾为尚书令；太孙詹事沈文季为护军。癸未，以竟陵王子良为太傅；蠲除三调及众逋，省御府及无用池田、邸治。减关市征税。

先是，蠲原之诏，多无事实，督责如故。是时西昌侯鸾知政，恩信两行，众皆悦之。

魏山阳景桓公尉元卒。

魏主使录尚书事广陵王羽持节安抚六镇，发其突骑。丁亥，魏主辞永固陵；己丑，发平城，南伐，步骑三十馀万；使太尉丕与广陵王羽留守平城，并加使持节。羽曰：“太尉宜专节度，臣正可为副。”魏主曰：“老者之智，少者之决，汝无辞也。”以河南王干为车骑大将军、都督关右诸军事，又以司空穆亮、安南将军卢渊、平南将军薛胤皆为干副，众合七万出子午谷。胤，辩之曾孙也。

郁林王性辩慧，美容止，善应对，哀乐过人；世祖由是爱之。而矫情饰诈，阴怀鄙慝，与左右群小共衣食，同卧起。

始为南郡王，从竟陵王子良在西州，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，节其用度。王密就富人求钱，无敢不与。别作钥钩，夜开西州后阁，与左右至诸营署中淫宴。师史仁祖、侍书胡天翼相谓曰：“若言之二宫，则其事未易；若于营署为异人所殴及犬物所伤，岂直罪止一身，亦当尽室及祸。年各七十，馀生岂足吝邪！”数日间，二人相继自杀，二宫不知也。所爱左右，皆逆加官爵，疏于黄纸，使囊盛带之，许南面之日，依此施行。

侍太子疾及居丧，忧容号毁，见者呜咽；裁还私室，

即欢笑酣饮。常令女巫杨氏祷祀，速求天位。及太子卒，谓由杨氏之力，倍加敬倍。既为太孙，世祖有疾，又令杨氏祷祀。时何妃犹在西州，世祖疾稍危，太孙与何妃书，纸中央作一大喜字，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绕之。

侍世祖疾，言发泪下。世祖以为必能负荷大业，谓曰：“五年中一委宰相，汝勿措意；五年外勿复委人。若自作无成，无所多恨。”临终，执其手曰：“若忆翁，当好作！”遂殂。大敛始毕，悉呼世祖诸伎，备奏众乐。

即位十馀日，即收王融下廷尉，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险躁轻狡，招纳不逞，诽谤朝政。融求援于竟陵王子良，子良忧惧，不敢救。遂于狱赐死，时年二十七。

初，融欲与东海徐勉相识，每托人召之。勉谓人曰：“王君名高望促，难可轻{敝衣}衣裾。”俄而融及祸。勉由是知名。太学生会稽魏准，以才学为融所赏；融欲立子良，准鼓成其事。太学生虞羲、丘国宾窃相谓曰：“竟陵才弱，王中书无断，败在眼中矣。”及融诛，召准入舍人省诘问，惶惧而死，举体皆青，时人以为胆破。

壬寅，魏主至肆州，见道路民有跛、眇者，停驾慰劳，给衣食终身。

大司马安定王休执军士为盗者三人，以徇于军，将斩之。魏主行军遇之，命赦之，休不可，曰：“陛下亲御六师，将远清江表，今始行至此，而小人已为攘盗，不斩之，何以禁奸！”帝曰：“诚如卿言。然王者之体，

时有非常之泽。三人罪虽应死，而因缘遇朕，虽违军法，可特赦之。”既而谓司徒冯诞曰：“大司马执法严，诸君不可不慎。”于是军中肃然。

臣光曰：“人主之于其国，譬犹一身，视远如视迩，在境如在庭。举贤才以任百官，修政事以利百姓，则封域之内无不得其所矣。是以先王黜纆塞耳，前旒蔽明，欲其废耳目之近用，推聪明于四远也。彼废疾者宜养，当命有司均之于境内，今独施于道路之所遇，则所遗者多矣。其为仁也，不亦微乎！况赦罪人以桡有司之法，尤非人君之体也。惜也！孝文，魏之贤君，而犹有是乎！”

戊申，魏主至并州。并州刺史王袭，治有声迹，境内安静，帝嘉之。袭教民多立铭置道侧，虚称其美；帝闻而问之，袭对不以实。帝怒，降袭号二等。

九月，壬子，魏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勃海高聪等来聘。

丁巳，魏主诏车驾所经，伤民秋稼者，亩给谷五斛。

辛酉，追尊文惠太子为文皇帝，庙号世宗。

世祖梓宫下渚，帝于端门内奉辞，辇辂车未出端门，亟称疾还内。裁入阁，即于内奏胡伎，鞞鐸之声，响震内外。丙寅，葬武皇帝于景安陵，庙号世祖。

戊辰，魏主济河；庚午，至洛阳；壬申，诣故太学观《石经》。

乙亥，邓至王像舒彭遣其子旧朝于魏，且请传位于

旧；魏主许之。

魏主自发平城至洛阳，霖雨不止。丙子，诏诸军前发。丁丑，帝戎服，执鞭乘马而出。群臣稽颡于马前。帝曰：“庙算已定，大军将进，诸公更欲何云？”尚书李冲等曰：“今者之举，天下所不愿，唯陛下欲之。臣不知陛下独行，竟何之也！臣等有其意而无其辞，敢以死请！”帝大怒曰：“吾方经营天下，期于混壹，而卿等儒生，屡疑大计；斧钺有常，卿勿复言！”策马将出，于是安定王休等并殷勤泣谏。帝乃谕群臣曰：“今者兴发不小，动而无成，何以示后！朕世居幽朔，欲南迁中土；苟不南伐，当迁都于此，王公以为何如？欲迁者左，不欲者右。”安定王休等相帅如右。南安王桢进曰：“‘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’今陛下苟辍南伐之谋，迁都洛邑，此臣等之愿，苍生之幸也。”群臣皆呼万岁。时旧人虽不愿内徙，而惮于南伐，无敢言者；遂定迁都之计。

李冲言于上曰：“陛下将定鼎洛邑，宗庙宫室，非可马上行游以待之。愿陛下暂还代都，俟群臣经营毕功，然后备文物、鸣和鸾而临之。”帝曰：“朕将巡省州郡，至鄴小停，春首即还，未宜归北。”乃遣任城王澄还平城，谕留司百官以迁都之事，曰：“今日真所谓革也。王其勉之！”帝以群臣意多异同，谓卫尉卿、镇南将军于烈曰：“卿意如何？”烈曰：“陛下圣略渊远，非愚浅所测。若隐心而言，乐迁之与恋旧，适中半耳。”帝

曰：“卿既不唱异，即是肯同，深感不言之益。”使还镇平城，曰：“留台庶政，一以相委。”烈，栗磾之孙也。

先是，北地民支酉聚众数千，起兵于长安城北石山，遣使告梁州刺史阴智伯，秦州民王广亦起兵应之，攻执魏刺史刘藻，秦、雍间七州民皆响震，众至十万，各守堡壁以待齐救。魏河南王干引兵击之，干兵大败；支酉进至咸阳北浊谷，穆亮与战，又败；阴智伯遣军主席德仁等将兵数千与相应接。酉等进向长安，卢渊、薛胤等拒击，大破之，降者数万口。渊唯诛首恶，馀悉不问，获酉、广，并斩之。

冬，十月，戊寅朔，魏主如金墉城，征穆亮，使与尚书李冲、将作大匠董尔经营洛都。己卯，如河南城；乙酉，如豫州；癸巳，舍于石济。乙未，魏解严，设坛于滑台城东，告行庙以迁都之意。大赦。起滑台宫。任城王澄至平城，众始闻迁都，莫不惊骇。澄援引古今，徐以晓之，众乃开伏。澄还报于滑台，魏主喜曰：“非任城，朕事不成。”

壬寅，尊皇太孙太妃为皇太后；立妃为皇后。

癸卯，魏主如鄴城。王肃见魏主于鄴，陈伐齐之策。魏主与之言，不觉促席移晷。自是器遇日隆，亲旧贵臣莫能间也。魏主或屏左右与肃语，至夜分不罢，自谓君臣相得之晚。寻除辅国将军、大将军长史。时魏主方议

兴礼乐，变华风，凡威仪文物，多肃所定。

乙巳，魏主遣安定王休帅从官迎家于平城。

辛亥，封皇弟昭文为新安王，昭秀为临海王，昭粲为永嘉王。

魏主筑宫于鄴西，十一月，癸亥，徙居之。

御史中丞江淹劾奏前益州刺史刘俊、梁州刺史阴智伯赃货巨万，皆抵罪。初，俊罢广、司二州，倾赀以献世祖，家无留储。在益州，作金浴盆，馀物称是。及郁林王即位，俊所献减少。帝怒，收俊付廷尉，欲杀之；西昌侯鸾救之，得免，犹禁锢终身。俊，勔之子也。

卷第一百三十九

【齐纪五】 阡逢阡茂，一年。

高宗明皇帝上

建武元年（甲戌，公元四九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未，改元隆昌；大赦。

雍州刺史晋安王子懋，以主幼时艰，密为自全之计，令作部造仗；征南大将军陈显达屯襄阳，子懋欲胁取以为将。显达密启西昌侯鸾，鸾征显达为车骑大将军；徙子懋为江州刺史，仍令留部曲助镇襄阳，单将白直、侠毂自随。显达过襄阳，子懋谓曰：“朝廷令身单身而返，身是天王，岂可过尔轻率！今犹欲将二三千人自随，公意何如？”显达曰：“殿下若不留部曲，乃是大违敕旨，其事不轻；且此间人亦难可收用。”子懋默然。显达因辞出，即发去。子懋计未立，乃之寻阳。

西昌侯鸾将谋废立，引前镇西咨议参军萧衍与同谋。荆州刺史随王子隆，性温和，有文才；鸾欲征之，恐其不从。衍曰：“随王虽有美名，其实庸劣。既无智谋之士，爪牙唯仗司马垣历生、武陵太守卞白龙耳。二人唯利是从，若啖以显职，无有不来；随王止须折简耳。”鸾从之。征历生为太子左卫率，白龙为游击将军；二人并至。续召子隆为侍中、抚军将军。豫州刺史崔慧景，高、武旧将，鸾疑之，以萧衍为宁朔将军，戍寿阳。慧景惧，白服出迎；衍抚安之。

辛亥，郁林王祀南郊；戊午，拜崇安陵。

癸亥，魏主南巡；戊辰，过比干墓，祭以太牢，魏主自为祝文曰：“乌呼介士，胡不我臣！”

帝宠幸中书舍人綦毋珍之、朱隆之、直阁将军曹道刚、周奉叔、宦者徐龙驹等。珍之所论荐，事无不允；内外要职，皆先论价，旬月之间，家累千金；擅取官物及役作，不俟诏旨。有司至相语云：“宁拒至尊敕，不可违舍人命。”帝以龙驹为后阁舍人，常居含章蓼，著黄纶帽，被貂裘，南面向案，代帝画敕；左右侍直，与帝不异。

帝自山陵之后，即与左右微服游走市里，好于世宗崇安陵隧中掷涂、赌跳，作诸鄙戏，极意赏赐左右，动至百数十万。每见钱，曰：“我昔思汝一枚不得，今日得用汝未？”世祖聚钱上库五亿万，斋库亦出三亿万，

金银布帛不可胜计；郁林王即位未期岁，所用垂尽。入主衣库，令何后及宠姬以诸宝器相投击破碎之，用为笑乐。蒸于世祖幸姬霍氏，更其姓曰徐。朝事大小，皆决于西昌侯鸾。鸾数谏争，帝多不从；心忌鸾，欲除之。以尚书右仆射鄱阳王锵为世祖所厚，私谓锵曰：“公闻鸾于法身如何？”锵素和谨，对曰：“臣鸾于宗戚最长，且受寄先帝；臣等皆年少，朝廷所损，唯鸾一人，愿陛下无以为虑。”帝退，谓徐龙驹曰：“我欲与公共计取鸾，公既不同，我不能独办，且复小听。”

卫尉萧谡，世祖之族子也，自世祖在郢州，谡已为腹心。及即位，常典宿卫，机密之事，无不预闻。征南咨议萧坦之，谡之族人，尝为东宫直阁，为世宗所知。帝以二人祖父旧人，甚亲信之。谡每请急出宿，帝通夕不寐，谡还乃安。坦之得出入后宫。帝褻狎宴游，坦之皆在侧。帝醉后，常裸袒，坦之辄扶持谏谕。西昌侯鸾欲有所谏，帝在后宫不出，唯遣谡、坦之径进，乃得闻达。

何后亦淫佚，私於帝左右杨珉，与同寝处如伉俪；又与帝相爱狎，故帝恣之。迎后亲戚入宫，以耀灵殿处之。斋阁通夜洞开，外内淆杂，无复分别。西昌侯鸾遣坦之入奏诛珉，何后流涕覆面曰：“杨郎好年少，无罪，何可枉杀！”坦之附耳语帝曰：“外间并云杨珉与皇后有情，事彰遐迩，不可不诛。”帝不得已许之；俄敕

原之，已行刑矣。鸾又启诛徐龙驹，帝亦不能违，而心忌鸾益甚。萧谡、萧坦之见帝狂纵日甚，无复悔改，恐祸及己，乃更回意附鸾，劝其废立，阴为鸾耳目，帝不之觉也。

周奉叔恃勇挟势，陵轹公卿。常翼单刀二十口自随，出入禁闼，门卫不敢诤。每语人曰：“周郎刀不识君！”鸾忌之，使萧谡、萧坦之说帝出奉叔为外援。己巳，以奉叔为青州刺史，曹道刚为中军司马。奉叔就帝求千户侯；许之。鸾以为不可，封曲江县男，食三百户。奉叔大怒，于众中攘刀厉色；鸾说谕之，乃受。奉叔辞毕，将之镇，部伍已出。鸾与萧谡称敕，召奉叔于省中，殴杀之，启云：“奉叔慢朝廷。”帝不获已，可其奏。

溧阳令钱唐杜文谦，尝为南郡王侍读，前此说綦母珍之曰：“天下事可知，灰尽粉灭，匪朝伊夕；不早为计，吾徒无类矣。”珍之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文谦曰：“先帝旧人，多见摈斥，今召而使之，谁不慷慨！近闻王洪范与宿卫将万灵会等共语，皆攘袂捶床；君其密报周奉叔，使万灵会等杀萧谡，则宫内之兵皆我用也。即勒兵入尚书，斩萧令，两都伯力耳。今举大事亦死，不举事亦死；二死等耳，死社稷可乎！若迟疑不断，复少日，录君称敕赐死，父母为殉，在眼中矣。”珍之不能用。及鸾杀奉叔，并收珍之、文谦，杀之。

乙亥，魏主如洛阳西宫。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陈四

事：其一以为：“窃闻舆驾今夏不巡三齐，当幸中山。往冬舆驾停鄴，当农隙之时，犹比屋供奉，不胜劳费。况今蚕麦方急，将何以堪命！且六军涉暑，恐生疠疫。臣愿早还北京，以省诸州供张之苦，成洛都营缮之役。

“其二以为：“洛阳宫殿故基，皆魏明帝所造，前世已讥其奢。今兹营缮，宜加裁损。又，顷来北都富室，竞以第舍相尚；宜因迁徙，为之制度。及端广衢路，通利沟渠。”其三以为：“陛下之还洛阳，轻将从骑。王者于闾閼之内施警蹕，况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！”其四以为：“陛下耳听法音，目玩坟典，口对百辟，心虞万机，景昃而食，夜分而寝；加以孝思之至，随进而深；文章之业，日成篇卷；虽睿时所用，未足为烦，然非所以啻神养性，保无疆之祚也。伏愿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。”帝颇纳之。显宗，麒麟之子也。

显宗又上言，以为：“州郡贡察，徒有秀、孝之名，而无秀、孝之实；朝廷但检其门望，不复弹坐。如此，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，何假冒秀、孝之名也！夫门望者，乃其父祖之遗烈，亦何益于皇家！益于时者，贤才而已。苟有其才，虽屠、钓、奴、虏，圣王不耻以为臣；苟非其才，虽三后之胤，坠于皂隶矣。议者或云‘今世等无奇才，不若取士于门’，此亦失矣。岂可以世无周、邵，遂废宰相邪！但当校其寸长铢重者先叙之，则贤才无遗矣。

“又，刑罚之要，在于明当，不在于重。苟不失有罪，虽捶撻之薄，人莫敢犯；若容可侥幸，虽参夷之严，不足惩禁。今内外之官，欲邀当时之名，争以深酷为无私，迭相敦厉，遂成风俗。陛下居九重之内，视人如赤子；百司分万务之任，遇下如亿雠。是则尧、舜止一人，而桀、纣以千百；和气不至，盖由于此。谓宜敕示百僚，以惠元元之命。

“又，昔周居洛邑，犹存宗周；汉迁东都，京兆置尹。案《春秋》之义，有宗庙曰都，无曰邑。况代京，宗庙山陵所托，王业所基，其为神乡福地，实亦远矣，今便同之郡国，臣窃不安。谓宜建畿置尹，一如故事，崇本重旧，光示万叶。

“又，古者四民异居，欲其业专志定也。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，日不暇给，然犹分别士庶，不令杂居，工伎屠沽，各有攸处；但不设科禁，久而混殽。今闻洛邑居民之制，专以官位相从，不分族类。夫官位无常，朝荣夕悴，则是衣冠、皂隶不日同处矣。借使一里之内，或调习歌舞，或讲肄诗书，纵群儿随其所之，则必不弃歌舞而从诗书矣。然则使工伎之家习士人风礼，百年难成；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态，一朝而就。是以仲尼称里仁之美，孟母勤三徙之训。此乃风俗之原，不可不察。朝廷每选人士，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，何其密也！至于度地居民，则清浊连薨，何其略也！今因迁徙之初，皆

是公地，分别工伎，在于一言，有何可疑，而阙盛美！

“又，南人昔有淮北之地，自比中华，侨置郡县。自归附圣化，仍而不改，名实交错，文书难辨。宜依地理旧名，一皆厘革，小者并合，大者分置，及中州郡县，昔以户少并省，今民口既多，亦可复旧。

“又，君人者以天下为家，不可有所私。仓库之储，以供军国之用，自非有功德者不当加赐。在朝诸贵，受禄不轻；比来颁赉，动以千计。若分以赐鳏寡孤独之民，所济实多；今直以与亲近之臣，殆非‘周急不断富’之谓也。”帝览奏，甚善之。

二月，乙丑，魏主如河阴，规方泽。

辛卯，帝祀明堂。

司徒参军刘馥等聘于魏。

丙申，魏徙河南王干为赵郡王，颍川王雍为高阳王。

壬寅，魏主北巡；癸卯，济河；三月，壬申，至平城。使群臣更论迁都利害，各言其志。燕州刺史穆羆曰：“今四方未定，未宜迁都。且征伐无马，将何以克？”帝曰：“厩牧在代，何患无马！今代在恒山之北，九州之外，非帝王之都也。”尚书于果曰：“臣非以代地为胜伊、洛之美也。但自先帝以来，久居于此，百姓安之；一旦南迁，众情不乐。”平阳公丕曰：“迁都大事，当讯之卜筮。”帝曰：“昔周、邵圣贤，乃能卜宅。今无其人，卜之何益！且卜以决疑，不疑何卜！黄帝卜而

龟焦，天老曰‘吉’，黄帝从之。然则至人之知未然，审于龟矣。王者以四海为家，或南或北，何常之有！朕之远祖，世居北荒，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，昭成皇帝更营盛乐，道武皇帝迁于平城。朕幸属胜残之运，何为独不得迁乎！”群臣不敢复言。罃，寿之孙；果，烈之弟也。癸酉，魏主临朝堂，部分迁留。

夏，四月，庚辰，魏罢西郊祭天。

辛巳，武陵昭王晔卒。

戊子，竟陵文宣王子良以忧卒。帝常忧子良为变，闻其卒，甚喜。

臣光曰：孔子称“鄙夫不可与事君，未得之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。

“王融乘危徼幸，谋易嗣君。子良当时贤王，虽素以忠慎自居，不免忧死。迹其所以然，正由融速求富贵而已。轻躁之士，乌可近哉！”

己亥，魏罢五月五日、七月七日飨祖考。

魏录尚书事广陵王羽奏：“令文：每岁终，州镇列属官治状，及再考，则行黜陟。去十五年京官尽经考为三等，今已三载。臣辄准外考，以定京官治行。”魏主曰：“考绩事重，应关朕听，不可轻发；且俟至秋。”

闰月，丁卯，镇军将军鸾即本号，开府仪同三司。

戊辰，以新安王昭文为扬州刺史。

五月，申戌朔，日有食之。

六月，己巳，魏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卢昶、兼员外散骑侍郎王清石为聘。昶，度世之子也。清石世仕江南，魏主谓清石曰：“卿勿以南人自嫌。彼有知识，欲见则见，欲言则言。凡使人以和为贵，勿迭相矜夸，见于辞色，失将命之体也。”

秋，七月，乙亥，魏以宋王刘昶为使持节、都督吴、越、楚诸军事、大将军，镇彭城。魏主亲饯之。以王肃为昶府长史。昶至镇，不能抚接义故，卒无成功。

壬午，魏安定靖王休卒。自卒至殡，魏主三临其第；葬之如尉元之礼，送之出郊，恸哭而返。

壬戌，魏主北巡。

西昌侯鸾既诛徐龙驹、周奉叔，而尼媪外入者，颇传异语。中书令何胤，以后之从叔，为帝所亲，使直殿省。帝与胤谋诛鸾，令胤受事；胤不敢当，依违谏说，帝意复止。乃谋出鸾于西州，中敕用事，不复关咨于鸾。

是时，萧谡、萧坦之握兵权，左仆射王晏总尚书事。谡密召诸王典签，约语之，不许诸王外接人物。谡亲要日久，众皆惮而从之。鸾以其谋告王晏，晏闻之，响应；又告丹阳尹徐孝嗣，孝嗣亦从之。骠骑录事南阳乐豫谓孝嗣曰：“外传籍籍，似有伊、周之事。君蒙武帝殊常之恩，荷托附之重，恐不得同人此举。人笑褚公，至今齿冷。”孝嗣心然之，而不能从。

帝谓萧坦之曰：“人言镇军与王晏、萧谡欲共废

我，似非虚传。卿所闻云何？”坦之曰：“天下宁当有此，谁乐无事废天子邪！朝贵不容造此论，当是诸尼姥言耳，岂有信邪！官若无事除此二人，谁敢自保！”直阁将军曹道刚疑外间有异，密有处分，谋未能发。

时始兴内史萧季敞、南阳太守萧颖基皆内迁，谏欲待二人至，藉其势力以举事。鸾虑事变，以告坦之，坦之驰谓谏曰：“废天子，古来大事。比闻曹道刚、朱隆之等转已猜疑，卫尉明日若不就事，无所复及。弟有百岁母，岂能坐听祸败，正应作馀计耳！”谏惶遽从之。

壬辰，鸾使萧谏先入宫，遇曹道刚及中书舍人朱隆之，皆杀之。直后徐僧亮盛怒，大言于众曰：“吾等荷恩，今日应死报！”又杀之。鸾引兵自尚书入云龙门，戎服加朱衣于上，比入门，三失履。王晏、徐孝嗣、萧坦之、陈显达、王广之、沈文季皆随其后。帝在寿昌殿。闻外有变，犹密为手敕呼萧谏，又使闭内殿诸房阁。俄而谏引兵入寿昌阁，帝走趋徐姬房，拔剑自刺，不入，以帛缠颈，舆接出延德殿。谏初入殿，宿卫将士皆操弓楯欲拒战。谏谓之曰：“所取自有人，卿等不须动！”宿卫素隶服于谏，皆信之，及见帝出，各欲自奋，帝竟无一言。行至西弄，弑之。舆尸出殡徐龙驹宅，葬以王礼。徐姬及诸嬖幸皆伏诛。鸾既执帝，欲作太后令；徐孝嗣于袖中出而进之，鸾大悦。癸巳，以太后令追废帝为郁林王，又废何后为王妃，迎立新安王昭文。

吏部尚书谢瀹方与客围棋，左右闻有变，惊走报瀹。瀹每下子，辄云“其当有意”，竟局，乃还斋卧，竟不问外事。大匠卿虞惊窃叹曰：“王、徐遂缚袴废天子，天下岂有此理邪！”惊，嘯父之孙也。朝臣被召入宫。国子祭酒江斅至云龙门，托药发，吐车中而去。西昌侯鸾欲引中散大夫孙谦为腹心，使兼卫尉给甲仗百人。谦不欲与之同，辄散甲士；鸾亦不之罪也。

丁酉，新安王即皇帝位，时年十五。以西昌侯鸾为骠骑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、扬州刺史、宣城郡公。大赦，改元延兴。

辛丑，魏主至朔州。

八月，甲辰，以司空王敬则为太尉。鄱阳王锵为司徒，车骑大将军陈显达为司空，尚书左仆射王晏为尚书令。魏主至阴山。

以始安王遥光为南郡太守，不之官。遥光，鸾之兄子也。鸾有异志，遥光赞成之，凡大诛赏，无不预谋。戊申，以中书郎萧遥欣为兖州刺史。遥欣，遥光之弟也。鸾欲树置亲党，故用之。

癸丑，魏主如怀朔镇；己未，如武川镇；辛酉，如抚宜镇；甲子，如柔玄镇；乙丑，南还；辛未，至平城。

九月，壬申朔，魏诏曰：“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；可黜者不足为迟，可进者大成踰缓。朕今三载一考，即行黜陟，欲令愚滞无妨于贤者，才能不拥于下位。各令

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，其上下二等仍分为三。六品已下，尚书重问；五品已上，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，上上者迁之，下下者黜之，中者守其本任。”

魏主之北巡也。留任城王澄铨简旧臣。自公侯已下，有官者以万数，澄品其优劣能否为三等，人无怨者。

壬午，魏主临朝堂，黜陟百官，谓诸尚书曰：“尚书，枢机之任，非徒总虚务，行文书而已；朕之得失，尽在于此。卿等居官，年垂再期，未尝献可替否，进一贤退一不肖，此最罪之大者。”又谓录尚书事广陵王羽曰：“汝为朕弟，居机衡之右，无勤恪之声，有阿党之迹。今黜汝录尚书、廷尉，但为特进、太子太保。”又谓尚书令陆睿曰：“叔翻到省之初，甚有善称；比来偏颇懈怠，由卿不能相导以义。虽无大责，宜有小罚，今夺卿禄一期。”又谓左仆射拓跋赞曰：“叔翻受黜，卿应大辟；但以咎归一人，不复重责；今解卿少师，削禄一期。”又谓左丞公孙良、右丞乞伏义受曰：“卿亦应大辟；可以白衣守本官，冠服禄恤尽从削夺。若三年有成，还复本任；无成，永归南亩。”又谓尚书任城王澄曰：“叔神志骄傲，可解少保。”又谓长兼尚书于果曰：“卿不勤职事，数辞以疾。可解长兼，削禄一期。”其馀守尚书尉羽、卢渊等，并以不职，或解任，或黜官，或夺禄，皆面数其过而行之。渊，昶之兄也。

帝又谓陆睿曰：“北人每言‘北俗质鲁，何由知书！’

朕闻之，深用恍然！今知书者甚众，岂皆圣人！顾学与不学耳。朕修百官，兴礼乐，其志固欲移风易俗。朕为天子，何必居中原！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，闻见广博；若永居恒北，复值不好文之主，不免面墙耳。”对曰：“诚如圣言。金日磾不入仕汉朝，何能七世知名！”帝甚悦。

郁林王之废也，鄱阳王锵初不知谋。及宣城公鸾权势益重，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。锵每诣鸾，鸾常屣履至车后迎之；语及家国，言泪俱发，锵以此信之。宫台之内皆属意于锵，劝锵入宫发兵辅政。制局监谢粲说锵及随王子隆曰：“二王但乘油壁车入宫，出天子置朝堂，夹辅号令；粲等闭城门、上仗，谁敢不同！东城人正共缚送萧令耳。”子隆欲定计。锵以上台兵力既悉度东府，且虑事不捷，意甚犹豫。马队主刘巨，世祖时旧人，诣锵，请问，叩头劝锵立事。锵命驾将入，复还内，与母陆太妃别，日暮不成行。典签知其谋，告之。癸酉，鸾遣兵二千人围锵第，杀锵，遂杀子隆及谢粲等。于时太祖诸子，子隆最壮大，有才能，故鸾尤忌之。

江州刺史晋安王子懋闻鄱阳、随王死，欲起兵，谓防阁吴郡陆超之曰：“事成则宗庙获安，不成犹为义鬼。”防阁丹阳董僧慧曰：“此州虽小，宋孝武尝用之。若举兵向阙以请郁林之罪，谁能御之！”子懋母阮氏在建康，密遣书迎之，阮氏报其同母兄于瑶之为计。瑶之

驰告宣城公鸾；乙亥，假鸾黄钺，内外纂严，遣中护军王玄邈讨子懋，又遣军主裴叔业与于瑶之先袭寻阳，声云为郢府司马。子懋知之，遣三百人守湓城。叔业溯流直上，至夜，回袭湓城；城局参军乐贲开门纳入。子懋闻之，帅府州兵力据城自守。子懋部曲多雍州人，皆勇跃愿奋。叔业畏之，遣于瑶之说子懋曰：“今还都必无过忧，正当作散官，不失富贵也。”子懋既不出兵攻叔业，众情稍沮。中兵参军于琳之，瑶之兄也，说子懋重赂叔业，可以免祸。子懋使琳之往，琳之因说叔业取子懋。叔业遣军主徐玄庆将四百人随琳之入州城，僚佐皆奔散。琳之从二百人，拔白刃入斋，子懋骂曰：“小人！何忍行此！”琳之以袖障面，使人杀之。王玄邈执董僧慧，将杀之，僧慧曰：“晋安举义兵，仆实预其谋；得为主人死，不恨矣！愿至大敛毕，退就鼎镬。”玄邈义之，具以白鸾；免死配东冶。子懋子昭基，九岁，以方二寸绢为书，参其消息，并遗钱五百，行金得达，僧慧视之曰：“郎君书也！”悲恸而卒。于琳之劝陆超之逃亡，超之曰：“人皆有死，此不足惧！吾若逃亡，非唯孤晋安之眷，亦恐田横客笑人！”玄邈等欲囚以还都，超之端坐俟命。超之门生谓杀超之当得赏，密自后斩之，头坠而身不僵。玄邈厚加殡敛。门生亦助举棺，棺坠，压其首，折颈而死。

鸾遣平西将军王广之袭南兖州刺史安陆王子敬。广

之至欧阳，遣部将济阴陈伯之先驱。伯之因城开独入，斩子敬。

鸾又遣徐玄庆西上害诸王。临海王昭秀为荆州刺史，西中郎长史何昌寓行州事。玄庆至江陵，欲以便宜从事。昌寓曰：“仆受朝廷意寄，翼辅外藩。殿下未有愆失，君以一介之使来，何容即以相付邪！若朝廷必须殿下，当自启闻，更听后旨。”昭秀由是得还建康。昌寓，尚之之弟子也。

鸾以吴兴太宗孔琇之行郢州事，欲使之杀晋熙王铄。琇之辞不许，遂不食而死。琇之，靖之孙也。裴叔业自寻阳仍进向湘州，欲杀湘州刺史南平王锐，防阁周伯玉大言于众曰：“此非天子意。今斩叔业，举兵匡社稷，谁敢不从！”锐典签叱左右斩之。乙酉，杀锐；又杀郢州刺史晋熙王铄、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铿。

丁亥，庐陵王子卿为司徒，杜阳王铄为中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冬，十月，丁酉，解严。

以宣城公鸾为太傅、领大将军、扬州牧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加殊礼，进爵为王。

宣城王谋继大统，多引朝廷名士与参筹策。侍中谢朓心不愿，乃求出为吴兴太守。至郡，致酒数斛遗其弟吏部尚书瀹，为书曰：“可力饮此，勿豫人事！”

臣光曰：臣闻“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，食人之

食者死人之事。”二谢兄弟，比肩贵近，安享荣禄，危不预知；为臣如此，可谓忠乎！

宣城王虽专国政，人情犹未服。王胛上有赤志，骠骑咨议参军考城江祐劝王出以示人。王以示晋寿太守王洪范，曰：“人言此是日月相，卿幸勿泄！”洪范曰：“公日月在躯，如何可隐，当转言之！”王母，祐之姑也。

戊戈，杀桂阳王铄、衡阳王钧、江夏王锋、建安王子真、巴陵王子伦。

铄与鄱阳王锵齐名；锵好文章，铄好名理，时人称为鄱、桂。锵死，铄不自安，至东府见宣城王，还，谓左右曰：“向录公见接殷勤，流连不能已，而面有惭色，此必欲杀我。”是夕，遇害。

宣城王每杀诸王，常夜遣兵围其第，斩关逾垣，呼噪而入，家货皆封籍之。江夏王锋，有才行，宣城王尝与之言“遥光才力可委”。锋曰：“遥光之于殿下，犹殿下之于高皇；卫宗庙，安社稷，实有攸寄。”宣城王失色。及杀诸王，锋遗宣城王书，诮责之；宣城王深惮之，不敢于第收锋，使兼祠官于太庙，夜，遣兵庙中收之。锋出，登车，兵人欲上车，锋有力，手击数人皆仆地，然后死。

宣城王遣典签柯令孙杀建安王子真，子真走入床下，令孙手牵出之；叩头乞为奴，不许而死。

又遣中书舍人茹法亮杀巴陵王子伦。子伦性英果，时为南兰陵太守，镇琅邪，城有守兵。宣城王恐不肯就死，以问典签华伯茂。伯茂曰：“公若以兵取之，恐不可即办。若委伯茂，一夫力耳。”乃手自执鸩逼之。子伦正衣冠，出受诏，谓法亮曰：“先朝昔灭刘氏，今日之事，理数固然。君是身家旧人，今衔此使，当由事不获已。此酒非劝酬之爵。”因仰之而死，时年十六。法亮及左右皆流涕。

初，诸王出镇，皆置典签，主帅一方之事，悉以委之。时入奏事，一岁数返，时主辄与之间语，访以州事，刺史美恶专系其口。自刺史以下莫不折节奉之，恒虑弗及。于是威行州部，大为奸利。武陵王晔为江州，性烈直，不可干；典签赵渥之谓人曰：“今出都易刺史！”及见世祖，盛毁之；晔遂免还。

南海王子罕戍琅邪，欲暂游东堂，典签姜秀不许。子罕还，泣谓母曰：“儿欲移五步亦不得，与囚何异！”邵陵王子贞尝求熊白，厨人答典签不在，不敢与。

永明中，巴东王子响杀刘寅等，世祖闻之，谓群臣曰：“子响遂反！”戴僧静大言曰：“诸王都自应反，岂唯巴东！”上问其故，对曰：“天生无罪，而一时被囚，取一挺藕，一杯浆，皆咨签帅；签帅不在，则竟日忍渴。诸州唯闻有签帅，不闻有刺史。何得不反！”

竟陵王子良尝问众曰：“士大夫何意诣签帅？”

参军范云曰：“诣长史以下皆无益，诣签帅立有倍本之价。不诣谓何！”子良有愧色。及宣城王诛诸王，皆令典签杀之，竟无一人能抗拒者。孔珪闻之，流涕曰：“齐之衡阳、江夏最有意，而复害之；若不立签帅，故当不至于此。”宣城王亦深知典签之弊，乃诏：“自今诸州有急事，当密以奏闻，勿复遣典签入都。”自是典签之任浸轻矣。

萧子显论曰：帝王之子，生长富厚，期出闺阃，暮司方岳，防骄翦逸，积代常典。故辅以上佐，简自帝心；劳旧左右，用为主帅，饮食游居，动应闻启；处地虽重，行己莫由。威不在身，恩未下及，一朝艰难总至，望其释位扶危，何可得矣！斯宋氏之余风，至齐室而尤弊也。

癸卯，以宁朔将军萧遥欣为豫州刺史，黄门郎萧遥昌为郢州刺史，辅国将军萧诞为司州刺史。遥昌，遥欣之弟；诞，诞之兄也。

甲辰，魏以太尉东阳王丕为太傅、录尚书事，留守平城。

戊申，魏主亲告太庙，使高阳王雍、于列奉迁神主于洛阳；辛亥，发平城。

海陵王在位，起居饮食，皆咨宣城王而后行。尝思食蒸鱼菜，太官令答无录公命，竟不与。辛亥，皇太后令曰：“嗣主冲幼，庶政多昧；且早婴尪疾，弗克负荷。

太傅宣城王，胤体宣皇，钟慈太祖，宜入承宝命。帝可降封海陵王，吾当归老别馆。”且以宣城王为太祖第三子。癸亥，高宗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。以太尉王敬则为大司马，司空陈显达为太尉，尚书令王晏加骠骑大将军，左仆射徐孝嗣加中军大将军，中领军萧谡为领军将军。

度支尚书虞惊称疾不陪位。帝以惊旧人，欲引参佐命，使王晏赉废立事示惊。惊曰：“主上圣明，公卿戮力，宁假朽老以赞惟新乎！不敢闻命！”因恸哭。朝议欲纠之，徐孝嗣曰：“此亦古之遗直。”乃止。

帝与群臣宴会，诏功臣上酒。王晏等兴席，谢淪独不起，曰：“陛下受命，应天顺人；王晏妄叨天功以为己力！”帝大笑，解之。座罢，晏呼淪共载还令省，欲相抚悦。淪正色曰：“君巢窟在何处！”晏甚惮之。

丁卯，诏：“籓牧守宰，或有荐献，事非任土，悉加禁断。”

己巳，魏主如信都。庚午，曰：“比闻缘边之蛮，多窃掠南土，使父子乖离，室家分绝。联方荡壹区宇，子育万姓，若苟如此，南人岂知朝德哉！可诏荆、郢、东荆三州，禁勒蛮民，勿有侵暴。”

十一月，癸酉，以始安王遥光为扬州刺史。

丁丑，魏主如鄴。

庚辰，立皇子宝义为晋安王，宝玄为江夏王，宝源

为庐陵王，宝寅为建安王，宝融为随郡王，宝攸为南平王。

甲申，诏曰：“邑宰禄薄，虽任土恒贡，自今悉断。”

乙酉，追尊始安贞王为景皇，妃为懿后。

丙戌，以闻喜公遥欣为荆州刺史，丰城公遥昌为豫州刺史。时上长子晋安王宝义有废疾，诸子皆弱小，故以遥光居中，遥欣镇抚上流。

戊子，立皇子宝卷为太子。

魏主至洛阳，欲澄清流品，以尚书崔亮兼吏部郎。亮，道固之兄孙也。

魏主敕后军将军宁文福行牧地。福表石济以西，河内以东，距河凡十里。魏主自代徙杂畜置其地，使福掌之；畜无耗失，以为司马监。

初，世祖平统万及秦、凉，以河西水草丰美，用为牧地，畜甚蕃息，马至二百馀万匹，橐驼半之，牛羊无数。及高祖置牧场于河阳，常畜戎马十万匹，每岁自河西徙牧并州，稍复南徙，欲其渐习水土，不至死伤，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。及正光以后，皆为寇盗所掠，无子遗矣。

永明中，御史中丞沈渊表，百官年七十，皆令致仕，并穷困私门。庚子，诏依旧铨叙。上辅政所诛诸王，皆复属籍，封其子为侯。

上诈称海陵恭王有疾，数遣御师瞻视，因而殒之，

葬礼并依汉东海恭王故事。

魏郢州刺史韦珍，在州有声绩，魏主赐以骏马、谷帛。珍集境内孤贫者，悉散与之，谓之曰：“天子以我能绥抚卿等，故赐以谷帛，吾何敢独有之！”

魏主以上废海陵王自立，谋大举入寇。会边将言，雍州刺史下邳曹虎遣使请降于魏，十一月，辛丑朔，魏遣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督四将向襄阳，大将军刘昶、平南将军王肃向义阳，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钟离，平南将军广平刘藻向南郑。真度，安都从祖弟也。以尚书卢渊为安南将军，督襄阳前锋诸军。渊辞以不习军旅，不许。渊曰：“但恐曹虎为周鲂耳。”

魏主欲变易旧风，壬寅，诏禁士民胡服。国人多不悦。

通直散骑常侍刘芳，纘之族弟也，与给事黄门侍郎太原郭祚，皆以文学为帝所亲礼，多引与讲论及密议政事；大臣贵戚皆以为疏己，怏怏有不平之色。帝使给事黄门侍郎陆凯私谕之曰：“至尊但欲广知古事，询访前世法式耳，终不亲彼而相疏也。”众意乃稍解。凯，馘之子也。

魏主欲自将入寇。癸卯，中外戒严。戊申，诏代民迁洛者复租赋三年。相州刺史高闾上表称：“洛阳草创，曹虎既不遣质任，必非诚心，无宜轻举。”魏主不从。

久之，虎使竟不再来，魏主引公卿议行留之计，公卿或以为宜止，或以为宜行。帝曰：“众人纷纭，莫知所从。必欲尽行留之势，宜有客主，共相起发。任城、镇南为留议，朕为行论，诸公坐听得矣，长者从之。”众皆曰：“诺。”镇南将军李冲曰：“臣等正以迁都草创，人思少安；为内应者未得审谛，不宜轻动。”帝曰：“彼降款虚实，诚未可知。若其虚也，朕巡抚淮甸，访民疾苦，使彼知君德之所在，有北向之心；若其实也，今不以时应接，则失乘时之机，孤归义之诚，败朕大略矣。”任城王浚曰：“虎无质任，又使不再来，其诈可知也。今代都新迁之民，皆有恋本之心。扶老携幼，始就洛邑，居无一椽之室，食无甌石之储。又冬月垂尽，东作将起，乃‘百堵皆兴’、‘俶载南亩’之时，而驱之使擐甲执兵，泣当白刃，殆非歌舞之师也。且诸军已进，非无应接。若降款有实，待既平樊、沔，然后銮舆顺动，亦可晚之有！今率然轻举，上下疲劳；若空行空返，恐挫损天威，更成贼气，非策之得者也。”司空穆亮以为宜行，公卿皆同之。澄谓亮曰：“公辈在外之时，见张旗授甲，皆有忧色，平居论议，不愿南征，何得对上即为此语！面背不同，事涉欺佞，岂大臣之义、国士之体乎！万一倾危，皆公辈所为也。”冲曰：“任城王可谓忠于社稷。”帝曰：“任城以从朕者为佞，不从朕者岂必皆忠！夫小忠者，大忠之贼，无乃似诸！”澄曰

：“臣愚暗，虽涉小忠，要是竭诚谋国；不知大忠者竟何所据！”帝不从。

辛亥，发洛阳，以北海王详为尚书仆射，统留台事；李冲兼仆射，同守洛阳。给事黄门侍郎崔休为左丞，赵郡王幹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始平王勰将军宗子军宿卫左右。休，逞之玄孙也。戊辰，魏主至悬瓠。己巳，诏寿阳、钟离、马头之师所获男女皆放还南。曹虎果不降。

魏主命卢渊攻南阳。渊以军中乏粮，请先攻赭阳以取叶仓，魏主许之。乃与征南大将军城阳王鸾、安南将军李佐、荆州刺史韦珍共攻赭阳。鸾，长寿之子；佐，宝之子也。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闭城拒守。薛真度军于沙碛，南阳太守房伯玉、新野太守刘思忌拒之。

先是，魏主遣中书监高闾治古乐；会闾出为相州刺史，是岁，表荐著作郎韩显宗、太乐祭酒公孙崇参知钟律，帝从之。

卷第一百四十

【齐纪六】起旃蒙大渊献，尽柔兆困敦，凡二年。

高宗明皇帝中

建武二年（乙亥，公元四九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申，遣镇南将军王广之督司州、右卫将军萧坦之督徐州、尚书右仆射沈文季督豫州诸军以拒魏。

癸酉，魏诏：“淮北之人不得侵掠，犯者以大辟论。”

乙未，拓跋珪攻钟离，徐州刺史萧惠休乘城拒守，间出袭击魏兵，破之。惠休，惠明之弟也。刘昶、王肃攻义阳，司州刺史萧诞拒之。肃屡破诞兵，招降万余人。魏以肃为豫州刺史。刘昶性褊躁，御军严暴，人莫敢言。法曹行参军北平阳固苦谏；昶怒，欲斩之，使当攻道。固志意闲雅，临敌勇决，昶始奇之。

丁酉，中外纂严。以太尉陈显达为使持节、都督西北诸军事，往来新亭、白下以张声势。

己亥，魏主济淮；二月，至寿阳，众号三十万，铁骑弥望。甲辰，魏主登八公山，赋诗。道遇甚雨，命去盖；见军士病者，亲抚慰之。魏主遣使呼城中人，丰城公遥昌使参军崔庆远出应之。庆远问师故，魏主曰：“固当有故！卿欲我斥言之乎，欲我含垢依违乎？”庆远曰：“未承来命，无所含垢。”魏主曰：“齐主何故废立？”庆远曰：“废昏立明，古今非一，未审何疑？”魏主曰：“武帝子孙，今皆安在？”庆远曰：“七王同恶，已伏管、蔡之诛；其余二十馀王，或内列清要，或外典方牧。”魏主曰：“卿主若不忘忠义，何以不立近亲，如周公之辅成王，而自取之乎？”庆远曰：“成王有亚圣之德，故周公得而相之。今近亲皆非成王之比，故不可立。且霍光亦舍武帝近亲而立宣帝，唯其贤也。”魏主曰：“霍光何以不自立？”庆远曰：“非其类也。主上正可比宣帝，安得比霍光！若尔，武王伐纣，不立微子而辅之，亦为苟贪天下乎？”魏主大笑曰：“朕来问罪。如卿之言，便可释然。”庆远曰：“‘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’，圣人之师也。”魏主曰：“卿欲吾和亲，为不欲乎？”庆远曰：“和亲则二国交欢，生民蒙福；否则二国交恶，生民涂炭。和亲与否，裁自圣衷。”魏主赐庆远酒馔、衣服而遣之。

戊申，魏主循淮而东，民皆安堵，租运属路。丙辰，至钟离。

上遣左卫将军崔慧景、宁朔将军裴叔业救钟离。刘昶、王肃众号二十万，堑栅三重，并力攻义阳，城中负楯而立。王广之引兵救义阳，去城百馀里，畏魏强，不敢进。城中益急，黄门侍郎萧衍请先进，广之分麾下精兵配之。衍间道夜发，与太子率萧诔等径上贤首山，去魏军数里。魏人出不意，未测多少，不敢逼。黎明，城中望见援军至，萧诞遣长史王伯瑜出攻魏栅，因风纵火，衍等众军自外击之，魏不能支，解围去。己未，诞等追击，破之。诔，谡之弟也。

先是，上以义阳危急，诏都督青、冀二州诸军事张冲出军攻魏以分其兵势。冲遣军主桑系祖攻魏建陵、驿马、厚丘三城，又遣军主僧护攻魏虎阬、冯时、即丘三城，皆拔之。青、冀二州刺史王洪范遣军主崔延袭魏纪城，据之。

魏主欲南临江水，辛酉，发钟离。司徒长乐元懿公冯诞病，不能从，魏主与之泣诀，行五十里，闻诞卒。时崔慧景等军去魏主营不过百里，魏主轻将数千人夜还钟离，拊尸而哭，达旦，声泪不绝。壬戌，敕诸军罢临江之行，葬诞依晋齐献王故事。诞与帝同年，幼同砚席，尚帝妹乐安长公主。虽无学术，而资性淳笃，故特有宠。丁卯，魏主遣使临江，数上罪恶。

魏久攻钟离不克，士卒多死。三月，戊寅，魏主如邵阳，筑城于洲上，栅断水路，夹筑二城。萧坦之遣军主裴叔业攻二城，拔之。魏主欲筑城置戍于淮南，以抚新附之民。赐相州刺史高闾玺书，具论其状。闾上表，以为：“《兵法》：‘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。’何者国家止为受降之计，发兵不多，东西辽阔，难以成功；今又欲置戍淮南，招抚新附。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，步骑数十万，南临瓜步；诸郡尽降，而盱眙小城，攻之不克。班师之日，兵不戍一城，土不辟一廛。夫岂无人？以为大镇未平，不可守小故也。夫壅水者先塞其原，伐木者先断其本；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，终无益也。寿阳、盱眙、淮阴，淮南之本原也；三镇不克其一，而留守孤城，其不能自全明矣。敌之大镇逼其外，长淮隔其内；少置兵则不足以自固，多置兵则粮运难通。大军既还，士心孤怯；夏水盛涨，救援甚难。以新击旧，以劳御逸，若果如此，必为敌擒，虽忠勇奋发，终何益哉！且安土恋本，人之常情。昔彭城之役，既克大镇，城戍已定，而不服思叛者犹逾数万。角城蕞尔，处在淮北，去淮阳十八里。五固之役，攻围历时，卒不能克。以今准昔，事兼数倍。天时尚热，雨水方降，愿陛下踵世祖之成规，旋轅返旆，经营洛邑，蓄力观衅，布德行化，中国既和，远人自服矣。”尚书令陆睿上表，以为：“长江浩荡，彼之巨防。又南土昏备，暑气郁蒸。师人经夏，必多疾

病。而迁鼎草创，庶事甫尔。台省无论政之馆，府寺靡听治之所。百僚居止，事等行路，沉雨炎阳，自成疠疫。且兵徭并举，圣王所难。今介胄之士，外攻寇仇，羸弱之夫，内勤土木，运给之费，日损千金。驱罢弊之兵，讨坚城之虏，将何以取胜乎！陛下去冬之举，正欲曜武江、汉耳；今自春几夏，理宜释甲。愿早还洛邑，使根本深固，圣怀无内顾之忧，兆民休斤板之役，然后命将出师，何忧不服！”魏主纳其言。

崔慧景以魏人城邵阳，患之。张欣泰曰：“彼有去志，所以筑城者，外自夸大，惧我蹶其后耳。今若说之以两愿罢兵，彼无不听矣。”慧景从之，使欣泰诣城下语魏人，魏主乃还。济淮，馀五将未济，齐人据渚邀断津路。魏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为直阁将军，军主代人奚康生应募，缚筏积柴，因风纵火，烧齐船舰，依烟直进，飞刀乱斫，中渚兵遂溃。魏主假康生直阁将军。

魏主使前将军杨播将步卒三千、骑五百为殿。时春水方长，齐兵大至，战舰塞川。播结陈于南岸以御之，诸军尽济。齐兵四集围播，播为圆阵以御之，身自搏战，所杀甚众。相拒再宿，军中食尽，围兵愈急。魏主在北岸望之，以水盛不能救，既而水稍减，播引精骑三百历齐舰大呼曰：“我今欲渡，能战者来！”遂拥众而济。播，椿之兄也。

魏军既退，邵阳洲上馀兵万人，求输马五百匹，假

道以归。崔慧景欲断路攻之，张欣泰曰：“归师勿遏，古人畏之，兵在死地，不可轻也。今胜之不足为武，不胜徒丧前功；不如许之。”慧景从之。萧坦之还，言于上曰：“邵阳洲有死贼万人，慧景、欣泰纵而不取。”由是皆不加赏。甲申，解严。初，上闻魏主欲饮马于江，惧，敕广陵太守行南兖州事萧颖胄移居民入城。民惊恐，欲席卷南渡。颖胄以魏寇尚远，不即施行；魏兵竟不至。颖胄，太祖之从子也。

上遣尚书右仆射沈文季助丰城公遥昌守奉阳。文季入城，止游兵不听过，洞开城门，严加守备。魏兵寻退。

魏之入寇也，卢昶等犹在建康，齐人恨之，饲以蒸豆。昶怖惧，食之，泪汗交横。谒者张思宁辞气不屈，死于馆下。及还，魏主让昶曰：“人谁不死，何至自同牛马，屈身辱国！纵不远惭苏武，独不近愧思宁乎！”乃黜为民。

戊子，魏太师京兆武公冯熙卒于平城。

乙未，魏主如下邳；夏，四月，庚子，如彭城；辛丑，为冯熙举哀。太傅、录尚书事平阳公丕不乐南迁，与陆睿表请魏主还临熙葬。帝曰：“开辟以来，安有天子远奔舅丧者乎！今经始洛邑，岂宜妾相诱引，陷君不义！令、仆以下，可付法官贬之。”仍诏迎熙及博陵长公主之柩，南葬洛阳，礼如晋安平献王故事。

魏主之在钟离也，仇池镇都大将、梁州刺史拓跋英

请以州兵会刘藻击汉中，魏主许之。梁州刺史萧懿遣部将尹绍祖、梁季群等将兵二万，据险，立五栅以拒之。英曰：“彼帅贱，莫相统壹。我选精卒并攻一营，彼必不相救；若克一营，四营皆走矣。”乃引兵急攻一营，拔之，四营俱溃，生擒梁季群，斩三千馀级，俘七百余人，乘胜长驱，进逼南郑。懿又遣其将姜修击英，英掩击，尽获之。将还，懿别军继至；将士皆已疲，不意其至，大惧，欲走。英故缓辔徐行，神色自若，登高望敌，东西指麾，状若处分，然后整列而前。懿军疑有伏兵，迁延引退，英追击，破之，遂围南郑。禁将士毋得侵暴，远近悦附，争供租运。

懿婴城自守，军主范絜先将三千馀人在外，还救南郑。英掩击，尽获之。围城数十日，城中恟惧。录事参军新野庾域封题空仓数十，指示将士曰：“此中粟皆满，足支二年，但努力坚守！”众心乃安。会魏主召英还，英使老弱先行，自将精兵为后拒，遣使与懿告别。懿以为诈，英去一日，犹不开门；二月，乃遣将追之。英与士卒下马交战，懿兵不敢逼，行四日四夜，懿兵乃返。英入斜谷，会天大雨，士卒截竹贮米，执炬火于马上炊之。

先是，懿遣人诱说仇池诸氏，使起兵断英运道及归路。英勒兵奋击，且战且前，矢中英颊，卒全军还仇池，讨叛氏，平之。英，桢之子；懿，衍之兄也。

英之攻南郑也，魏主诏雍、泾、岐三州发兵六千人戍南郑，俟克城则遣之。侍中兼左仆射李冲表谏曰：“秦川险厄，地接羌、夷。自西师出后，饷援连续，加氏、胡叛逆，所在奔命，运粮擐甲，迄兹未已。今复豫差戍卒，悬拟山外，虽加优复，恐犹惊骇。脱终攻不克，徒动民情，连胡结夷，事或难测。辄依旨密下刺史，待军克郑城，然后差遣。如臣愚见，犹谓未足。何者？西道险厄，单径千里，今欲深戍绝界之外，孤据群贼之中，敌攻不可猝援，食尽不可运粮。古人有言，‘虽鞭之长，不及马腹。’南郑于国，实为马腹也。且魏境所掩，九州过八；民人所臣，十分而九；所未民者，唯漠北之与江外耳。羁之在近，岂汲汲于今日也！宜待疆宇既广，粮食既足，然后置邦树将，为吞并之举。今钟离、寿阳，密迩未拔；赭城、新野，跬步弗降。东道既未可以近力守，西藩宁可以远兵固！若果欲置者，臣恐终以资敌也。又，建都土中，地接寇壤，方须大将死士，平荡江会，若轻遣单寡，弃令陷没，恐后举之日，众以留守致惧，求其死效，未易可获。推此而论，不戍为上。”魏主从之。

癸丑，魏主如小沛；己未，如瑕丘；庚申，如鲁城，亲祠孔子；辛酉，拜孔氏四人、颜氏二人官，作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，奉孔子祀，命兖州修孔子墓，更建碑铭。

戊辰，魏主如碣碣，命谒者仆射成淹具舟楫，欲自泗入河，溯流还洛。淹谏，以为“河流悍猛，非万乘所宜乘。”帝曰：“我以平城无漕运之路，故京邑民贫。今迁都洛阳，欲通四方之运，而民犹惮河流之险；故朕有此行，所以开百姓之心也。”

魏城阳王鸾等攻赭阳，诸将不相统壹，围守百馀日，诸将欲案甲不战以疲之。李佐独昼夜攻击，士卒死者甚众，帝遣太子右卫率垣历生救之。诸将以众寡不敌，欲退，佐独帅骑二千逆战而败。卢渊等引去，历生追击，大破之。历生，荣祖之从弟也。南阳太守房伯玉等又败薛真度于沙碣。

鸾等见魏主于瑕丘。魏主责之曰：“卿等沮辱威灵，罪当大辟；朕以新迁洛邑，特从宽典。”五月，己巳，降封鸾为定襄县王，削户五百；卢渊、李佐、韦珍皆削官爵为民，佐仍徙瀛州。以薛真度与其从兄安都有开徐方之功，听存其爵及荆州刺史，馀皆削夺，曰：“进足明功，退足彰罪矣。”

魏广川刚王谐卒。谐，略之子也。魏主曰：“古者，大臣之丧有三临之礼；魏、晋以来，王公之丧，哭于东堂。自今诸王之丧，期亲三临；大功再临；小功、缌麻一临；罢东堂之哭。广川王于朕，大功也。”将大敛，素服、深衣往哭之。

甲戌，魏主如滑台；丙子，舍于石济。庚辰，太子

出迎于平桃城。

赵郡王幹在洛阳，贪淫不法，御史中尉李彪私戒之，且曰：“殿下不悛，不敢不以闻。”幹悠然不以为意。彪表弹之。魏主诏幹与北海王详俱从太子诣行在。既至，见详而不见幹，阴使左右察其意色，知无忧悔，乃亲数其罪，杖之一百，免官还第。

癸未，魏主还洛阳，告于太庙。甲申，减冗官之禄以助军国之用。乙酉，行饮至之礼。班赏有差。

甲午，魏太子冠于庙。魏主欲变北俗，引见群臣，谓曰：“卿等欲朕远追商、周，为欲不及汉、晋邪？”咸阳王禧对曰：“群臣愿陛下度越前王耳。”帝曰：“然则当变风易俗，当因循守故邪？”对曰：“愿圣政日新。”帝曰：“为止于一身，为欲传之子孙邪？”对曰：“愿传之百世！”帝曰：“然则必当改作，卿等不得违也。”对曰：“上令下从，其谁敢违！”帝曰：“夫‘名不正，言不顺，则礼乐不可兴。’今欲断诸北语，一从正音。其年三十已上，习性已久，容不可猝革。三十已下，见在朝廷之人，语音不听仍旧；若有故为，当加降黜。各宜深戒！王公卿士以为然不？”对曰：“实如圣旨。”帝曰：“朕尝与李冲论此，冲曰：‘四方之语，竟知谁是；帝者言之，即为正矣。’冲之此言，其罪当死！”因顾冲曰；‘卿负社稷，当令御史牵下！’冲免冠顿首谢。又责留守之官曰：“昨望见女犹服夹领

小袖，卿等何为不遵前诏！”皆谢罪。帝曰：“朕言非是，卿等当庭争。如何入则顺旨，退则不从乎！”六月，己亥，下诏：“不得为北俗之语于朝廷。违者免所居官！”

癸卯，魏主使太子如平城赴太师熙之丧。

癸丑，魏诏求遗书，秘阁所无，有益时用者，加以优赏。

魏有司奏：“广川王妃葬于代都，未审以新尊从旧卑，以旧卑就新尊？”魏主曰：“代人迁洛者，宜悉葬邙山。其先有夫死于代者，听妻还葬；夫死于洛者，不得还代就妻。其馀州之人，自听从便。”丙辰，诏：“迁洛之民死，葬河南，不得还北。”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。

戊午，魏改用长尺、大斗，其法依《汉志》为之。

上之废郁林王也，许萧谡以扬州；既而除领军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谡恚曰：“见炊饭，推以与人。”谡恃功，颇干预朝政，所欲选用，辄命尚书使为申论。上闻而忌之，以萧诞、萧谡方将兵拒魏，隐忍不发。壬戌，上游华林园，与谡及尚书令王晏等数人宴，尽欢；坐罢，留谡晚出，至华林阁，仗身执还入省。上遣左右莫智明数谡曰：“隆昌之际，非卿无有今日。今一门二州、兄弟三封，朝廷相报，止可极此。卿恆怀怨望，乃云炊饭已熟，合甑与人邪！今赐卿死！”遂杀之，并其弟谡；以黄门郎萧衍为司州别驾，往执诞，杀之。谡好术数，吴

兴沈文猷常语之曰：“君相不减高帝。”谏死，文猷亦伏诛。谏死之日，上又杀西阳王子明、南海王子罕、邵陵王子贞。乙丑，以右卫将军萧坦之为领军将军。

魏高闾上言：“鄴城密皇后庙颓圯，请更葺治；若谓已配飨太庙，即宜罢毁。”诏罢之。

魏拓跋英之寇汉中也，沮水氏杨馥之为齐击武兴氏杨集始，破之。秋，七月，辛卯，以馥之为北秦州刺史、仇池公。

八月，乙巳，魏选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、虎贲以充宿卫。

魏金墉宫成，立国子、太学、四门小学于洛阳。

魏高祖游华林园，观故景阳山，黄门侍郎郭祚曰：“山水者，仁智之所乐，宜复修之。”帝曰：“魏明帝以奢失之于前，朕岂可袭之于后乎！”帝好读书，手不释卷，在舆、据鞍，不忘讲道。善属文，多于马上口占，既成，不更一字；自太和十年以后，诏策皆自为之。好贤乐善，情如饥渴，所与游接，常寄以布素之意，如李冲、李彪、高闾、王萧、郭祚、宋弁、刘芳、崔光、邢峦之徒，皆以文雅见亲，贵显用事；制礼作乐，郁然可观，有太平之风焉。

治书侍御史薛聪，辨之曾孙也，弹劾不避强御，帝或欲宽贷者，聪辄争之。帝每曰：“朕见薛聪，不能不惮，何况诸人也！”自是贵戚敛手。累迁直阁将军，兼

给事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，帝外以德器遇之，内心以箠为寄，亲卫禁兵，悉聪管领，故终太和之世，恒带直阁将军。群臣罢朝之后，聪恒陪侍帷幄，言兼昼夜，时政得失，动辄匡谏，事多听允；而重厚沉密，外莫窥其际。帝欲进以名位，辄苦让不受。帝亦雅相体悉，谓之曰：“卿天爵自高，固非人爵之所能荣也。”

九月，庚午，魏六宫、文武悉还于洛阳。

丙戌，魏主如鄴，屡至相州刺史高闾之馆，美其治效，赏赐甚厚。闾数请本州，诏曰：“闾以悬车之年，方求衣锦，知进忘退，有尘谦德；可降号平北将军。朝之老成，宜遂情愿，徙授幽州刺史，令存劝两修，恩法并举。”以高阳王雍为相州刺史，戒之曰：“作牧亦易亦难：‘其身正，不令而行。所以易；‘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，’所以难。”

己丑，徙南平王宝攸为郡陵王，蜀郡王子文为西阳王，广汉王子峻为衡阳王，临海王昭季为巴陵王，永嘉王昭粲为桂阳王。

乙未，魏主自鄴还；冬，十月，丙辰，至洛阳。

壬戌，魏诏：“诸州牧精品属官，考其得失为三等以闻。”又诏：“徐、兖、光、南青、荆、洛六州，严纂戎备，应须赴集。”十一月，丁卯，诏罢世宗东田，毁兴光楼。

己卯，纳太子妃褚氏，大赦。妃，澄之女也。

庚午，魏主如委粟山，定圜丘。己卯，帝引诸儒议圜丘礼。秘书令李彪建言：“鲁人将有事于上帝，必先有事于泮宫。请前一日告庙。”从之。甲申，魏主祀圜丘；丙戌，大赦。

十二月，乙未朔，魏主见群臣于光极堂，宣下品令，为大选之始。光禄勋于烈子登引例求迁官，烈上表曰：“方今圣明之理，朝应廉让，而臣子登引人求进；是臣素无教训，乞行黜落！”魏主曰：“此乃有识之言，不谓烈能办此！”乃引见登，谓曰：“朕将流化天下，以卿父有谦逊之美、直士之风，故进卿为太子翊军校尉。又加烈散骑常侍，封聊城县子。”

魏主谓群臣曰：“国家从来有一事可叹：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。夫人君患不能纳谏，人臣患不能尽忠。自今朕举一人，如有不可，卿等直言其失；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识，卿等亦当举之。如是，得人者有赏，不言者有罪，卿等当知之。”

丁酉，诏修晋帝诸陵，增置守卫。

甲子，魏主引见群臣于光极堂，颁赐冠服。

先是，魏人未尝用钱，魏主始命铸太和五铢。是岁，鼓铸粗备，诏公私用之。

魏以光城蛮帅田益光为南司州刺史，所统守宰，听其铨置。后更于新蔡立东豫州，以益光为刺史。

氏王杨灵卒。

建武三年（丙子，公元四九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卯，以杨旻子崇祖为沙州刺史，封阴平王。

魏主下诏，以为：“北人谓土为拓，后为跋。魏之先出于黄帝，以土德王，故为拓跋氏。夫土者，黄口之色，万物之元也；宜改姓元氏。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，姓或重复，皆改之。”于是始改拔拔氏为长孙氏，达奚氏为奚氏，乙旃氏为叔孙氏，丘穆陵氏为穆氏，步六孤氏为陆氏，贺赖氏为贺氏，独孤氏为刘氏，贺楼氏为楼氏，勿忸于氏为于氏，尉迟氏为尉氏；其余所改，不可胜纪。

魏主雅重门族，以范阳卢敏、清河崔宗伯、荥阳郑羲、太原王琼四姓，衣冠所推，咸纳其女以充后宫。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，当朝贵重，所结婚姻，莫非清望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。诏黄门郎、司徒左长史宋弁定诸州士族，多所升降。又诏以“代人先无姓族，虽功贤之胤，无异寒贱；故宦达者位极公卿，其功、衰亲仍居猥任。其穆、陆、贺、刘、楼、于、嵇、尉八姓，自太祖已降，勋著当世，位尽王公，灼然可知者，且下司州、吏部，勿充猥官，一同四姓。自此以外，应班士流者，寻续别敕。其旧为部落大人，而皇始已来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为姓；若本非大人，而皇始已来三世官在尚书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亦为姓。其大人之后而官不显亦为

族；若本非大人而官显者说为族。凡此姓族，皆应审核，勿容伪冒。令司空穆亮、尚书陆琇等详定，务令平允。

“琇，馘之子也。

魏旧制：王国舍人皆应娶八族及清修之门。威阳王禧娶隶户为之，帝深责之，因下诏为六弟聘室：“前都所纳，可为妾媵。咸阳王禧，可聘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；河南王幹，可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乐女；广陵王羽，可聘骠骑咨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；颍川王雍，可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；始平王勰，可聘廷尉卿陇西李冲女；北海王详，可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。”懿，羲之子也。

时赵郡诸李，人物尤多，各盛家风，故世之言高华者，以五姓为首。

众议以薛氏为河东茂族。帝曰：“薛氏，蜀也，岂可入郡姓！”直阁薛宗起执戟在殿下，出次对曰：“臣之先人，汉末仕蜀，二世复归河东，今六世相袭，非蜀人也。伏以陛下黄帝之胤，受封北土，岂可亦谓之胡邪！今不预郡姓，何以生为！”乃碎戟于地。帝徐曰：“然则朕甲、卿乙乎？”乃入郡姓，仍曰：“卿非‘宗起’，乃‘起宗’也！”

帝与群臣论选调曰：“近世高卑出身，各有常分；此果如何？”李冲对曰：“未审上古已来，张官列位，为膏粱子弟乎，为致治乎？”帝曰：“欲为治耳。”冲

曰：“然则陛下今日何为专取门品，不拔才能乎？”帝曰：“苟有过人之才，不患不知。然君子之门，借使无当世之用，要自德行纯笃，朕故用之。”冲曰：“传说、吕望，岂可以门地得之！”帝曰：“非常之人，旷世乃有一二耳。”秘书令李彪曰：“陛下若专取门地，不审鲁之三卿，孰若四科？”著作佐郎韩显宗曰：“陛下岂可以贵袭贵，以贱袭贱！”帝曰：“必有高明卓然、出类拔萃者，朕亦不拘此制。”顷之，刘昶入朝，帝谓昶曰：“或言唯能是寄，不必拘门；朕以为不尔。何者？清浊同流，混齐一等，君子小人，名品无别，此殊为不可。我今八族以上士人，品第有九，九品之外，小人之官复有七等。若有其人，可起家为三公。正恐贤才难得，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也。”

臣光曰：“选举之法，先门地而后贤才，此魏、晋之深弊，而历代相因，莫之能改也。夫君子、小人，不在于世禄与侧微。以今日视之，愚智所同知也。当是之时，虽魏孝文之贤，犹不免斯蔽。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于世俗者，诚鲜矣！壬辰，魏徙始平王勰为彭城王，复定襄县王鸾为城阳王。

二月，壬寅，魏诏：“君臣自非金革，听终三年丧。”

丙午，魏诏：“畿内七十已上，暮春赴京师行养老之礼。”三月，丙寅，宴群臣及国老、庶老于华林园。

“诏：“国老，黄耆已上，假中散大夫、郡守；耆年已

上，假给事中、县令。庶老，直假郡、县，各赐鸠杖、衣裳。”

丁丑，魏诏：“诸州中正各举其乡民望，年五十已上守素衡门者，授以令、长。”

壬午，诏：“乘舆有金银饰校者，皆剔除之。”

上志慕节俭。太官尝进裹蒸，上曰：“我食此不尽，可四破之，馀充晚食。”又尝用阜莢，以馀泝授左右曰：“此可更用。”太官元日上寿，有银酒鎗，上欲坏之；王晏等咸称盛德，卫尉萧颖胄曰：“朝廷盛礼，莫若三元。此一器既是旧物，不足为侈。”上不悦。后预曲宴，银器满席。颖胄曰：“陛下前欲坏酒车仓，恐宜移在此器。”上甚惭。

上躬亲细务，纲目亦密，于是郡县及六署、九府常行职事，莫不启闻，取决诏敕。文武勋旧，皆不归选部，亲近凭势，户相通进，人群之务过繁密。南康王侍郎颖川钟嵘上书言：“古者，明君揆才颁政，量能授职，三公坐而论道，九卿作而成务，天子唯恭己南面而已。”书奏，上不悛，谓太中大夫顾暲曰：“钟嵘何人，欲断朕机务！卿识之不？”对曰：“嵘虽位未名卑，而所言或有可采。且繁碎职事，各有司存；今人主总而亲之，是人主愈劳而人臣愈逸，所谓‘代庖人宰而为大匠斫’也。”上不顾而言他。

夏，四月，甲辰，魏广州刺史薛法护来降。

魏寇司州，栢城戍主魏僧珉拒破之。

五月，丙戌，魏营方泽于河阴。又诏汉、魏、晋诸帝陵，百步内禁樵苏。丁亥，魏主有事于方泽。

秋，七月，魏废皇后冯氏。初，文明太后欲其家贵重，简冯熙二女入掖庭，其一早卒，其一得幸于魏主，未几，有疾，还家为尼。及太后殂，帝立熙少女为皇后。既而其姊疾愈，帝思之，复迎入宫，拜左昭仪；后宠浸衰。昭仪自以年长，且先入宫，不率妾礼。后颇愧恨，归仪因谮而废之。后素有德操，遂居瑶光寺为练行尼。

魏主以久旱，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，群臣皆诣中书省请见。帝在崇虎楼，遣舍人辞焉，且问来故。豫州刺史王肃对曰：“今四效雨已沾洽，独京城微少。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辍膳三日，臣下惶惶，无复情地。”帝使舍人应之曰：“朕不食数日，犹无所感。比来中外贵贱，皆言四郊有雨，朕疑其欲相宽勉，未必有实。方将遣使视之，果如所言，即当进膳；如其不然，朕何以生为！当以身为万民塞咎耳！”是夕，大雨。魏太子恂不好学，体素肥大，苦河南地热，常思北归。魏主赐之衣冠，恂常私著胡服。中庶子辽东高道悦数切谏，恂恶之。八月，戊戌，帝如嵩高，恂与左右密谋，召牧马轻骑奔平城，手刃道悦于禁中。领军无佗勒门防遏，入夜乃定。诘旦，尚书陆琇驰以启帝，帝大骇，秘其事，仍至汴口而还。

甲寅，入宫，引见恂，数其罪，亲与咸阳王禧等更

代杖之百馀下，扶曳出外，囚于城西；月馀乃能起。

丁巳，魏相州刺史南安惠王桢卒。

九月，戊辰，魏主讲武于小平津；癸酉，还宫。

冬，十月，戊戌，魏诏：“军士自代来者，皆以为羽林、虎贲。司州民十二夫调一，吏以供公私力役。

魏吐京胡反，诏朔州刺史元彬行汾州事，帅并、肆之众以讨之。彬，桢之子也。彬遣统军奚康生击叛胡，破之，追至车突谷，又破之，俘杂畜以万数。诏以彬为汾州刺史。胡去居等六百馀人保险不服，彬请兵二万以讨之，有司奏许之，魏主大怒曰：“小寇何有发兵之理！可随宜讨治。若不能克，必须大兵者，则先斩刺史，然后发兵！”彬大惧，督帅州兵，身先将士，讨去居，平之。

魏主引见群臣于清徽堂，议废太子恂。太子太傅穆亮、少保李冲免冠顿首谢。帝曰：“卿所谢者私也，我所议者国也！‘大义灭亲’，古人所贵。今恂欲违父逃叛，跨据恒、朔，天下之恶孰大焉！若不去之，乃社稷之忧也。”闰月，丙寅，废恂为庶人，置于河阳无鼻城，以兵守之，服食所供，粗免饥寒而已。

戊辰，魏置常平仓。

戊寅，太子宝卷冠。

初，魏文明太后欲废魏主，穆泰切谏而止，由是有宠。及帝南迁洛阳，所亲任者多中州儒士，宗室及代人

往往不乐。泰自尚书右仆射出为定州刺史，自陈久病，土温则甚，乞为恒州；帝为之徙恒州刺史陆睿为定州，以泰代之。泰至，睿未发，遂相与谋作乱，阴结镇北大将军乐陵王思誉、安乐侯隆、抚冥镇将鲁郡侯业、骁骑将军超等，共推朔州刺史阳平王熙为主。思誉，天赐之子；业，丕之弟；隆、超，皆丕之子也。睿以为洛阳休明，劝泰缓之，泰由是未发。

颍伪许泰等以安其意，而密以状闻。行吏部尚书任城王澄有疾，帝召见于凝闲堂，谓之曰：“穆泰谋为不轨，扇诱宗室。脱或必然，今迁都甫尔，北人恋旧，南北纷扰，朕洛阳不立也。此国家大事，非卿不能办。卿虽疾，强为我北行，审观其势。傥其微弱，直往擒之；若已强盛可承制发并、肆兵击之。”对曰：“秦等愚惑，正由恋旧，为此计耳，非有深谋远虑；臣虽弩怯，足以制之，愿陛下勿忧。虽有犬马之疾，何敢辞也！”帝笑曰：“任城肯行，朕复何忧！”遂授澄节、铅虎、竹使符、御仗左右，仍行恒州事。

行至雁门，雁门太守夜告云：“泰已引兵西就阳平。”澄遽令进发。右丞孟斌曰：“事未可量，宜依敕召并、肆兵，然后徐进。”澄曰：“泰既谋乱，应据坚城；而更迎阳平，度其所为，当似势弱。泰既不相拒，无故发兵，非宜也。但速往镇之，民心自定。”遂倍道兼行。先遣治书侍御史李焕单骑入代，出其不意，晓谕

泰党，示以祸福，皆莫为之用。泰计无所出，帅麾下数百人攻焕，不克，走出城西；追擒之。澄亦寻至，穷治党与，收陆睿等百余人，皆系狱，民间贴然。澄具状表闻，帝喜，召公卿，以表示之曰：“任城可谓社稷臣也。观其狱辞，正复皋陶何以过之！”顾谓咸阳王禧等曰：“汝曹当此，不能办也。”

魏主谋入寇，引见公卿于清徽堂，曰：“朕卜宅土中，纲条粗举；唯南寇未平，安能效近世天子下惟于深宫之中乎！朕今南征决矣，但未知早晚之期。比来术者皆云，今往必克。此国之大事，宜君臣各尽所见，勿以朕先言而依违于前，同异于后也。”李冲对曰：“凡用兵之法，宜先论人事，后察天道。今卜筮虽吉而人事未备，迁都尚新，秋谷不稔，未可以兴师旅。如臣所见，宜俟来秋。”帝曰：“去十七年，朕拥兵二十万，此人事之盛也，而天时不利。今天时既从，复去人事未备，如仆射之言，是终无征伐之期也。寇戎咫尺，异日将为社稷之忧，朕何敢自安！若秋行不捷，诸君当尽付司寇，不可不尽怀也。”

魏主以有罪徙边者多逋亡，乃制一人逋亡，阖门充役。光州刺史博陵崔挺上书谏曰：“天下善人少，恶人多。若一人有罪，延及阖门，则司马牛受桓魋之罚，柳下惠婴盗跖之诛，岂不哀哉！”帝善之，遂除其制。

卷第一百四十一

【齐纪七】起强圉赤奋若，尽著雍摄提格，凡二年。

高宗明皇帝下

建武四年（丁丑，公元四九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大赦。

丙申，魏立皇子恪为太子。魏主宴于清徽堂，语及太子恂，李冲谢曰：“臣忝师傅，不能辅导。”帝曰：“朕尚不能化其恶，师傅何谢也！”

乙巳，魏主北巡。

初，尚书令王晏为世祖所宠任，及上谋废郁林王，晏即欣然推奉。郁林王已废，上与晏宴于东府，语及时事，晏抵掌曰：“公常言晏怯，今定何如？”上即位，晏自谓佐命新朝，常非薄世祖故事。既居朝端，事多专决，内外要职，并用所亲，每与上争用人。上虽以事际

须晏，而心恶之。尝料简世祖中诏，得与晏手敕三百馀纸，皆论国家事，又得晏启谏世祖以上领选事，以此愈猜薄之。始安王遥光劝上诛晏，上曰：“晏于我有功，且未有罪。”遥光曰：“晏尚不能为武帝，安能为陛下乎！”上默然。上遣心腹左右陈世范等出涂巷，采听异言。晏轻浅无防，意望开府，数呼相工自视，云当大贵；与宾客语，好屏人清闲。上闻之，疑晏欲反，遂有诛晏之意。

奉朝请鲜于文粲密探上旨，告晏有异志。世范又启上云：“晏谋因四年南郊，与世祖故主帅于道中窃发。会虎犯郊坛，上愈惧。未郊一日，有敕停行，先报晏及徐孝嗣。孝嗣奉旨，而晏陈“郊祀事大，必宜自力。上益信世范之言。丙辰，召晏于华林省，诛之，并北中郎司马萧毅、台队主刘明达，及晏子德元、德和。下诏云：“晏与毅、明达以河东王铉识用微弱，谋奉以为主，使守虚器。”晏弟诩为广州刺史，上遣南中郎司马萧季敞袭杀之。季敞，上之从祖弟也。萧毅奢豪，好弓马，为上所忌，故因事陷之。河东王铉先以少年才弱，故未为上所杀。铉朝见，常鞠躬俯偻，不敢平行直视。至是，年稍长，遂坐晏事免官，禁不得与外人交通。

郁林王之将废也，晏从弟御史中丞思远谓晏曰：“兄荷世祖厚恩，今一旦赞人如此事；彼或可以权计相须，未知兄将来何以自立！若及此引决，犹可保全门户，不

失后名。”晏曰：“方啖粥，未暇此事。”及拜骠骑将军，集会子弟，谓思远兄思征曰：“隆昌之末，阿戎劝吾自裁；若从其语，岂有今日！”思远遽应曰：“如阿戎所见，今犹未晚也！”思远知上外待晏厚而内已疑异，乘间谓晏曰：“时事稍异，兄亦觉不？凡人多拙于自谋，而巧于谋人。”晏不应。思远退，晏方叹曰：“世乃有劝人死者！”旬日而晏败。上闻思远言，故不之罪，仍迁侍中。

晏外弟尉氏阮孝绪亦知晏必败，晏屡至其门，逃匿不见。尝食酱美，问知得于晏家，吐而覆之。乃晏败，人为之惧，孝绪曰：“亲而不党，何惧之有！”卒免于罪。

二月，壬戌，魏主至太原。

甲子，以左仆射徐孝嗣为尚书令，征虏将军萧季敞为广州刺史。

癸酉，魏主至平城，引见穆泰、陆睿之党问之，无一人称枉者；时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。穆泰及其亲党皆伏诛；赐陆睿死于狱，宥其妻子，徙辽西为民。

初，魏主迁都，变易旧俗，并州刺史新兴公丕皆所不乐；帝以其宗室耆旧，亦不之逼，但诱示大理，令其不生同异而已。及朝臣皆变衣冠，朱衣满坐，而丕独胡服于其间，晚乃稍加冠带，而不能修饰容仪，帝亦不强也。

太子恂自平城将迁洛阳，元隆与穆泰等密谋留恂，因举兵断关，规据陜北。丕在并州，隆等以其谋告之。丕外虑不成，口虽折难，心颇然之。及事觉，丕从帝至平城，帝每推问秦等，常令丕坐观。有司奏元业、元隆、元超罪当族，丕应从坐。帝以丕当受诏许以不死，所免死为民，留其后妻、二子，与居于太原，杀隆、超、同产乙升，馀子徙敦煌。初，丕、睿与仆射李冲、领军于烈俱受不死之诏。睿既诛，帝赐冲、烈诏曰：“睿反逆之志，自负幽冥；违誓在彼，不关朕也。反逆既异馀犯，虽欲矜恕，如何可得？然犹不忘前言，听自死别府，免其孥戮。元丕二子、一弟，首为贼端，连坐应死，特恕为民。朕本期始终而徙自弃绝，违心乖念，一何可悲！故此别示，想无致怪。谋反之外，皎如白日耳。”冲、烈皆上表谢。

臣光曰：夫爵禄废置，杀生予夺，人君所以驭臣之大柄也。是故先王之制，虽有亲、故、贤、能、功、贵、勤、宾，苟有其罪，不直赦也，必议于槐棘之下，可赦则赦，可宥则宥，可刑则刑，可杀则杀。轻重视情，宽猛随时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，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。及魏则不然，勋贵之臣，往往豫许之以不死；使彼骄而触罪，又从而杀之。是以不信之令诱之使陷于死地也。刑政之失，无此为大焉！

是时，代乡旧族，多与泰等连谋，唯于烈一族无所染涉，帝由是益重之。帝以北方酋长及侍子畏暑，听秋朝洛阳，春还部落，时人谓之“雁臣”。

三月，己酉，魏主南至离石。叛胡请降，诏宥之。

夏，四月，庚申，至龙门，遣使祀夏禹。癸亥，至蒲阪，祀虞舜。辛未，至长安。

魏太子恂既废，颇自悔过。御史中尉李彪密表恂复与左右谋逆，魏主使中书侍郎邢蛮与咸阳王禧，奉诏赍椒酒诣河阳，赐恂死，敛以粗棺、常服，瘞于河阳。

癸未，魏大将军宋明王刘昶卒于彭城，追加九锡，葬以殊礼。

五月，己丑，魏主东还，泛渭入河。壬辰，遣使祀周文王于车，武王于镐。六月，庚申，还洛阳。

壬戌，魏发冀、定、瀛、相、济五州兵马二十万，将入寇。

魏穆泰之反也，中书监魏郡公穆羆与之通谋，赦后事发，削官爵为民。羆弟司空亮以府事付司马慕容契，上表自劾，魏主优诏不许；亮固请不已，癸亥，听亮逊位。

丁卯，魏分六师以定行留。

秋，七月，甲午，魏立昭仪冯氏为皇后。后欲母养太子恪；恪母高氏自代如洛阳，暴卒于共县。

戊辰，魏以穆亮为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冀

州刺史。

八月，丙辰，魏诏中外戒严。

壬戌，魏立皇子愉为京兆王，恇为清河王，怀为广平王。

追尊景皇所生王氏为恭太后。甲戌，魏讲武于华林园；庚辰，军发洛阳。使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居守；以御史中丞李彪兼度支尚书，与仆射李冲参治留台事。假彭城王勰中军大将军，勰辞曰：“亲疏并用，古之道也。臣独何人。频频宠授！昔陈思求而不允，愚臣不请而得，何否泰之相远也！”魏主大笑，执勰手曰：“二曹以才名相忌，吾与汝以道德相亲。”

上遣军主、直阁将军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戍赭阳，军主鲍举助西汝南、北义阳二郡太守黄瑶起戍舞阴。

魏以氏帅杨灵珍为南梁州刺史。灵珍举州来降，送其母及子于南郑以为质，遣其弟婆罗阿卜珍将步骑万馀袭魏武兴王杨集始，杀其二弟集同、集众；集始窘急，请降。九月，丁酉，魏主以河南尹李崇为都督陇右诸军事，将兵数万讨之。

初，魏迁洛阳，荆州刺史薛真度劝魏主先取樊、邓。真度引兵寇南阳，太守房伯玉击败之。魏主怒，以南阳小郡，志必灭之，遂引兵向襄阳；彭城王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，众号百万，吹脣沸地。辛丑，魏主留诸将攻赭阳，自引兵南下；癸卯，至宛，夜袭其郛，克之。房

伯玉婴内城拒守。魏主遣中书舍人孙延景谓伯玉曰：“我今荡壹六合，非如向时冬来春去。不有所克，终不还北。卿此城当我六龙之首，无容不先攻取；远期一年，近止一月。封侯、梟首，事在俯仰，宜善图之！且卿有三罪，今令卿知：卿先事武帝，蒙殊常之宠，不能建忠致命而尽节于其仇，罪一也；顷年薛真度来，卿伤我偏师，罪二也；今鸾辂亲临，不面缚麾下，罪三也。”伯玉遣军副乐稚柔对曰：“承欲攻围，期于必克。卑微常人，得抗大威，真可谓获其死所！外臣蒙武帝采拔，岂敢忘恩！但嗣君失德，主上光绍大宗，非哺副亿兆之深望，抑亦兼武皇之遗赦；是以区区尽节，不敢失坠。往者北师深入，寇扰边民，辄厉将士以修职业。返己而言，不应垂责。”

宛城东南隅沟上有桥，魏主引兵过之。伯玉使勇士数人，衣斑衣，戴虎头帽，伏于窠下，突出击之，魏主人马俱惊；召善射者原灵度射之，应弦而毙，乃得免。

李崇槎山分道，出氏不意，表里袭之；群氏皆弃杨灵珍散归。灵珍之众减太半，崇进据赤土。灵珍遣从弟建帅五千人屯龙门，自帅精勇一万屯鹞碛；龙门之北数十里中，伐树塞路；鹞碛之口，积大木，聚礧石，临崖下之，以拒魏兵。崇命统军慕容拒帅众五千从它路夜袭龙门，破之。崇自攻鹞碛，灵珍连战败走；俘其妻子，遂克武兴。梁州刺史阴广宗、参军郑猷等将兵救灵珍；

崇进击，大破之，斩杨婆罗阿卜珍，生擒猷等；灵珍奔还汉中。魏主闻之，喜曰：“使朕无西顾之忧者，李崇也。”以崇为都督梁、秦二州诸军事、梁州刺史，以安集其地。

丁未，魏主发南阳，留太尉咸阳王禧等攻之。己酉，魏主至新野，新野太守刘思忌拒守。冬，十月，丁巳，魏军攻之，不克，筑长围守之，遣人谓城中曰：“房伯玉已降，汝何为独取糜碎！”思忌遣人对曰：“城中兵食犹多，未暇从汝小虏语也！”魏右军府长史韩显宗将别军屯赭阳，成公期遣胡松引蛮兵攻其营，显宗力战破之，斩其裨将高法援。显宗至新野，魏主谓曰：“卿破贼斩将，殊益军势。朕方攻坚城，何为不作露布？”对曰：“顷闻镇南将军王肃获贼二、三人，驴马数匹，皆为露布；臣在东观，私常晒之。近虽仰凭威灵，得摧丑虏，兵寡力弱，擒斩不多。脱复高曳长缣，虚张功烈，尤而效之，其罪弥大。臣所以不敢为之，解上而已。”魏主益贤之。

上诏徐州刺史裴叔业引兵救雍州。叔业启称：“北人不乐远行，唯乐钞掠。若侵虏境，则司、雍之寇自然分矣。”上从之。叔业引兵攻虹城，获男女四千余人。

甲戌，遣太子中庶子萧衍、右军司马张稷救雍州。十一月，甲午，前军将军韩秀方等十五将降于魏。丁酉，魏败齐兵于沔北，将军王伏保等为魏所获。

丙辰，以杨灵珍为北秦州刺史、仇池公、武都王。

新野人张 者帅万馀家据栅拒魏。十二月，庚申，魏人攻拔之。雍州刺史曹虎与房伯玉不协，故缓救之，顿军樊城。

丁丑，诏遣度支尚书崔慧景救雍州，假慧景节，帅众二万、骑千匹向襄阳，雍州众军并受节度。

庚午，魏主南临沔水；戊寅，还新野。

将军王昙纷以万馀人攻魏南青州黄郭戍，魏戍主崔僧渊破之，举军皆没。将军鲁康祚、赵公政将兵万人侵魏太仓口，魏豫州刺史王肃使长史清河傅永将甲士三千击之。康祚等军于淮南，永军于淮北，相去十馀里。永曰：“南人好夜斫营，必于渡淮之所置火以记浅处。”乃夜分兵为二部，伏于营外；又以瓠贮火，密使人过淮南岸，于深处置之，戒曰：“见火起，则亦然之。”是夜，康祚等果引兵斫永营；伏兵夹击之。康祚等走趣淮水，火既竞起，不知所从，溺死及斩首数千级，生擒公政，获康祚之尸以归。豫州刺史裴叔业侵魏楚王戍，肃复令永击之。永将心腹一人驰诣楚王戍，令填外堑，夜伏战士千人于城外。晓而叔业等至城东，部分将置长围。永伏兵击其后军，破之。叔业留将佐守营，自将精兵数千救之。永登门楼，望叔业南行数里，则开门奋击，大破之，获叔业伞扇、鼓幕、甲仗万馀。叔业进退失据，遂走。左右欲追之，永曰：“吾弱卒不满三千，彼精甲

犹盛，非力屈而败，自坠吾计中耳。既不测我之虚实，足使丧胆。俘此足矣，何更追之！”魏主遣谒者就拜永安远将军、汝南太守，封贝丘县男。永有勇力，好学能文。魏主常叹曰：“上马能击贼，下马作露版，唯傅修期耳！”曲江公遥欣好武事，上以诸子尚幼，内亲则仗遥欣兄弟，外亲则倚后弟西中郎长史彭城刘暄、内弟太子詹事江祐。故以始安王遥光为扬州刺史，居中用事；遥欣为都督荆、雍等七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镇据西面。而遥欣在江陵，多招才勇，厚自封殖，上甚恶之。遥欣侮南郡太守刘季连，季连密表遥欣有异迹；上乃以季连为益州刺史，使据遥欣上流以制之。季连，思考之子也。

是岁，高昌王马儒遣司马王体玄入贡于魏，请兵迎接，求举国内徙；魏主遣明威将军韩安保迎之，割伊吾之地五百里以居儒众。儒遣左长史顾礼、右长史金城麹嘉将步骑一千五百迎安保，而安保不至；礼、嘉还高昌，安保亦还伊吾。安保遣其属朝兴安等使高昌，儒复遣顾礼将世子义舒迎安保，至白棘城，去高昌百六十里。高昌旧人恋土，不愿东迁，相与杀儒，立麹喜为王，复臣于柔然。安保独与顾礼、马义舒还洛阳。

高宗明皇帝下

永泰元年（戊寅，公元四九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未朔，大赦。

中军将军徐孝嗣开府仪同三司，孝嗣固辞。

魏军李佐攻新野，丁亥，拔之，缚刘思忌，问之曰：“今欲降未？”思忌曰：“宁为南鬼，不为北臣！”乃杀之。于是沔北大震。戊子，湖阳戍主蔡道福，辛卯，赭阳戍主成公期，壬辰，舞阴戍主黄瑶起、南乡太守席谦，相继南遁。瑶起为魏所获，魏主以赐王肃，肃齎而食之。乙巳，命太尉陈显达救雍州。

上有疾，以近亲寡弱，忌高、武子孙。时高、武子孙犹有十王，每朔望入朝，上还后宫辄叹息曰：“我及司徒诸子皆不长，高、武子孙日益长大！”上欲尽除高、武之族，以微言问陈显达，对曰：“此等岂足介意！”以问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，遥光以为当以次施行。遥光有足疾，上常令乘舆自望贤门入。每与上屏人久语毕。上索香火，呜咽流涕，明日必有所诛。会上疾暴甚，绝而复苏，遥光遂行其策。丁未，杀河东王铉、临贺王子岳、西阳王子文、永阳王子峻、南康王子琳、衡阳王子珉、湘东王子建、南郡王子夏、桂阳王昭粲、巴陵王昭秀，于是太祖、世祖及世宗诸子皆尽矣。铉等已死，乃使公卿奏其罪状，请诛之，下诏不许；再奏，然后许之。南康侍读济阳江泌哭子琳，泪尽，继之以血；亲视殡葬毕，乃去。

庚戌，魏主如南阳。二月，癸丑，诏左卫将军萧惠休等救寿阳。甲子，魏人拔宛北城，房伯玉面缚出降。伯玉从父弟思安为魏中统军，数为伯玉泣请，魏主乃赦

之。庚午，魏主如新。辛巳，以彭城王勰为使持节、都督南征诸军事、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三月，壬午朔，崔慧景、萧衍大败于邓城。时慧景至襄阳，五郡已没，慧景与衍及军主刘山阳、傅法宪等帅五千余人进行邓城，魏数万骑奄至，诸军登城拒守。时将士蓐食轻行，皆有饥惧之色。衍欲出战，慧景曰：“虏不夜围人城，待日暮自当去。”既而魏众转至。慧景于南门拔军去，诸军不相知，相继皆遁。魏兵自北门入，刘山阳与部曲数百人断后死战，且战且却行。慧景过闹沟，军人相蹈藉，桥皆断坏。魏兵夹路射之，杀傅法宪，士卒赴沟死者相枕，山阳取袄仗填沟乘之，得免。魏主将大兵追之，晡时至沔。山阳据城苦战，至暮，魏兵乃退。诸军恐惧，是夕，皆下船还襄阳。

庚寅，魏主将十万众，羽仪华盖，以围樊城，曹虎闭门自守。魏主临沔水，望襄阳岸，乃去，如湖阳；辛亥，如悬瓠。

魏镇南将军王肃攻义阳，裴叔业将兵五万围涡阳以救义阳。魏南兖州刺史济北孟表守涡阳，粮尽，食草木皮叶。叔业积所杀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内；别遣军主萧瓚等攻龙亢，魏广陵王羽救之。叔业引兵击羽，大破之，追获其节。魏主使安远将军傅永、征虏将军刘藻、假辅国将军高聪等救涡阳，并受王肃节度。叔业进击，大破之，聪奔悬瓠，永收散卒徐还。叔业再战，凡斩首万级，

俘三千余人，获器械杂畜财物以千万计。魏主命锁三将诣悬瓠。刘藻、高聪免死，徙平州；傅永夺官爵；黜王肃为平南将军。肃表请更遣军救涡阳，魏主报曰：“观卿意，必以藻等新败，故难于更往。朕今少分兵则不足制敌，多分兵则禁旅有阙，卿审图之。义阳当止则止，当下则下；若失涡阳，卿之过也。”肃乃解义阳之围，与统军杨大眼、奚康生等步骑十馀万救涡阳。叔业见魏兵盛，夜，引军退；明日，士众奔溃，魏人追之，杀伤不可胜数。叔业还保涡口。

初，魏中尉李彪，家世孤微，朝无亲援；初游代都，以清渊文穆公李冲好士，倾心附之。冲亦重其材学，礼遇甚厚，荐于魏主，且为之延誉于朝，公私汲引。及为中尉，弹劾不避贵戚，魏主贤之，以比汲黯。彪自以结知人主，不复藉冲，稍稍疏之，唯公坐敛袂而已，无复宗敬这意，冲浸衔之。

及魏主南伐，彪与冲及任城王澄共掌留务。彪性刚豪，意见多所乖异，数与冲争辨，形于声色；自以身为法官，它人莫能纠劾，事多专恣。冲不胜忿，乃积其前作过恶，禁彪于尚书省，上表劾彪“违傲高亢，公行僭逸，坐舆禁省，私取官材，辄驾乘黄，无所惮惧。臣辄集尚书已下、令史已上于尚书都座，以彪所犯罪状告彪，讯其虚实，彪皆伏罪。请以见事免彪所居职，付廷尉治罪。”冲又表称：“臣与彪相识以来，垂二十载。见其

才优学博。议论刚正，愚意诚谓拔萃公清之人。后稍察其为人酷急，犹谓益多损少。自大驾南行以来，彪兼尚书，日夕共事，始知其专恣无忌，尊身忽物；听其言如振古忠恕之贤，校其行实天下佞暴之贼。臣与任城卑躬曲己，若顺弟之奉暴兄，其所欲者，事虽非理，无不屈从。依事求实，悉有成验。如臣列得实，宜殛彪于北荒，以除乱政之奸；所引无证，宜投臣于四裔，以息青蝇之譖。”冲手自作表，家人不知。

帝览表，叹怅久之，曰：“不意留台乃至于此！”既而曰：“道固可谓溢矣，而仆射亦为满也。”黄门侍郎宋弁素怨冲，而与彪同州相善，阴左右之。有司处彪大辟，帝宥之，除名而已。

冲雅性温厚，及收彪之际，亲数彪前后过失，瞋目大呼，投折几案，御史皆泥首面缚。冲詈辱肆口，遂发病荒悸，言语错缪，时扼腕大骂，称“李彪小人”，医药皆不能疗，或以为肝裂，旬馀而卒。帝哭之，悲不自胜，赠司空。

冲勤敏强力，久处要剧，文案盈积，终日视事，未尝厌倦，职业修举，才四十而发白。兄弟六人，凡四母，少时颇多忿竞。及冲贵，禄赐皆与共之，更成敦睦。然多授引族姻，私以官爵，一家岁禄万匹有馀，时人以此少之。

魏主以彭城王勰为宗师，诏使督察宗室，有不帅教

者以闻。

夏，四月，甲寅，改元。

大司马会稽太守王敬则，自以高、武旧将，必不自安。上虽外礼甚厚，而内相疑备，数访问敬则饮食，体干堪宜。闻其衰老，且以居内地，故得少宽。前二岁，上遣领军将军萧坦之将斋仗五百人行武进陵，敬则诸子在都，忧怖无计。上知之，遣敬则世子仲雄入东安尉之。

仲雄善琴，上以蔡邕焦尾琴借之。仲雄于御前鼓琴作《懊悢歌》，曰：“常叹负情侬，郎今果行许。”又曰：“君行不净心，那得晋人题！”上愈猜愧。

上疾屡危，乃以光禄大夫张瑰为平东将军、吴郡太守，置兵佐以密防敬则。中外传言，当有异处分。敬则闻之，窃曰：“东今有谁，只是鹄平我耳；东亦何易可平！吾终不受金罍！”金罍，谓鸩也。

敬则女为徐州行事谢朓妻，敬则子太子洗马幼隆遣正员将军徐岳以情告朓：“为计若同者，当往报敬则。

“朓执岳，驰启以闻。敬则城局参军徐庶，家在京口。其子密以报庶，庶以告敬则五官掾王公林。公林，敬则族子也，常所委信。公林劝敬则急送启赐儿死，单舟星夜还都。敬则令司马张思祖草启，既而曰：“若尔，诸郎在都，要应有信，且忍一夕。”

其夜，呼僚佐文武樗蒲，谓众曰：“卿诸人欲令我作何计？”莫敢先答。防阁丁兴怀曰：“官祇应作尔！”

“敬则不应。明旦，召山阴令王询、台传御史钟离祖愿，敬则横刀跂坐，问询等：“发丁可得几人？库见有几钱物？”询称“县丁猝不可集”；祖愿称“库物多未输入”。敬则怒，将出斩之，王公林又谏曰：“凡事皆可悔，唯此事不可悔；官诘不更思！”敬则唾其面曰：“我作事，何关汝小子！”丁卯，敬则举兵反，招集，配衣，二三日便发。

前中书令何胤，弃官隐居若邪山，敬则欲劫以为尚书令。长史王弄璋等谏曰：“何令高蹈，必不从；不从，便应杀之。举大事先杀名贤，事必不济。”敬则乃止。胤，尚之之孙也。

庚午，魏发州郡兵二十万人，期八月中旬集悬瓠。

魏赵郡灵王幹卒。

上闻王敬则反，收王幼隆及其兄员外郎世雄、记室参军季哲、其弟太子舍人少安等，皆杀之。长子黄门郎元迁将千人在徐州击魏，敕徐州刺史徐玄庆杀之。前吴郡太守南康侯子恪，疑之子也，敬则起兵，以奉子恪为名；子恪亡走，未知所在。始安王遥光劝上尽诛高、武子孙，于是悉召诸王侯入宫。晋安王宝义江陵公宝览等处中书省，高、武诸孙处西省，敕人各从左右两人，过此依军法；孩幼者与乳母俱入。其夜，令太医煮椒二斛，都水办棺材数十具，须三更，当尽杀之。子恪徒跣自归，二更达建阳门，刺启。时刻已至，而上眠不起，中书舍

人沈徽孚与上所亲左右单景隽共谋少留其事。须臾，上觉，景隽启子恪已至。上惊问曰：“未邪？未邪？”景隽具以事对。上抚床曰：“遥光几误人事！”乃赐王侯供饌，明日，悉遣还第。以子恪为太子中庶子。宝览，緬之子也。

敬则帅实甲万人过浙江。张瑰遣兵三千拒敬则于松江，闻敬则军鼓声，一时散走，瑰弃郡，逃民间。敬则以旧将举事，百姓担篙荷锺，随之者十馀万众；至晋陵，南沙人范修化杀县令公上延孙以应之。敬则至武进陵口，恸哭而过。乌程丘仲孚为曲阿令，敬则前锋奄至，仲孚谓吏民曰：“贼乘胜虽锐，而乌合易离。今若收船舰，凿长冈埭，泻渎水以阻其路，得留数日，台军必至，如此，则大事济矣。”敬则军至，值渎涸，果顿兵不得进。

五月，壬午，诏前军司马左兴盛、后军将军崔恭祖、辅国将军刘山阳、龙骧将军、马军主胡松筑垒于曲阿长冈；右仆射沈文季为持节都督，屯湖头，备京口路。恭祖，慧景之旅也。敬则急攻兴盛、山阳二垒，台军不能敌，欲退，而围不开，各死战。胡松引骑兵突其后，白丁无器仗，皆惊散。敬则军大败，索马再上，不能得，崔恭祖刺之仆地，兴盛军客袁文旷斩之。乙酉，传首建康。是时上疾已笃，敬则仓猝东起，朝廷震惧。太子宝卷使人上屋，望见征虏亭失火，谓敬则至，急装欲走。

敬则闻之，喜曰：“檀公三十六策，走为上策，计汝父子唯有走耳！”盖时人讥檀道济避魏之语也。敬则之来，声势甚盛，裁少日而败。

台军讨贼党，晋陵民以附敬则应死者甚众。太守王瞻上言：“愚民易动，不足穷法。”上许之，所全活以万数。瞻，弘之从孙也。

上赏谢朓之功，迁尚书吏部郎。朓上表三让，上不许。中书疑朓官未及让，国子祭酒沈约曰：“近世小官不让，遂成恒俗。谢吏部今授超阶，让别有意。夫让出人情，岂关官之大小邪！”朓妻常怀刃欲杀朓，朓不敢相见。

秋，七月，魏彭城王勰表以一岁国秩、职俸、亲恤裨军国之用。魏主诏曰：“割身存国，理为远矣。职俸便停，亲、国听三分受一。”壬午，又诏损皇后私府之半，六宫嫔御、五服男女供恤亦减半，在军者三分省一，以给军赏。

癸卯，以太子中庶子萧衍为雍州刺史。

己酉，上殂于正福殿。遗诏：“徐令可重申前命。沈文季可左仆射，江祐可右仆射，江祀可侍中，刘暄可卫尉。军政可委陈太尉；内外众事，无大小委徐孝嗣、遥光、坦之、江祐，其大事与沈文季、江祀、刘暄参怀。心膺之任可委刘俊、萧惠休、崔慧景。”

上性猜多虑，简于出入，竟不郊天。又深信巫覡，

每出先占利害。东出云西，南出云北。初有疾，甚秘之，听览不辍。久之，敕台省文簿中求白鱼以为药，外始知之。

太子即位。

八月，辛亥，魏太子自洛阳朝于悬瓠。

壬子，奉朝请邓学以齐兴郡降魏。

魏主之入寇也，遣使发高车兵。高车惮远役，奉袁纥树者为主，相帅北叛。魏主遣征北将军宇文福讨之，大败而还，福坐黜官。更命平北将军江阳王继都督北讨诸军事以讨之，自怀朔以东悉禀节度，仍摄镇平城。继，熙之曾孙也。

八月，葬明皇帝于兴安陵，庙号高宗。东昏侯恶灵在太极殿，欲速葬。徐孝嗣固争，得逾月。帝每当哭，辄云喉痛。太中大夫羊阐入临，无发，号恸俯仰，帻遂脱地。帝辍哭大笑，谓左右曰：“秃鹩啼来乎！”

九月，己亥，魏主闻高宗殂，下诏称“礼不伐丧”，引兵还。庚子，诏北伐高车。

魏主得疾甚笃，旬日不见侍臣，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数人而已。勰内侍医药，外总军国之务，远近肃然，人无异议。右军将军丹阳徐善医，时在洛阳，急召之。既至，勰泣泣执手谓曰：“君能已至尊之疾，当获意外之赏；不然，有不测之诛。非但荣辱，乃系存亡。”勰又密为坛于汝水之滨，依周公故事，告天地及显祖，乞

以身代魏主。魏主疾有间，丙午，发悬瓠，舍于汝滨，集百官，坐徐璠于上席，称扬其功，除鸿胪卿，封金乡县伯，赐钱万缗；诸王别饷赉，各不减千匹。

冬，十一月，辛巳，魏主如鄴。

戊子，立妃褚氏为皇后。

魏江阳王继上言：“高车顽昧，避役遁逃，若悉追戮，恐遂扰乱。请遣使，镇别推检，斩魁首一人，自馀加以慰抚。若悔悟从役者，即令赴军。”诏从之。于是叛者往往自归。继先遣入慰谕树者。树者亡入柔然，寻自悔，相帅出降。魏主善之；曰：“江阳可大任也。”十二月，甲寅，魏主自鄴班师。

林邑王诸农入朝，海中值风，溺死，以其子文款为林邑王。

卷第一百四十二

【齐纪八】屠维单阏，一年。

东昏侯上

永元元年（己卯，公元四九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寅朔，大赦，改元。

太尉陈显达督平北将军崔慧景等军四万击魏，欲复雍州诸郡；癸未，魏遣前将军元英拒之。

乙酉，魏主发鄴。

辛卯，帝祀南郊。

戊戌，魏主至洛阳，过李冲家。时卧疾，望之而泣；见留守官，语及冲，辄流涕。

魏主谓任城王澄曰：“朕离京以来，旧俗少变不？”
“对曰：“圣化日新。”帝曰：“朕入城，见车上妇人犹戴帽、著小袄，何谓日新！”对曰：“著者少，不著

者多。”帝曰：“任城，此何言也！必欲使满城尽著邪！”澄与留守官皆免冠谢。

甲辰，魏大赦。魏主之幸鄴也，李彪迎拜于鄴南，且谢罪。帝曰：“朕欲用卿，恩李仆射而止。”慰而遣之。会御史台令史龙文观告：“太子恂被收之日，有手书自理，彪不以闻。”尚书表收彪赴洛阳。帝以为彪必不然；以牛车散载诣洛阳，会赦，得免。

魏太保齐郡灵王简卒。

二月，辛亥，魏以咸阳王禧为太尉。

魏主连年在外，冯后私于宦官高菩萨。及帝在悬瓠病笃，后益肆意无所惮，中常侍双蒙等为之心腹。

彭城公主为宋王刘昶之妇，寡居。后为其母弟北平公冯夙求婚，帝许之；公主不愿，后强之。公主密与家僮冒雨诣悬瓠，诉于帝，且具道后所为。帝疑而秘之。后闻之，始惧。阴与母常氏使女巫厌祷，曰：“帝疾若不起，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辅少主称制者，当赏报不赀。”

帝还洛，收高菩萨、双蒙等，案问，具伏。帝在含温室，夜引后入，赐坐东楹，去御榻二丈馀，命菩萨等陈状。既而召彭城王勰、北海王详入坐，曰：“昔为汝嫂，今是路人，但入勿避！”又曰：“此姬欲手刃吾胁！吾以文明太后家女，不能废，但虚置宫中，有心庶能自死；汝等勿谓吾犹有情也。”二王出，赐后辞诀；后再拜，稽首泣。入居后宫。诸嫔御奉之犹如后礼，唯命

太子不复朝谒而已。

初，冯熙以文明太后之兄尚恭宗女博陵长公主。熙有三女，二为皇后，一为左昭仪，由是冯氏贵宠冠群臣，赏赐累巨万。公主生二子：“诞、修。熙为太保，诞为司徒，修为侍中、尚书，庶子聿为黄门郎。黄门侍郎崔光与聿同直，谓聿曰：“君家富贵太盛，终必衰败。”聿曰：“我家何所负，而君无谅沮我！”光曰：“不然。物盛必衰，此天地之常理。若以古事推之，不可不慎。”后岁馀而修败。修性浮竞，诞屡戒之，不悛，乃白于太后及帝而杖之。修由是恨诞，求药，使诞左右毒之。事觉，帝欲诛之，诞自引咎，恳乞其生。帝亦以其父老，杖修百馀，黜为平城民。及诞、熙继卒，幽后寻废，聿亦摈弃，冯氏遂衰。

癸亥，魏以彭城王勰为司徒。

陈显达与魏元英战，屡破之。攻马圈城四十日，城中食尽，啖死人肉及树皮。癸酉，魏人突围走，斩获千计。显达入城，将士竞取城中绢，遂不穷追。显达又遣军主庄丘黑进击南乡，拔之。

魏主谓任城王澄曰：“显达侵扰，朕不亲行，无以制之。”三月，庚辰，魏主发洛阳，命于烈居守，以右卫将军宋弁兼祠部尚书，摄七兵事以佐之。弁精勤吏治，恩遇亚于李冲。

癸未，魏主至梁城。崔慧景攻魏顺阳，顺阳太守清

河张烈固守；甲申，魏主遣振威将军慕容平城将骑五千救之。

自魏主有疾，彭城王勰常居中侍医药，昼夜不离左右，饮食必先尝而后进，蓬首垢面，衣不解带。帝久疾多忿，近侍失指，动欲诛斩。勰承颜伺间，多所匡救。

丙戌，以勰为使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勰辞曰：“臣侍疾无暇，安能治军！愿更请一王，使总军要，臣得专心医药。”帝曰：“侍疾、治军，皆凭于汝。吾病如此，深虑不济；安六军、保社稷者，舍汝而谁！何容方更请人以违心寄乎！”

丁酉，魏主至马圈，命荆州刺史广阳王嘉断均口，邀齐兵归路。嘉，建之子也。

陈显达引兵渡水西，据鹰子山筑城；人情沮恐，与魏战，屡败。魏武卫将军元嵩免胄陷陈，将士随之，齐兵大败。嵩，澄之弟也。

戊戌，夜，军主崔恭祖、胡松以乌布幔盛显达，数人担之，间道自分磧山出均水口南走。己亥，魏收显达军资亿计，班赐将士，追奔至汉水而还。左军将军张千战死，士卒死者三万馀人。

显达之北伐，军入均水口。广平冯道根说显达曰：“均水迅急，易进难退；魏若守隘，则首尾俱急。不如悉弃船于鄴城，陆道步进，列营相次，鼓行而前，破之必矣。”显达不从。道根以私属从军，及显达夜走，

军人不知山路，道根每及险要，辄停马指示之，众赖以全。诏以道根为洵均口戍副。显达素有威名，至是大损。御史中丞范岫奏免显达官，显达亦自表解职；皆不许，更以显达为江州刺史。崔慧景亦弃顺阳走还。

庚子，魏主疾甚，北还，至谷塘原，谓司徒勰曰：“后宫久乖阴德，吾死之后，可赐自尽，葬以后礼，庶免冯门之丑。”又曰：“吾病益恶，殆必不起。虽摧破显达，而天下未平，嗣子幼弱，社稷所倚，唯在于汝。霍子孟、诸葛孔明以异姓受顾托，况汝亲贤，可不勉之！”勰泣曰：“布衣之士，犹为知己毕命；况臣托灵先帝，依陛下之末光乎！但臣以至亲，久参机要，宠灵辉赫，海内莫及；所以敢受而不辞，正恃陛下日月之明，恕臣忘退之过耳。今复任以元宰，总握机政；震主之声，取罪必矣。昔周公大圣，成王至明，犹不免疑，而况臣乎！如此，则陛下爱臣，更为未尽始终之美。”帝默然久之，曰：“详思汝言，理实难夺。”乃手诏太子曰：“汝叔父勰，清规懋赏，与白云俱洁；厌荣舍绂，以松竹为心。吾少与绸缪，未忍睽离。百年之后，其听勰辞蝉舍冕，遂其冲挹之性。”以侍中、护军将军北海王详为司空，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，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为左仆射，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，与侍中、太尉禧、尚书右仆射，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，与侍中、太尉禧、尚书右仆射澄等六人辅政。

夏，四月，丙午朔，殂于谷塘原。高祖友爱诸弟，始终无间。尝从容谓咸阳王禧等曰：“我后子孙解逅不肖，汝等观望，可辅则辅之，不可辅则取之，勿为它人有也。”亲任贤能，从善如流，精勤庶务，朝夕不倦。常曰：“人主患不能处心公平，推诚于物。能是二者，则胡、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。”用法虽严，于大臣无所容贷，然人有小过，常多阔略。尝于食中得虫，又左右进羹误伤帝手，皆笑而赦之。天地五郊、宗庙二分之祭，未尝不身亲其礼。每出巡游及用兵，有司奏修道路，帝辄曰：“粗修桥梁，通车马而已，勿去草铲令平也。”“在淮南行兵，如在境内，禁士卒无得践伤粟稻；或伐民树以供军用，皆留绢偿之。宫室非不得已不修，衣弊，浣濯而服之，鞍勒用铁木而已。幼多力善射，能以指弹碎羊骨，射禽兽无不命中；及年十五，遂不复畋猎。常谓史官曰：“时事不可以不直书。人君威福在己，无能制之者；若史策复不书其恶，将何所畏惧邪！”

彭城王勰与任城王澄谋，以陈显达去尚未远，恐其覆相掩逼，乃秘不发丧，徙御卧舆，唯二王与左右数人知之。勰出入神色无异，奉膳，进药，可决外奏，一如平日。数日，至宛城，夜，进卧舆于郡听事，得加棺敛，还载卧舆内，外莫有知者。遣中书舍人张儒奉诏征太子；密以凶问告留守于烈。烈处分行留，举止无变。太子至鲁阳，遇梓宫，乃发丧；丁巳，即位，大赦。

彭城王勰跪授遣敕数纸。东宫官属多疑勰有异志，密防之，而勰推诚尽礼，卒无间隙。咸阳王禧至鲁阳，留城外以察其变。久之，乃入，谓勰曰：“汝此行不唯勤劳，亦实危险。”勰曰：“兄年长识高，故知有夷险；彦和握蛇骑虎，不觉艰难。”禧曰：“汝恨吾后至耳。”

勰等以高祖遗诏，赐冯后死。北海王详使长秋卿白整入授后药，后走呼，不肯饮，曰：“官岂有此，是诸王辈杀我耳！”整执持强之，乃服药而卒。丧至洛城南，咸阳王禧等知后审死，相视曰：“设无遗诏，我兄弟亦当决策去之；岂可令失行妇人宰制天下，杀我辈也！”谥曰幽皇后。

五月，癸亥，加抚军大将军始安王遥光开府仪同三司。

丙申，魏葬孝文帝于长陵，庙号高祖。

魏世宗欲以彭城王勰为相；勰屡陈遗旨，请遂素怀，帝对之悲恸。勰恳请不已，乃以勰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冀、定等七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。勰犹固辞，帝不许，乃之官。

魏任城王澄以王肃羁旅，位加己上，意颇不平。会齐人降者严叔懋告肃谋逃还江南，澄辄禁止肃，表称谋叛；案验无实。咸阳王禧等奏澄擅禁宰辅，免官还第，寻出为雍州刺史。

六月，戊辰，魏追尊皇妣高氏为文昭皇后，配飨高

祖，增修旧冢，号终宁陵。追赐后父颺爵勃海公，谥曰敬，以其嫡孙猛袭爵；封后兄肇为平原公，肇弟显为澄城公；三人同日受封。魏主素未识诸舅，始赐衣帻引见，皆惶惧失措；数日之间，富贵赫奕。

秋，八月，戊申，魏用高祖遗诏，三夫人以下皆遣还家。

帝自在东宫，不好学，唯嬉戏无度；性重涩少言。及即位，不与朝士相接，专亲信宦官及左右御刀、应敕等。

是时，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、尚书令徐孝嗣、右仆射江祐、右将军萧坦之、侍中江祀，卫尉刘暄更直内省，分日帖敕。雍州刺史萧衍闻之，谓从舅录事参军范阳张弘策曰：“一国三公犹不堪，况六贵同朝，势必相图，乱将作矣。避祸图福，无如此州，但诸弟在都，恐罹世患，当更与益州图之耳。”乃密与弘策修武备，它人皆不得预谋。招聚骁勇以万数，多伐材竹，沉之檀溪，积茅如冈阜，皆不之用。中兵参军东平吕僧珍觉其意，亦私具橰数百张。先是，僧珍为羽林监，徐孝嗣欲引置其府，僧珍知孝嗣不能久，固求从衍。是时，衍兄懿罢益州刺史还，仍行郢州事，衍使弘策说懿曰：“今六贵比肩，人自画敕，争权睚眦，理相图灭。主上自东宫素无令誉，媠近左右，慄轻忍虐，安肯委政诸公，虚坐主诺！嫌忌积久，必大行诛戮。始安欲为赵王伦，形迹已见；

然性猜量狭，徒为祸阶。萧坦之忌克陵人，徐孝嗣听人穿鼻，江祐无断，刘暄暗弱；一朝祸发，中外土崩，吾兄弟幸守外藩，宜为身计；及今猜防未生，当悉召诸弟，恐异时拔足无路矣。郢州控带荆、湘，雍州士马精强，世治则竭诚本朝，世乱则足以匡济；与时进退，此万全之策也。若不早图，后悔无及。”弘策又自说懿曰：“以卿兄弟英武，天下无敌，据郢、雍二州，为百姓请命，废昏立明，易于反掌，此桓、文之业也。勿为竖子所欺，取笑身后。雍州揣之已熟，愿善图之！”懿不从。衍乃迎其弟骠骑外兵参军伟及西中郎外兵参军憺至襄阳。

初，高宗虽顾命群公，而多寄腹心在江祐兄弟。二江更直殿内，动止关之。帝稍欲行意，徐孝嗣不能夺，萧坦之时有异同，而祐执制坚确，帝深忿之。帝左右会稽茹法珍、吴兴梅虫儿等，为帝所委任，祐常裁折之，法珍等切齿。徐都嗣谓祐曰：“主上稍有异同，讵可尽相乖反！”祐曰：“但以见付，必无所忧。”

帝失德浸彰，祐议废帝，立江夏王宝玄。刘暄尝为宝玄郢州行事，执事过刻。有人献马，宝玄欲观之，暄曰：“马何用观！”妃索煮肫，帐下咨暄，暄曰：“旦已煮鹅，不烦复此。”宝玄恚曰：“舅殊无渭阳情。”暄由是忌宝玄，不同祐议，更欲立建安王宝寅。祐密谋于始安王遥光，遥光自以年长，意欲自取，以微旨动祐。祐弟祀亦以少主难保，劝祐立遥光。祐意回惑，以问萧

坦之。坦之时居母丧，起复为领军将军，谓祐曰：“明帝立，已非次，天下至今不服。若复为此，恐四主瓦解，我期不敢言耳。”遂还宅行丧。

祐、祀密谓吏部郎谢朓曰：“江夏年少，脱不堪负荷，岂可复行废立！始安年长，入纂不乖物望。非以此要富贵，政是求安国家耳。”遥光又遣所亲丹阳丞南阳刘祐密致意于祐，欲引以为党，祐不答。顷之，遥光以朓兼知卫尉事，朓惧，即以祐谋告太子右卫率左兴盛，兴盛不敢发。朓又说刘暄曰：“始安一旦南面，则刘泓、刘晏居卿今地，但以卿为反覆人耳。”晏者，遥光城局参军也。暄阳惊，驰告遥光及祐。遥光欲出朓为东阳郡，朓常轻祐，祐尉议除之。遥光乃收朓付廷尉，与孝嗣、祐、暄等连名启“朓扇动内外，妄贬乘舆，窃论宫禁，间谤亲贤，轻议朝宰。”朓遂死狱中。

暄以遥光若立，已失元舅之尊，不肯同祐议；故祐迟疑久不决。遥光大怒，遣左右黄昙庆刺暄于青溪桥。昙庆见暄部伍多，不敢发；暄觉之，遂发祐谋，帝命收祐兄弟。时祀直内殿，疑有异，遣信报祐曰：“刘暄似有异谋。今作何计？”祐曰：“政当静以镇之。”俄有诏召祐入见，停中书省。初，袁文旷以斩王敬则功当封，祐执不与；帝使文旷取祐，文旷以刀环筑其心曰：“复能夺我封不！”并弟祀皆死。刘暄闻祐等死，眠中大惊，投出户外，问左右：“收至未？”良久，意定，还坐，

大悲曰：“不念江，行自痛也！”

帝自是无所忌惮，益得自恣，日夜与近习于后堂鼓叫戏马。常以五更就寝，至晡乃起。群臣节、朔朝见，晡后方前，或际暗遣出。台阁案奏，月数十日乃报，或不知所在；宦者以裹鱼肉还家，并是五省黄案。帝常习骑致适，顾谓左右曰：“江柘常禁吾乘马；小子若在，吾岂能得此！”因问：“柘亲戚馀谁？”对曰：“江祥今在冶。”帝于马上作敕，赐祥死。

始安王遥光素有异志，与其弟荆州刺史遥欣密谋举兵据东府，使遥欣自江陵引兵急下，刻期将发，而遥欣病卒。江柘被诛，帝召遥光入殿，告以柘罪，遥光惧，还省，即阳狂号哭，遂称疾不复入台。

先是，遥光弟豫州刺史遥昌卒，其部曲皆归遥光。及遥欣丧还，停东府前渚，荆州众力送者甚盛。帝既诛二江，虑遥光不自安，欲迁为司徒，使还第，召入谕旨。遥光恐见杀，乙卯晡时，收集二州部曲于东府东门，召刘泓、刘晏等谋举兵，以讨刘暄为名。

夜，遣数百人破东冶，出囚，于尚方取仗。又召骁骑将军垣历生，历生随信而至。萧坦之宅在东府城东，遥光遣人掩取之，坦之露袒逾墙走向台。道逢游逻主颜端，执之，坦之告以遥光反，不信；自往诘问，知实，乃以马与坦之，相随入台。遥光又掩取尚书左仆射沈文季于其宅，欲以为都督，会文季已入台。垣历生说遥光

帅城内兵夜攻台，辇荻烧城门，曰：“公但乘輦随后，反掌可克！”遥光狐疑不敢出。天稍晓，遥光戎服出听事，命上仗登城行赏赐。历生复劝出军，遥光不肯，冀台中自有变。及日出，台军稍至。台中始闻乱，众情惶惑；向晓，有诏召徐孝嗣，孝嗣入，人心乃安。左将军沈闻变，驰入西掖门。或劝戎服，约曰：“台中方扰攘，见我戎服，或者谓同遥光。”乃朱衣而入。

丙辰，诏曲赦建康，中外戒严。徐孝嗣以下屯卫宫城，萧坦之帅台军讨遥光。孝嗣内自疑惧，与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门上，欲与之共论世事，文季辄引以他辞，终不得及。萧坦之屯湘宫寺，左兴盛屯东篱门，镇军司马曹虎屯青溪大桥。众军围东城三面，烧司徒府。遥光遣垣历生从西门出战，台军屡败，杀军主桑天爱。遥光之起兵也，问咨议参军萧畅，畅正色不从。戊午，畅与抚军长史沈昭略潜自南门出，诣台自归，众情大沮。畅，衍之弟；昭略，文季之兄子也。

己未，垣历生从南门出战，因弃槊降曹虎，虎命斩之。遥光大怒，于床上自踊，使杀历生子。其晚，台军以火箭烧东北角楼。至夜，城溃，遥光还小斋帐中，著衣衾坐，秉烛自照，令人反拒，斋阁皆重关，左右并逾屋散出。台军主刘国宝等先入，遥光闻外兵至，灭烛扶匐床下。军人排阁入，于暗中牵出，斩之。台军入城，焚烧室屋且尽。刘泐走还家，为人所杀。荆州将潘绍闻

遥光作乱，谋欲应之。西部郎司马夏侯详呼绍议事，因斩之，州府以安。

己巳，以徐孝嗣为司空；加沈文季镇军将军，侍中、仆射如故；萧坦之为尚书右仆射、丹阳尹，右将军如故；刘暄为领军将军；曹虎为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。皆赏平始安之功也。

魏南徐州刺史沈陵来降。陵，文季之族子也。时魏徐州刺史京兆王愉年少，军府事皆决于兼长史卢渊。渊知陵将叛，敕诸城潜为之备；屡以闻于魏朝，魏朝不听。陵遂杀将佐，帅宿预之众来奔，滨淮诸戍以有备得全。陵在边历年，阴结边州豪杰。陵既叛，郡县多捕送陵党，渊皆抚而赦之，唯归罪于陵，众心乃安。闰月，丙子，立东陵公宝览为始安王，奉靖王后。

以沈陵为北徐州刺史。

江祐等既败，帝左右捉刀、应敕之徒皆恣横用事，时人谓之“刀敕”。萧坦之刚很而专，嬖幸畏而憎之；遥光死二十馀日，帝遣延明主帅黄齐济将兵围坦之宅，杀之，并其子秘书郎赏。坦之从兄翼宗为海陵太守，未发，坦之谓文济曰：“从兄海陵宅故应无它。”文济曰：“海陵宅在何处？”坦之以告。文济白帝，帝仍遣收之。检其家，至贫，唯有质钱贴数百，还以启帝，原其死，系尚方。

茹法珍等讐刘暄有异志，帝曰：“暄是我舅，岂应

有此？”直阁新蔡徐世标曰：“明帝乃武帝同堂，恩遇如此，犹灭武帝之后；舅焉可信邪！”遂杀之。

曹虎善于诱纳，日食荒客常数百人。晚节吝啬，罢雍州，有钱五千万，它物称是。帝疑虎旧将，且利其财，遂杀之。坦之、暄、虎所新除官，皆未及拜而死。

初，高宗临殂，以降昌事戒帝曰：“作事不可在人后。”故帝数与近习谋诛大臣，皆发于仓猝，决意无疑。于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。

九月，丁未，以豫州刺史裴叔业为南兖州刺史，征虜长史张冲为豫州刺史。

壬戌，以频诛大臣，大赦。

丙戌，魏主谒长陵，欲引白衣左右吴人茹皓同车。皓奋衣将登，给事黄门侍郎无匡进谏，帝推之使下，皓失色而退。匡，新城之子也。

益州刺史刘季连闻帝失德，遂自骄恣，用刑严酷，蜀人怨之。是月，遣兵袭中水，不克。于是蜀人赵续伯等皆起兵作乱，季连不能制。

枝江文忠公徐孝嗣，以文士不显同异，故名位虽重，犹得久存。虎贲中郎将许准为孝嗣陈说事机，劝行废立。孝嗣迟疑久之，谓必无用干戈之理；须帝出游，闭城门，召百僚集议废之。虽有此怀，终不能决。诸嬖幸亦稍憎之。西丰忠宪侯沈文季自托老疾，不豫朝权，侍中沈昭略谓文季曰：“叔父行年六十，为员外仆射，欲求自免，

岂可得乎！”文季笑而不应。冬，十月，乙未，帝召孝嗣、文季、昭略入华林省。文季登车，顾曰：“此行恐往而不反。”帝使外监茹法珍赐以药酒，昭略怒，骂孝嗣曰：“废昏立明，古今令典；宰相无才，致有今日！”以瓿擲其面曰：“使作破面鬼！”孝嗣饮药酒至斗馀，乃卒。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，况尚山阴公主，皆坐诛。昭略弟昭光闻收至，家人劝之逃。昭光不忍舍其母，入，执母手悲泣，收者杀之。昭光兄子昙亮逃，已得免，闻昭光死，叹曰：“家门屠灭，何以生为！”绝吭而死。

初，太尉陈显达自以高、武旧将，当高宗之世，内怀危惧，深自贬损，常乘朽弊车，道从卤簿止用羸小者十数人。尝侍宴，酒酣，启高宗借枕，高宗令与之。显达抚枕曰：“臣年衰老，富贵已足，唯欠枕枕死，特就陛下乞之。”高宗失色曰：“公醉矣！”显达以年礼告退，高宗不许。及王敬则反，时显达将兵拒魏，始安王遥光疑之，启高宗欲追军还；会敬则平，乃止。及帝即位，显达弥不乐在建康。得江州。甚喜。尝有疾，不令治，既而自愈，意甚不悦。闻帝屡诛大臣，传云当遣兵袭江州，十一月，丙辰，显达举兵于寻阳，令长史庾弘远等与朝贵书，数帝罪恶，云“欲奉建安王为主，须京尘一静，西迎大驾。”

乙丑，以护军将军崔慧景为平南将军，督众军击显达；后军将军胡松、骁骑将军李叔献帅水军据梁山；左

卫将军左兴盛督前锋军屯杜姥宅。

十二月，癸未，以前辅国将军杨集始为秦州刺史。

陈显达发寻阳，败胡松于采石，建康震恐。甲申，军于新林，左兴盛帅诸军拒之。显达多置屯火于岸侧，潜军夜渡，袭宫城。乙酉，显达以数千人登落星冈，新亭诸军闻之，奔还，宫城大骇，闭门设守。显达执马槊，从步兵数百，于西州前与台军战，再合，显达大胜，手杀数人，槊折；台军继至，显达不能抗，退走，至西州后，骑官赵潭注刺显达，坠马，斩之，诸子皆伏诛。长史庾弘远，炳之之子也，斩于朱雀航。将刑，索帽著之，曰：“子路结缨，吾不可以不冠而死。”谓观者曰：“吾非贼，乃是义兵，为诸军请命耳。陈公太轻事；若用吾言，天下将免涂炭。”弘远子子曜，抱父乞代命，并杀之。

帝既诛显达，益自骄恣，渐出游走，又不欲人见之；每出，先驱斥所过人家，唯置空宅。尉司击鼓蹋围，鼓声所闻，便应奔走，不暇衣履，犯禁者应手格杀。一月凡二十馀出，出辄不言定所，东西南北，无处不驱。常以三四更中，鼓声四出，火光照天，幡戟横路。士民喧走相随，老小震惊，啼号塞道，处处禁断，不知所过。四民废业，樵苏路断，吉凶失时，乳妇寄产，或舆病弃尸，不得殡葬。巷陌悬幔为高鄣，置伏人防守，谓之“屏除”，亦谓之“长围”。尝至沈公城，有一妇人临产，

不去，因剖腹视其男女。又尝至定林寺，有沙门老病不能去，藏草间；命左右射之，百箭俱发。帝有膂力，牵弓至三斛五斗。又好担幢，白虎幢高七丈五尺，于齿上担之，折齿不倦。自制担幢校具，伎衣饰以金玉，侍卫满侧，逞诸变态，曾无愧色。学乘马于东冶营兵俞灵韵，常著织成袴褶，金薄帽，执七宝槊，急装缚袴，凌冒雨雪，不避坑阱。驰骋渴乏，辄下马，解取腰边蠡器，酌水饮之，复上马驰去。又选无赖小人善走者为逐马左右五百人，常以自随。或于市侧过亲幸家，环回宛转，周遍城邑。或出郊射雉，置射雉场二百九十六处，奔走往来，略不暇息。

王肃为魏制官品百司，皆如江南之制，凡九品，品各有二。侍中郭祚兼吏部尚书。祚清谨，重惜官位，每有铨授，虽得其人，必徘徊久，然后下笔，曰：“此人便已贵矣。”人以是多怨之；然所用者无不称职。

卷第一百四十三

【齐纪九】上章执徐，一年。

东昏侯下

永元二年（庚辰，公元五零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元会，帝食后方出；朝贺裁竟，即还殿西序寝。自巳至申，百僚陪位，皆僵仆饥甚。比起就会，匆遽而罢。

乙巳，魏大赦，改元景明。

豫州刺史裴叔业闻帝数诛大臣，心不自安；登寿阳城，北望肥水，谓部下曰：“卿等欲富贵乎？我能办之！”及除南兖州，意不乐内徙。会陈显达反。叔业遣司马辽东李元护将兵救建康，实持两端；显达败而还。朝廷疑叔业有异志，叔业亦遣使参察建康消息，众论益疑之。叔业兄子植、颺、粲皆为直阁，在殿中，惧，弃母奔寿

阳，说叔业以朝廷必相掩袭，宜早为计。徐世檠等以叔业在边，急则引魏自助，力未能制，白帝遣叔业宗人中书舍人长穆宣旨，许停本任。叔业犹忧畏，而植等说之不已。

叔业遣亲人马文范至襄阳，问萧衍以自安之计，曰：“天下大势可知，恐无复自存之理。不若回面向北，不失作河南公。”衍报曰：“群小用事，岂能及远！计虑回惑，自无所成，唯应送家还都以安慰之。若意外相逼，当勒马步二万直出横江，以断其后，则天下之事，一举可定。若欲北向，彼必遣人相代，以河北一州相处，河南公宁可复得邪！如此，则南归之望绝矣。”叔业沉疑未决，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为质，亦遣信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，问以入魏可不之宜。真度劝其早降，曰：“若事迫而来，则功微赏薄矣。”数遣密信，往来相应和。建康人传叔业叛者不已，芬之惧，复奔寿阳。叔业遂遣芬之及兄女婿杜陵韦伯昕奉表降魏。丁未，魏遣骠骑大将军彭城王勰、东骑将军王肃帅步骑十万赴之；以叔业为使持节、都督豫、雍等五州诸军事、征南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封兰陵郡公。

庚午，下诏讨叔业。二月，丙戌，以卫尉萧懿为豫州刺史。戊戌，魏以彭城王勰为司徒，领扬州刺史，镇寿阳。魏人遣大将军李丑、杨大眼将二千骑入寿阳，又遣奚康生将羽林一千驰赴之。大眼，难当之孙也。

魏兵未渡淮，己亥，裴叔业病卒，僚佐多欲推司马李元护监州，一二日谋不定。前建安戍主安定席法友等以元护非其乡曲，恐有异志，共推裴植监州，秘叔业丧问，教命处分，皆出于植。奚康生至，植乃开门纳魏兵，城库管籥，悉付康生。康生集城内耆旧，宣诏抚赉之。魏以植为兖州刺史，李元护为齐州刺史，席法友为豫州刺史，军主京兆王世弼为南徐州刺史。

巴西民雍道晞聚众万馀逼郡城，巴西太守鲁休烈婴城自守。三月，刘季连遣中兵参军李奉伯帅众五千救之，与郡兵合击道晞，斩之。奉伯欲进讨郡东馀贼，涪令李膺止之曰：“卒惰将骄，乘胜履险，非完策也；不如少缓，更思后计。”奉伯不从，悉众入山，大败而还。

乙卯，遣平西将军崔慧景将水军讨寿阳，帝屏除，出琅邪城送之。帝戎服坐楼上，召慧景单骑进围内，无一人自随者。裁交数言，拜辞而去。慧景既得出，甚喜。

豫州刺史萧懿将步军三万屯小岷，交州刺史李叔献屯合肥。懿遣裨将胡松、李导士帅众万馀屯死虎。骠骑司马陈伯之将水军溯淮而上，以逼寿阳，军于硖石。寿阳士民多谋应齐者。

魏奚康生降御内外，闭城一月，援军乃至。丙申，彭城王勰、王肃击松、伯之等，大破之，进攻合肥，生擒叔献。统军宇文福言于勰曰：“建安，淮南重镇，彼此要冲，得之，则义阳易图；不得，则寿阳难保。”勰

然之，使福攻建安，建安戍主胡景略面缚出降。

己亥，魏皇弟恂卒。

崔慧景之发建康也，其子觉为直阁将军，密与之约，慧景至广陵，觉走从之。慧景过广陵数十里，召会诸军主曰：“吾荷三帝厚恩，当顾托之重。幼主昏狂，朝廷坏乱；危而不扶，责在今日。欲与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，何如？”众皆响应，于是还军向广陵。司马崔恭祖守广陵城，开门纳之。帝闻变，壬子，假右卫将军左兴盛节，督建康水陆诸军以讨之。慧景停广陵二日，即收众济江。

初，南徐、兖二州刺史江夏王宝玄娶徐孝嗣女为妃，孝嗣诛，诏令离婚，宝玄恨望。慧景遣使奉宝玄为主，宝玄斩其使，因发将吏守城，帝遣马军主戚平、外监黄林夫助镇京口。慧景将渡江，宝玄密与相应，杀司马孔矜、典签吕承绪及平、林夫，开门纳慧景，使长史沈佚之、咨议柳愷分部军众。宝玄乘八柄舆，手执绛麾，随慧景向建康。台遣骁骑将军张佛护、直阁将军徐元称等六将据竹里，为数城以拒之。宝玄遣信谓佛护曰：“身自还朝，君何意苦相断遏？”佛护对曰：“小人荷国重恩，使于此创立小戍。殿下还朝，但自直过，岂敢断遏！”遂射慧景军，因合战。崔觉、崔恭祖将前锋，皆荒仓善战，又轻行不蒸食，以数舫缘江载酒贪为军粮，每见台军城中烟火起，辄尽力攻之。台军不复得食，以此饥困。

元称等议，欲降，佛护不可。恭祖等进攻城，拔之，斩佛护。徐元称降，馀四军主皆死。

乙卯，遣中领军王莹都督众军，据湖头筑垒，上带蒋山西岩实甲数万。莹，诞之从曾孙也。慧景至查砮，竹塘人万副儿说慧景曰：“今平路皆为台军所断，不可议进；唯宜从蒋山龙尾上，出其不意耳。”慧景从之，分遣千馀人，鱼贯缘山自西岩夜下，鼓叫临城中。台军惊恐，即时奔散。帝又遣右卫将军左兴盛帅台内三万人拒慧景于北篱门，兴盛望风退走。

甲子，慧景入乐游苑，崔恭祖帅轻骑十馀突入北掖门，乃复出。宫门皆闭，慧景引众围之。于是东府、石头、白下、新亭诸城皆溃。左兴盛走，不得入宫，逃淮渚荻舫中，慧景擒杀之。宫中遣兵出荡，不克。慧景烧兰台府署为战场。守卫尉萧畅屯南掖门，处分城内，随方应拒，众心稍安。慧景称宣德太后令，废帝为吴王。

陈显达之反也，帝复召诸王侯入宫。巴陵王昭胄，永泰之难，与弟永新侯昭颖诈为沙门，逃于江西。昭胄，子良之子也。及慧景举兵，昭胄兄弟出赴之。慧景意更向昭胄，犹豫未知所立。

竹里之捷，崔觉与崔恭祖争功，慧景不能决。恭祖劝慧景以火箭烧北掖楼。慧景以大事垂定，后若更造，费用功多，不从。慧景性好谈义，兼解佛理，顿法轮寺，对客高谈，恭祖深怀怨望。时豫州刺史萧懿将兵在小岷，

帝遣密使告之。懿方食，投箸而起，帅军主胡松、李居士等数千人自采石济江，顿越城举火，城中鼓叫称庆。恭祖先劝慧景遣二千人断西岸兵，令不得渡。慧景以城旦夕降，外救自然应散，不从。至是，恭祖请击懿军，又不许；独遣崔觉将精手数千人渡南岸。懿军昧旦进战，数合，士皆致死，觉大败，赴淮死者二千余人。觉单马退，开桁阻淮。恭祖掠得东宫女伎，觉逼夺之。恭祖积忿恨，其夜，与慧景骁将刘灵运诣城降，众心离坏。

夏，四月，癸酉，慧景将腹心数人潜去，欲北渡江；城北诸军不知，犹为拒战。城中出荡，杀数百人。懿军渡北岸，慧景余众皆走。慧景围城凡十二日而败，从者于道稍散，单骑至蟹浦，为渔人所斩，以头内鳅篮，担送建康。恭祖系尚方，少时杀之。觉亡命为道人，捕获，伏诛。

宝玄初至建康，军于东城，士民多往投集。慧景败，收得朝野投宝玄及慧景人名，帝令烧之，曰：“江夏尚尔，岂可复罪余人！”宝玄逃亡数日，乃出。帝召入后堂，以步障裹之，令左右数十人鸣鼓角驰绕其外，遣人谓宝玄曰：“汝近围我亦如此耳。”

初，慧景欲交处士何点，点不顾。及围建康，逼召点。点往赴其军，终日谈义，不及军事。慧景败，帝欲杀点。萧畅谓茹法珍曰：“点若不诱贼共讲，未易可量。以此言之，乃应得封！”帝乃止。点，胤之兄也。

萧懿既去小岷，王肃亦还洛阳。荒人往来者妄云肃复谋归国；五月，乙巳，诏以肃为都督豫、徐、司三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、西丰公。

己酉，江夏王宝玄伏诛。

壬子，大赦。

六月，丙子，魏彭城王勰进位大司马，领司徒；王肃加开府仪同三司。

太阳蛮田育丘等二万八千户附于魏，魏置四郡十八县。

乙丑，曲赦建康、南徐、兖二州。先是，崔慧景既平，诏赦其党。而嬖幸用事，不依诏书，无罪而家富者，皆诬为贼党，杀而籍其赀；实附贼而盆者皆不问。或谓中书舍人王暄之云：“赦书无信，人情大恶。”暄之曰：“正当复有赦耳。”由是再赦。既而嬖幸诛纵亦如初。

是时，帝所宠左右凡三十一人，黄门十人。直阁、骁骑将军徐世木剽素为帝所委任，凡有杀戮，皆在其手。及陈显达事起，加辅国将军；虽用护军崔慧景为都督，而兵权实在世柵。世柵亦知帝昏纵，密谓其党茹法珍、梅虫儿曰：“何世天子无要人，但依货主恶耳！”法珍等与之争权，以白帝。帝稍恶其凶强，遣禁兵杀之，世柵拒战而死。自是法珍、虫儿用事，并为外监，口称诏敕；王暄之专掌文翰，与相唇齿。

帝呼所幸潘贵妃父宝庆及茹法珍为阿丈，梅虫儿及

俞灵韵为阿兄。帝与法珍等俱诣宝庆家，躬身汲水，助豆人作膳。宝庆恃势作奸，富人悉诬以罪，田宅赏财，莫不启乞。一家被陷，祸及亲邻。又虑后患，尽杀其男口。

帝数往诸刀敕家游宴，有吉凶辄往庆吊。

奄人王宝孙，年十三四，号“侏子”，最有宠，参预朝政，虽王咥之、梅虫儿之徒亦下之；控制大臣，移易诏敕，乃至骑马入殿，诋诃天子；公卿见之，莫不畏惧焉。

吐谷浑王伏连筹事魏尽礼，而居其国，置百官，皆如天子之制，称制于其邻国。魏主遣使责而宥之。

冠军将军、骠骑司马陈伯之再引兵攻寿阳，魏彭城王勰拒之。援军未至，汝阴太守傅永将郡兵三千救寿阳。伯之防淮口甚固，永去淮口二十馀里，牵船上汝水南岸，以水牛挽之，直南趣淮，下船即渡；适上南岸，齐兵亦至。会夜，永潜进入城，勰喜甚，曰：“吾北望已久，恐洛阳难可复见，不意卿能至也。”勰令永引兵入城，永曰：“永之此来，欲以却敌；若如教旨，乃是与殿下同受功围，岂救援之意！”遂军于城外。

秋，八月，乙酉，勰部分将士，与永并势击伯之于肥口，大破之，斩首九千，俘获一万。伯之脱身遁还，淮南遂入于魏。

魏遣镇南将军元英将兵救淮南，未至，伯之已败，

魏主召懿还洛阳。懿累表辞大司马、领司徒，乞还中山；魏主不许。以元英行扬州事，寻以王肃为都督淮南诸军事、扬州刺史，持节代之。

甲辰，夜，后宫火。时帝出未还，宫内人不得出，外人不敢辄开；比及开，死者相枕，烧三千馀间。

时嬖幸之徒皆号为鬼。有赵鬼者，能读《西京赋》，言于帝曰：“柏梁既灾，建章是营。”帝乃大起芳乐、玉寿等诸殿以麝香涂壁，刻画装饰，穷极绮丽。役者自夜达晓，犹不副速。

后宫服御，极选珍奇，府库旧物，不复周用。贵市民间金宝，价皆数倍。建康酒租皆折使输金，犹不能足。凿金为莲华以帖地，令潘妃行其上，曰：“此步步生莲华也。”又订出雉头、鹤氅、白鹭裘。嬖幸因缘为奸利，课一输十。又各就州县求人为输，准取见直，不为输送，守宰皆不敢言，重更科敛。如此相仍，前后不息。百姓困尽，号泣道路。

军主吴子阳等出三关侵魏，九月，与魏东豫州刺史田益宗战于长风城，子阳等败还。

萧懿之入援也，萧衍驰使所亲虞安福说懿曰：“诛贼之后，则有不赏之功。当明君贤主，尚或难立；况于乱朝，何以自免！若贼灭之后，仍勒兵入宫，行伊、霍故事，此万世一时。若不欲尔，便放表还历阳，托以外拒为事，则威振内外，谁敢不从！一朝放兵，受其厚爵，

高而无民，必生后悔。”长史徐曜甫亦苦劝之，懿并不从。

崔慧景死，懿为尚书令。有弟九人：敷、衍、畅、融、宏、伟、秀、愔、恢。懿以元勋居朝右，畅为卫尉，掌管籥。时帝出入无度，或劝懿因其出门，举兵废之；懿不听。嬖臣茹法珍、王暄之等惮懿威权，说帝曰：“懿将行隆昌故事，陛下命在晷刻。”帝然之。徐曜甫知之，密具舟江渚，劝懿西奔襄阳。懿曰：“自古皆有死，岂有叛走尚书令邪！”懿弟侄咸为之备。冬，十月，己卯，帝赐懿药于省中。懿且死，曰：“家弟在雍，深为朝廷忧之。”懿弟侄皆亡匿于里巷，无人发之者；唯融捕得，诛之。

丁亥，魏以彭城王勰为司徒，录尚书事；勰固辞，不免。勰雅好恬素，不乐势利。高祖重其事干，故委以权任，虽有遗诏，复为世宗所留。勰每乖情愿，常凄然叹息。为人美风仪，端严若神，折旋合度，出入言笑，观者忘疲。敦尚文史，物务之暇，披览不辍。小心谨慎，初无过失；虽闲居独处，亦无情容。爱敬儒雅，倾心礼待。清正俭素，门无私谒。

十一月，己亥，魏东荆州刺史桓晖入寇，拔下笮戍，归之者二千馀户。晖，诞之子也。

初，帝疑雍州刺史萧衍有异志。直后荥阳郑植弟绍叔为衍宁蛮长史，帝使植以候绍叔为名，往刺衍。绍叔

知之，密以白衍，衍置酒绍叔家，戏植曰：“朝廷遣卿见图，今日闲宴，是可取良会也。”宾主大笑。又令植历观城隍、府库、士马、器械、舟舰，植退，谓绍叔曰：“雍州实力，未易图也。”绍叔曰：“兄还，具为天子言之：若取雍州，绍叔请以此众一战！”送植于南岷，相持恸哭而别。

及懿死，衍闻之，夜召张弘策、吕僧珍、长史王茂、别驾柳庆远、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义。茂，天生之子；庆远，元景之弟子也。乙巳，衍集僚佐谓曰：“昏主暴虐，恶逾于纣，当与卿等共除之！”是日，建牙集众，得甲士万馀人，马千馀匹，船三千艘。出檀溪竹木装舰，葺之以茅，事皆立办。诸将争橹，吕僧珍出先所具者，每船付二张，争者乃息。

是时，南康王宝融为荆州刺史，西中郎长史萧颖胄行府州事，帝遣辅国将军、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山阳将兵三千之官，就颖胄兵使袭襄阳。衍知其谋，遣参军王天虎诣江陵，遍与州府书，声云：“山阳西上，并袭荆、雍。”衍因谓诸将佐曰：“荆州素畏襄阳人，加以膺亡齿寒，宁不暗同邪！我合荆、雍之兵，鼓行而东，虽使韩、白复生，不能为建康计；况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！”颖胄等得书，疑未能决。山阳至巴陵，衍复令天虎赍书与颖胄及其弟南康王龙颖达。天虎既行，衍谓张弘策曰：“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。近遣天虎往荆州，人皆有

书。今段乘驿甚急，止有两函与行事兄弟，云‘天虎口具’；及问天虎而口无所说，天虎是行事心膂，彼间必谓行事与天虎共隐其事，则人人生疑。山阳惑于众口，判相嫌贰，则行事进退无以自明，必入吾谋内。是驰两空函定一州矣。”

山阳至江安，迟回十馀日，不上。颖胄大惧，计无所出，夜遣呼西中郎城局参军安定席阐文、咨议参军柳忱，闭斋定议。阐文曰：“萧雍州蓄养士马，非复一日。江陵素畏襄阳人，又众寡不敌，取之必不可制；就能制之，岁寒不为朝廷所容。今若杀山阳，与雍州举事，立天子以令诸侯，则霸业成矣！山阳持疑不进，是不信我。今斩送天虎，则彼疑可释。至而图之，罔不济矣。”忱曰：“朝廷狂悖日滋，京师贵人莫不重足累息。今幸在远，得假日自安。雍州之事，且藉以相毙耳。独不见萧令君乎？以精兵数千，竟为群邪所陷，祸酷相寻。‘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也。’且雍州士锐粮多，萧使君雄姿冠世，必非山阳所能敌。若破山阳，荆州复受失律之责，进退无可，宜深虑之。”萧颖达亦劝颖胄从阐文等计。诘旦，颖胄谓天虎曰：“卿与刘辅国相识，今不得不借卿头！”乃斩天虎送示山阳，发民车牛，声云起步军征襄阳。山阳大喜。

甲寅，山阳至江津，单车白服，从左右数十人诣颖胄。颖胄使前汶阳太守刘孝庆等伏兵城内，山阳入门，

即于车中斩之。副军主李无履收馀众请降。

柳忱，世隆之子也。颖胄虑西中郎司马夏侯详不同，以告忱，忱曰：“易耳！近详求婚，未之许也。”乃以女嫁详子夔，而告之谋，详从之。乙卯，以南康王宝融教纂严，又教赦囚徒，施惠泽，颁赏格。丙辰，以萧衍为使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。丁巳，以萧颖胄为都督行留诸军事。颖胄有器局，既举大事，虑心委己，众情归之。以别驾南阳宗夬及同郡中兵参军刘坦、咨议参军乐蔼为州人所推信，军府经略，每事谘焉。颖胄、夬各献私钱谷及换借富货以助军。长法寺僧素富，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。颖胄取之，以充军费。

颖胄遣使送刘山阳首于萧衍，且言年月未利，当须明年二月进兵。衍曰：“举事之初，所藉者一时骁锐之心。事事相接，犹恐疑怠；若顿兵十旬，必生悔吝。且坐甲十万，粮用自竭；若童子立异，则大事不成。况处分已定，安可中息哉！昔武王伐纣，行逆太岁，岂复待年月乎！”

戊午，衍上表劝南康王宝融称尊号；不许。十二月，颖胄与夏侯详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，数帝及梅虫儿、茹法珍罪恶。颖胄遣冠军将军天水杨公则向湘州，西中郎参军南郡邓元起向夏口。军主王法度坐不进军免官。乙亥，荆州将佐复劝宝融称尊号；不许。夏侯详之子骁骑将军亶为殿中主帅，详密召之，亶自建康亡归。

壬辰，至江陵，称奉德皇太后之令：“南康王宜纂承皇祚，方俟清宫，未即大号；可封十郡为宣城王、相国、荆州牧，加黄钺，选百官，西中郎府、南康国如故。须军次近路，主者备法驾奉迎。”

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人说萧衍，迎南康王都襄阳，先正尊号，然后将军；衍不从。王茂私谓张弘策曰：“今以南康置人手中，彼扶天子以令诸侯，节下前进为人所使，此岂它日之长计乎！”弘策以告衍，衍曰：“若前涂大事不捷，故自兰艾同焚；若其克捷，则威振四海，谁敢不从，岂碌碌受人处分者邪！”

初，陈显达、崔慧景之乱，人心不安。或问时事于上庸太守杜陵韦睿，睿曰：陈虽旧将，非命世才；崔颇更事，懦而不武；其赤族宜矣。定天下者，殆必在吾州将乎？”乃遣二子自结于萧衍。及衍起兵，睿帅郡兵二千倍道赴之。华山太守蓝田康绚帅郡兵三千赴衍。冯道根时居母丧，闻衍起兵，帅乡人子弟胜兵者悉往赴之。梁、南秦二州刺史柳惔亦起兵应衍。惔，忱之兄也。

帝闻刘山阳死，发诏讨荆、雍。戊寅，以冠军长史刘浚为雍州刺史；遣骁骑将军薛元嗣、制局监暨荣伯将兵及过粮百四十馀船送郢州刺史张冲，使拒西师。元嗣等怨刘山阳之死，疑冲，不敢进，停夏口浦；闻西师将至，乃相帅入郢城。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将还建康，至郢，帝敕僧寄留守鲁山，除骁骑将军。张冲与之结盟，遣军

主孙乐祖将数千人助僧寄守鲁山。

萧颖胄与武宁太守邓元起书，招之。张冲待元起素厚，众皆劝其还郢，元起大言于众曰：“朝廷暴虐，诛戮宰辅，群小用事，衣冠道尽。荆、雍二州同举大事，何患不克！且我老母在西，若事不成，正受戮昏朝，幸免不孝之罪。”即日治严上道，至江陵，为西中郎中兵参军。

湘州行事张宝积发兵自守，未知所附。杨公则克巴陵，进军白沙，宝积惧，请降，公则入长沙，抚纳之。

是岁，北秦州刺史杨集始将众万馀自汉中北出，规复旧地。魏梁州刺史杨椿将步骑五千出顿下辩，遗集始书，开以利害，集始遂复将其部曲千馀人降魏。魏人还其爵位，使归守武兴。

卷第一百四十四

【齐纪十】重光大荒落，一年。

和 皇 帝

中兴元年（辛巳，公元五零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酉，东昏侯以晋安王宝义为司徒，建安王宝寅为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乙巳，南康王宝融始称相国，大赦；以萧颖胄为左长史，萧衍为征东将军，杨公则为湘州刺史。戊申，萧衍发襄阳，留弟伟总府州事，愴守垒城，府司马庄丘黑守樊城。衍既行，州中兵及储侍皆虚。魏兴太守裴师仁、齐兴太守颜僧都并不受衍命，举兵欲袭襄阳，伟、愴遣兵邀击于治平，大破之，雍州乃安。

魏咸阳王禧为上相，不亲政务，骄奢贪淫，多为不法，魏主颇恶之。禧遣奴就领军于烈求旧羽林虎贲，执

仗出入。烈曰：“天子谅闇，事归宰辅。领军但知典掌宿卫，非有诏不敢违理从私。”禧奴惘然而返。禧复遣谓烈曰：“我，天子之子，天子叔父，身为元辅，有所求须，与诏何异！”烈厉色曰：“烈非不知王之贵也，奈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！烈头可得，羽林不可得！”禧怒，以烈为恒州刺史。烈不愿出外，固辞，不许；遂称疾不出。

烈子左中郎将忠领直阁，常在魏主左右。烈使忠言于魏主曰：“诸王专恣，意不可测。宜早罢之，自揽权纲。”北海王详亦密以禧过恶白帝，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，不宜久辅政。帝然之。

时将祔祭，王公并斋于庙东坊。帝夜使于忠语烈：“明旦入见，当有处分。”质明，烈至。帝命烈将直阁等六十余人，宣旨召禧、勰、详，卫送至帝所。禧等入见于光极殿，帝曰：“恪虽寡昧，忝承宝历。比缠尪疹，实凭诸父，苟延视息，奄涉三龄。诸父归逊殷勤，今便亲摄百揆。且还府司，当别处分。”又谓勰曰：“顷来南北务殷，不容仰遂冲操。恪是何人，而敢久违先敕，今遂叔父高蹈之意。”勰谢曰：“陛下孝恭，仰遵先诏，上成睿明之美，下遂微臣之志，感今惟往，悲喜交深。”庚戌，诏勰以王归第；禧进位太保；详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尚书清河张彝、邢峦闻处分非常，亡走，出洛阳城，为御史中尉中山甄琛所弹。诏书切责之。复以于

烈为领军，仍加车骑大将军，自是长直禁中，军国大事，皆得参焉。

魏主时年十六，不能亲决庶务，委之左右。于是幸臣茹皓、赵郡王仲兴、上谷寇猛、赵郡赵修、南阳赵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，魏政浸衰。赵修尤亲幸，旬月间，累迁至光禄卿；每迁官，帝亲至其宅设宴，王公百官皆从。

辛亥，东昏侯祀南郊，大赦。

丁巳，魏主引见群臣于太极前殿，告以亲政之意。壬戌，以咸阳王禧领太尉，广陵王羽为司。魏主引羽入内，面授之。羽固辞曰：“彦和本自不愿，而陛下强与之。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，必招物议。”乃以为司空。

二月，乙丑，南康王以冠军长史王茂为江州刺史，竟陵太守曹景宗为郢州刺史，邵陵王宝修为荆州刺史。

甲戌，魏大赦。

壬午，东昏侯遣羽林兵击雍州，中外纂严。

甲申，萧衍至竟陵，命王茂、曹景宗为前军，以中兵参军张法安守竟陵城。茂等至汉口，诸将议欲并兵围郢，分兵袭西阳、武昌。衍曰：“汉口不阔一里，箭道交至，房僧寄以重兵固守，与郢城为掎角；若悉众前进，僧寄必绝我军后，悔无所及。不若遣王、曹诸军济江，与荆州军合，以逼郢城；吾自围鲁山以通沔、汉，使郢城、竟陵之粟方舟而下，江陵、湘中之兵相继而至，兵

多食足，何忧两城之不拔！天下之事，可以卧取之耳。

“乃使茂等帅众济江，顿九里。张冲遣中兵参军陈光静开门迎战，茂等击破之。光静死，冲婴城自守。景宗遂据石桥浦，连军相续，下至加湖。

荆州遣冠军将军邓元起、军主王世兴、田安之将数千人会雍州兵于夏首。衍筑汉口城以守鲁山，命水军主义阳张惠绍等游遏江中，绝郢、鲁二城信使。杨公则举湘州之众会于夏口。萧颖胄命荆州诸军皆受公则节度，虽萧颖达亦隶焉。

府朝仪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难其人，西中郎中兵参军刘坦谓众曰：“湘土人情，易扰难信，用武士则浸渔百姓，用文士则威略不振；必欲镇静一州，军民足食，无逾老夫。”乃以坦为辅国长史、长沙太守，行湘州事。坦先尝在湘州，多旧恩，迎者属路。下车，选堪事吏分诣十郡，发民运租米三十馀万斛以助荆、雍之军，由是资粮不乏。

三月，萧衍使邓元起进据南堂西渚，田安之顿城北，王世兴顿曲水故城。丁酉，张冲病卒，骁骑将军薛元嗣与冲子孜及征虏长史江夏内史程茂共守郢城。

乙巳，南康王即皇帝位于江陵，改元，大赦，立宗庙、南北郊，州府城门悉依建康宫，置尚书五省，以南郡太守为尹，以萧颖胄为尚书令，萧衍为左仆射，晋安王宝义为司空，庐陵王宝源为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

建安王宝寅为徐州刺史，散骑常侍夏侯详为中领军，冠军将军萧伟为雍州刺史。丙午，诏封庶人宝卷为涪陵王。乙酉，以尚书令萧颖胄行荆州刺史，加萧衍征东大将军、都督征讨诸军事，假黄钺。时衍次杨口，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劳军。宁朔将军新野庾域讽夬曰：“黄钺未加，非所以总帅侯伯。”夬返西台，遂有是命。薛元嗣遣军主沈难当帅轻舸数千乱流来战，张惠绍等击擒之。

癸丑，东昏侯以豫州刺史陈伯之为江州刺史、假节、都督前鋒诸军事，西击荆、雍。

夏，四月，萧衍出沔，命王茂、萧颖达等进军逼郢城，薛元嗣不敢出。诸将欲攻之，衍不许。

魏广陵惠王羽通于员外郎冯俊兴妻，夜往，为俊兴所击而匿之；五月，壬子，卒。

魏主既亲政事，嬖幸擅权，王公希得进见。咸阳王禧意不自安，斋帅刘小苟屡言于禧云，闻天子左右人言欲诛禧。禧益惧，乃与妃兄兼给事黄门侍郎李伯尚、氏王杨集始、杨灵祐、乞伏马居等谋反。会帝出猎北邙，禧与其党会城西小宅，欲发兵袭帝，使长子通窃入河内举兵相应。乞伏马居说禧：“还入洛城，勒门闭门，天子必北走桑干，殿下可断河桥，为河南天子。”众情前却不壹，禧心更缓，自旦至晡，犹豫不决，遂约不泄而散。杨集始既出，即驰至北邙告之。

直寝苻承祖、薛魏孙与禧通谋，是日，帝寝于浮图

之阴，魏孙欲弑帝，承祖曰：“吾闻杀天者身当病癩。”魏孙乃止。俄而帝寤，集始亦至。帝左右皆四出逐禽，直卫无几，仓猝不知所出。左中郎将于忠曰：“臣父领军留守京城，计防遏有备，必无所虑。”帝遣忠驰骑观之，于烈已分兵严备，使忠还奏曰：“臣虽老，心力犹可用。此属猖狂，不足为虑，愿陛下清蹕徐还，以安物望。”帝甚悦，自华林园还宫，抚于忠之背曰：“卿差强人意！”

禧不知事露，与姬妾及左右宿洪池别墅，遣刘小苟奉启，云检行田收。小苟至北邙，已逢军人，怪小苟赤衣，欲杀之。小苟困迫，言欲告反，乃缓之。或谓禧曰：“殿下集众图事，见意而停，恐必漏泄，今夕何宜自宽！”禧曰：“吾有此身，应知自惜，岂待人言！”又曰：“殿下长子已济河，两不相知，岂不可虑！”禧曰：“吾已遣人追之，计今应还。”时通已入河内，列兵仗，放囚徒矣。于烈遣直阁叔孙侯将虎贲三百人收禧。禧闻之，自洪池东南走，僮仆不过数人，济洛，至柏谷坞，追兵至，擒之，送华林都亭。帝面诘其反状，壬戌，赐死于私第。同谋伏诛者十余人，诸子皆绝属籍，微给赀产、奴婢，自馀家财悉分赐高肇及赵修之家，其馀赐内外百官，逮于流外，多者百馀匹，下至十匹。禧诸子乏衣食，独彭城王屡赈给之。河内太守陆琇闻禧败，斩送禧子通首。魏朝以琇于禧未败之前不收捕通，责其通

情，征诣廷尉，死狱中。帝以禧无故而反，由是益疏忌宗室。

巴西太守鲁休烈、巴东太守萧惠训不从萧颖胄之命；惠训遣子瓚将兵击颖胄，颖胄遣汶阳太守刘孝庆屯峡口，与巴东太守任漾之等拒之。

东昏侯遣军主吴子阳、陈虎牙等十三军救郢州，进屯巴口。虎牙，伯之之子也。

六月，西台遣卫尉席阐文劳萧衍军，赍萧颖胄等议谓衍曰：“今顿兵两岸，不并军围郢，定西阳、武昌，取江州，此机已失；莫若请教于魏，与北连和，犹为上策。”衍曰：“汉口路通荆、雍，控引秦、梁，粮运资储，仰引气息；所以兵压汉口，连结数州。今若并军围郢，又分兵前进，鲁山必阻沔路，扼吾咽喉；若粮运不通，自然离散，何谓持久？邓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寻阳，彼若欢然知机，一说士足矣；脱距王师，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。进退无据，未见其可。西阳、武昌，取之即得；然既得之后，即应镇守。欲守两城，不减万人，粮储称是，卒无所出。脱东军有上者，以万人攻一城，两城势不得相救，若我分军应援，则首尾俱弱；如其不遣，孤城必陷，一城既没，诸城相次土崩，天下大事去矣。若郢州既拔，席卷沿流，西阳、武昌自然风靡。何遽分兵散众，自贻忧患乎！且丈夫举事欲清天步，况拥数州之兵以诛群小，悬河注火，奚有不灭！岂容北面请

救戎狄，以示弱于天下！彼未必能信，徒取丑声，此乃下计，何谓上策！卿为我辈白镇军：“前途攻取，但以见付，事在目中，无患不捷，但借镇军靖镇之耳。”

吴子阳等进军武口。衍命军主梁天惠等屯渔湖城，唐修期等屯白阳垒，夹岸待之。子阳进军加湖，去郢三十里，傍山带水，筑垒自固。子阳举烽，城内亦举火应之；而内外各自保，不能相救。会房僧寄病卒，众复推助防张乐祖代守鲁山。

萧颖胄之初起也，弟颖孚自建康发，庐陵民修灵祐为之聚兵，得二千人，袭庐陵，克之，内史谢篡奔豫章。颖胄遣宁朔将军范僧简自湘州赴之，僧简拔安成，颖胄以僧简为安成太守，以颖孚为庐陵内史。东昏侯遣军主刘希祖将三千人击之，南康太守王丹以郡应希祖。颖孚败，奔长沙，寻病卒；谢篡复还郡。希祖攻拔安成，杀范僧简，东昏侯以希祖为安成内史。修灵祐复合馀众攻谢篡，篡败走。

东昏侯作芳乐苑，山石皆涂以五采。望民家有好树、美竹，则毁墙撤屋而徙之，时方盛暑，随即枯萎，朝暮相继。又于苑中立市，使宫人、宦者共为裨贩，以潘贵妃为市令，东昏侯自为市录事，小有得失，妃则与杖；乃敕虎贲不得进大荆、实中荻。又开渠立埭，身自引船，或坐而屠肉。又好巫覡，左右朱光尚诈云见鬼。东昏入乐游苑，人马忽惊，以问光尚，对曰：“向见先帝大嗔，

不许数出。”东昏大怒，拔刀与光尚寻之。既不见，乃缚菰为高宗形，北向斩之，县首苑门。

崔慧景之败也，巴陵王昭胄、永新侯昭颖出投台军，各以王侯还第，心不自安。竟陵王子良故防阁桑偃为梅虫儿军副，与前巴西太守萧寅谋立昭胄，昭胄许事克用寅为尚书左仆射、护军。时军主胡松将兵屯新亭，寅遣人说之曰：“须昏人出，寅等将兵奉昭胄入台，闭城号令，昏人必还就将军；但闭垒不应，则三公不足得也。”松许诺。会东昏新作芳乐苑，经月不出游。偃等议募健儿百余人，从万春门入，突取之，昭胄以为不可。偃同党王山沙虑事久无成，以事告御刀徐僧重。寅遣人杀山沙于路，吏于麴膳得其事。昭胄兄弟与偃等皆伏诛。

雍州刺史张欣泰与弟前始安内史欣时，密谋结胡松及前南谯太守王灵秀、直阁将军鸿选等诛诸嬖幸，废东昏。东昏遣中书舍人冯元嗣监军救郢；秋，七月，甲午，茹法珍、梅虫儿及太子右率李居士、制局监杨明泰送之于中兴堂，欣泰等使人怀刀于座斫元嗣，头坠果样中，又斫明泰，破其腹；虫儿伤数疮，手指皆堕；居士、法珍等散走还台。灵秀诣石头迎建康王宝寅，帅城中将吏见力，去车轮，载宝寅，文武数百唱警蹕，向台城，百姓数千人皆空手随之。欣泰闻事作，驰马入宫，冀法珍等在外，东昏尽以城中处分见委，表里相应。既而法珍得返，处分闭门上仗，不配欣泰兵，鸿选在殿内亦不敢

发。宝寅去杜姥宅，日已暝，城门闭。城上人射外人，外人弃宝寅溃去。宝寅亦逃，三日，乃戎服诣草市尉，尉驰以启东昏。东昏召宝寅入宫问之，宝寅涕泣称：“尔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车，仍将去，制不自由。”东昏笑，复其爵位。张欣泰等事觉，与胡松皆伏诛。

萧衍使征虏将军王茂、军主曹仲宗等乘水涨以舟师袭加湖，鼓噪攻之。丁酉，加湖溃，吴子阳等走免，将士杀溺死者万计，俘其馀众而还。于是郢、鲁二城相视夺气。

乙巳，柔然犯魏边。

鲁山乏粮，军人于矶头捕细鱼供食，密治轻船，将奔夏口，萧衍遣偏军断其走路。丁巳，孙乐祖窘迫，以城降。

己未，东昏侯以程茂为郢州刺史，薛元嗣为雍州刺史。是日，茂、元嗣以郢城降。郢城之初围也，士民男女近十万口；闭门二百馀日，疾疫流肿，死者什七八，积尸床下而寝其上，比屋皆满。茂、元嗣等议出降，使张孜为书与衍。张冲故吏青州治中房长瑜谓孜曰：“前使君忠贯昊天，郎君但当坐守画一荷析薪，若天运不与，当幅巾待命，下从使君。今从诸人之计，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，亦恐彼所不取也。”孜不能用。萧衍以韦睿为江夏太守，行郢府事，收瘞死者而无其生者，郢人遂安。

诸将欲顿军夏口；衍以为宜乘胜直指建康，车骑咨议能军张弘策、宁远将军庾域亦以为然。衍命众军即日上道。缘江至建康，凡矶、浦、村落，军行宿次、立顿处所，弘策逆为图画，如在目中。

辛酉，魏大赦。

魏安国宣简侯王肃卒于寿阳，赠侍中、司空。初，肃以父死非命，四年不除丧。高祖曰：“三年之丧，贤者不敢过。”命肃以祥禫之礼除丧。然肃犹素服、不听乐终身。

汝南民胡文超起兵于淝阳以应萧衍，求取义阳、安陆等郡以自效；衍又遣军主唐修期攻随郡，皆克之。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贞孙为质于衍，司部悉平。

崔慧景之死也，其少子偃为始安内史，逃潜得免。及西台建，以偃为宁朔将军。偃诣公车门上书曰：“臣窃惟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乱臣贼子者，江夏王与陛下，先臣与镇军是也；虽成败异术而所由同方。陛下初登至尊，与天合符；天下纤介之屈，尚望陛下申之，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，所行之道，即陛下所由哉！此尚弗恤，其馀何冀！今不可幸小民之无识而罔之；若使晓然知其情节，相帅而逃，陛下将何以应之哉！”事寝，不报。偃又上疏曰：“近冒陈江夏之免，非敢以父子之亲而伤至公之义，诚不晓圣朝所以然之意。若以狂主虽狂，而实是天子，江夏虽贤，实是人臣，先臣奉人臣逆人君

为不可，未审今之严兵劲卒方指象魏者，其故何哉！臣所以不死，苟存视息，非有它故，所以待皇运之开泰，申忠魂之枉屈。今皇运已开泰矣，而死社稷者返为贼臣，臣何用此生于陛下之世矣！臣谨案镇军将军臣颖胄、中领军臣详，皆社稷之也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，匡济王室，天命未遂，主亡与亡；而不为陛下瞽然一言。知而不言，不忠；不知而不言，不智也。如以先臣遣使，江夏斩之；则征东之驿使，何为见戮？陛下斩征东之使，实诈山阳；江夏违先臣之请，实谋孔矜。天命有归，故事业不遂耳。臣所言毕矣，乞就汤镬！然臣虽万没，犹愿陛下必申先臣。何则？恻怆而申之，则天下伏；不则怆而申之，则天下叛。先臣之忠，有识所知，南、董之笔，千载可期，亦何待陛下屈申而为褒贬！然小臣惓惓之愚，为陛下计耳。”诏报曰：“其知卿惋切之怀，今当显加赠谥。”偃寻下狱死。

八月，丁卯，东昏侯以辅国将军申胄监豫州事；辛未，以光禄大夫张瑰镇石头。

初，东昏侯遣陈伯之镇江州，以为吴子阳等声授。子阳等既败，萧衍谓诸将曰：“用兵未必须实力，所听威声耳。今陈虎牙狼狈奔归，寻阳人情理当恟惧，可传檄而定也。”乃命搜俘囚，得伯之幢主苏隆之，厚加赐与，使说伯之，计即用为安东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伯之遣隆之返命，虽许归附，而云“大军未须遽下”。衍曰：

“伯之此言，意怀首鼠。及其犹豫，急往逼之，计无所出，势不得不降。”乃命邓元起引兵先下，杨公则径掩柴桑，衍与诸将以次进路。元起将至寻阳，伯之收兵退保湖口，留陈虎牙守湓城。选曹郎吴兴沈瑀说伯之迎衍。伯之泣曰：“余子在都，不能不爱。”瑀曰：“不然。人情匆匆，皆思改计；若不早图，众散难合。”丙子，衍至寻阳，伸之束甲请罪。初，新蔡太守席谦，父恭穆为镇西司马，为鱼复侯子响所杀。谦从伯之镇寻阳，闻衍东下，曰：“我家世忠贞，有殒不二。”伯之杀之。乙卯，以伯之为江州刺史，虎牙为徐州刺史。

鲁休烈、萧瓚破刘孝庆等于峡口，任漾之战死。休烈等进至上明，江陵大震。萧颖胄恐，驰告萧衍，令遣杨公则还援根本。衍曰：“公则今溯流上江陵，虽至，何能及事！休烈等乌合之众，寻自退散，政须少时持重耳。良须兵力，两弟在雍，指遣往徵，不为难至。”颖胄乃遣军主蔡道恭假节屯上明以拒萧瓚。

辛巳，东昏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总督西讨诸军事，屯新亭。

九月，乙未，诏萧衍若定京邑，得以便宜从事。衍留骁骑将军郑绍叔守寻阳，与陈伯之引兵东下，谓绍叔曰：“卿，吾之萧何、寇恂也。前涂不捷，我当其咎；粮运不继，卿任其责。”绍叔流涕拜辞。比克建康，绍叔督江、湘粮运，未尝乏绝。

魏司州牧广阳王嘉请筑洛阳三百二十三坊，各方三百步，曰：“虽有暂劳，奸盗永息。”丁酉，诏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之，四旬而罢。

己亥，魏立皇后于氏。后，征虏将军劭之女；劭，烈之弟也。自祖父栗磾以来，累世贵盛，一皇后，四赠公，三领军，二尚书令，三开国公。

甲申，东昏侯以李居士为江州刺史，冠军将军王珍国为雍州刺史，建安王宝寅为荆州刺史，辅国将军申胄监郢州，龙骧将军扶风马仙琕监豫州，骁骑将军徐元称监徐州军事。珍国，广之之子也。是日，萧衍前军至芜湖；申胄军二万人弃姑孰走，衍进军，据之。戊申，东昏侯以后军参军萧瓚为司州刺史，前辅国将军鲁休烈为益州刺史。

萧衍之克江、郢也，东昏侯游骋如旧，谓茹法珍曰：“须来至白门前，当一决。”衍至近道，乃聚兵为固守之计，简二尚方、二冶囚徒以配军；其不可活者，于朱雀门内日斩百余人。

衍遣曹景宗等进顿江宁。丙辰，李居士自新亭选精骑一千至江宁。景宗始至，营垒未立，且师行日久，器甲穿弊。居士望而轻之，鼓噪直前薄之；景宗奋击，破之，因乘胜而前，径至阜荚桥。于是王茂、邓元起、吕僧珍进据赤鼻逻，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战，众军擒之于陈。衍至新林，命王茂进据越城，邓元起据道士墩，

陈伯之据篱门，吕僧珍据白板桥。李居士觐之僧珍众少，帅锐卒万人直来薄垒。僧珍曰：“吾众少，不可逆战，可勿遥射，须至堑里，当并力破之。”俄而皆越堑拔栅。僧珍分人上城，矢石俱发，自帅马步三百人出其后，城上人复逾城而下，内外奋击，居士败走，获取器甲不可胜计。居士请于东昏侯，烧南岸邑屋以开战场，自大航以西、新亭以北皆尽。衍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军。

冬，十月，甲戌，东昏侯遣征虏将军王珍国、军主胡虎牙将精兵十万余人陈于朱雀航南，宦官王宝孙持白虎幡督战，开航背水，以绝归路。衍军小却，王茂下马，单刀直前，其甥韦欣庆执铁缠槊以翼之，冲击东军，应时而陷。曹景宗纵兵乘之，吕僧珍纵火焚其营，将士皆殊死战，鼓噪震天地。珍国等众军不能抗，王宝孙切骂诸将帅，直阁将军席豪发愤突陈而死。豪，骁将也，既死，士卒土崩，赴淮死者无数，积尸与航等，后至者乘以之以济。于是东昏侯诸军望之皆溃。衍军长驱至宣阳门，诸将移稍前。

陈伯之屯西明门，每城中有降人出，伯之辄呼与耳语。衍恐其复怀翻覆，密语伯之曰：“闻城中甚忿卿举江州降，欲遣刺客中卿，宜以为虑”。伯之未之信。会东昏侯将郑伯伦来降，衍使伯伦过伯之，谓曰：“城中甚忿卿，欲遣信诱卿以封赏，须卿复降，当生割卿手足；卿若不降，复欲遣刺客杀卿。宜深为备。”伯之惧，自

是始无异志。

戊寅，东昏宁朔将军徐元瑜以东府城降。青、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，屯东宫。己卯，和诈东昏，云出战，因以其众来降。光禄大夫张瑰弃石头还宫。李居士以新亭降于衍，琅邪城主张木亦降。壬午，衍镇石头，命诸军攻六门。东昏烧门内营署、官府，驱逼士民，悉入宫城，闭门自守。衍命诸军筑长围守之。

杨公则屯领军府垒北楼，与南掖门相对，尝登楼望战。城中遥见麾盖，以神锋弩射之，矢贯胡床，左右失色。公则曰：“几中吾脚！”谈笑如初。东昏夜选勇士攻公则栅，军中惊扰；公则坚卧不起，徐命击之，东昏兵乃退。公则所领皆湘州人，素号怯懦，城中轻之，每出荡，辄先犯公则垒；公则奖厉军士，克获更多。

先是，东昏遣军主左僧庆屯京口，常僧景屯广陵，李叔献屯瓜步；及申胄自姑孰奔归，使屯破墩，以为东北声援。至是，衍遣使晓谕，皆帅其众来降。衍遣弟辅国将军秀镇京口，辅国将军恢镇破墩，从弟宁朔将军景镇广陵。

十一月，丙申，魏以骠骑大将军穆亮为司空；丁酉，以北海王详为太傅，领司徒，初，详欲夺彭城王勰司徒，故譖而黜之；既而畏人议己，故但为大将军，至是乃居之。详贵盛翕赫，将作大匠王遇多随详所欲，私以官物给之。司空长史于忠责遇于详前曰：“殿下，国之周公，

阿衡王室，所须材用，自应关旨；何至阿谀附势，损公惠私也！”遇既蹶足昔，详亦惭谢。忠每以鯁直为详所忿，尝骂忠曰：“我忧在前见尔死，不忧尔见我死时也！”忠曰：“人生于世，自有定分；若应死于王手，避亦不免；若其不尔，王不能杀！”忠以讨咸阳王禧功，封魏郡公，迁散骑常侍，兼武卫将军。详因忠表让之际，密劝魏主以忠为列卿，令解左右，听其让爵。于是诏停其封，优进太府卿。

巴东献武公萧颖胄以萧瓚与蔡道恭相持不决，忧愤成疾；壬午，卒。夏侯详秘之，使似其书者假为教命，密报萧衍，衍亦秘之。详征兵雍州，萧伟遣萧憺将兵赴之。瓚等闻建康已危，众惧而溃，瓚及鲁休烈皆降。乃发颖胄丧，赠侍中、丞相；于是众望尽归于衍。夏侯详请与萧憺共参军国，诏以详为侍中、尚书右仆射，寻除使持节、抚军将军荆州刺史。详固让于憺，乃以憺行荆州府州事。

魏改筑圜丘于伊水之阳；乙卯，始祀于其上。

魏镇南将军元英上书曰：“萧宝卷骄纵日甚，虐害无辜。其雍州刺史萧衍东伐秣陵，扫土兴兵，顺流而下；唯有孤城，更无重卫，乃皇天授我之日，旷载一逢之秋；此而不乘，将欲何待！臣乞躬帅步骑三万，直指沔阴，据襄阳之城，断黑水之路。昏虐君臣，自相鱼肉；我居上流，威震遐迩，长驱南出，进拔江陵，则三楚之地一

朝可收，岷、蜀之道自成断绝。又命扬、徐二州声言俱举，建业穷蹙，鱼游釜中，可以齐文轨而大同，混天地而为一。伏惟陛下独决圣心，无取疑议；此期脱爽，并吞无日。”事寝不报。

车骑大将军源怀上言：“萧衍内侮，宝卷孤危，广陵、淮阴等戍皆观望得失。斯实天启上期，并吞之会；宜东西齐举，以成席卷之势。若使萧衍克济，上下同心，岂惟后图之难，亦恐扬州危逼。何则？寿春之去建康才七百里，山川水陆，皆彼所谙。彼若内外无虞，君臣分定，乘舟藉水，倏忽而至，未易当也。今宝卷都邑有土崩之忧，边城无继授之望，廓清江表，正在今日。”魏主乃以任城王澄为都督淮南诸军事、镇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，使为经略；既而不果。怀，贺之子也。

东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：“萧氏乱常，君臣交争，江外州镇，中分为两，东西抗峙，已淹岁时。民庶穷于转输，甲兵疲于战斗，事救于目前，力尽于麾下，无暇外维州镇，纲纪庶方，藩城棋立，孤存而已。不乘机电扫，廓彼蛮疆，恐后之经略，未易于此。且故寿春虽平，三面仍梗，镇守之宜，实须豫设。义阳差近淮源，利涉津要，朝廷行师，必由此道。若江南一平，有事淮外，须乘夏水汎长，列舟长淮；师赴寿春，须从义阳之北，便是居我喉要，在虑弥深。义阳之灭，今实时矣。

度彼不过须精卒一万二千；然行师之法，贵张形势。请使两荆之众西拟随、雍，扬州之卒顿于建安，得捍三关之援；然后二豫之军直据南关，对抗延头，遣一都督总诸军节度，季冬进师，迄于春末，不过十旬，克之必矣。“元英又奏称：“今宝卷骨肉相残，藩镇鼎立。义阳孤绝，密迩王土，内无兵储之固，外无粮援之期，此乃欲焚之鸟，不可去薪，授首之寇，岂容缓斧！若失此不取，岂惟后举难图，亦恐更为深患。今豫州刺史司马悦已戒严垂发，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关，请遣军司为之节度。”魏主乃遣直寝羊灵引为军司。益宗遂入寇。建宁太守黄天赐与益宗战于赤亭，天赐败绩。

崔慧景之逼建康也，东昏候拜蒋子文为假黄钺、使持节、相国、太宰、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、扬州牧、钟山王；及衍至，又尊子文为灵帝，迎神像入后堂，使巫祷祀求福。及城闭，城中军事悉委王珍国；兖州刺史张稷入卫京师，以稷为珍国之副。稷，瑰之弟也。

时城中实甲犹七万人，东昏素好军陈，与黄门、刀敕及宫人于华光殿前习战斗，诈作被创势，使人以板扛去，用为厌胜。常于殿中戎服、骑马出入，以金银为铠胄，具装饰以孔翠。昼眠夜起，一如平常。闻外鼓叫声，被大红袍，登景阳楼屋上望之，弩几中之。

始，东昏与左右谋，以为陈显达一战即败，崔慧景围城寻走，谓衍兵亦然，敕太官办樵、米为百日调而已。

及大桁之败，众情凶惧。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溃，故闭城不复出兵。既而长围已立，堑栅严固；然后出荡，屡战不捷。

东昏尤惜金钱，不肯赏赐；法珍叩头请之，东昏曰：“贼来独取我邪！何为就我求物！”后堂储数百具榜，启为城防；东昏欲留作殿，竟不与。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，待围解以拟屏除，金银雕镂杂物，倍急于常。众皆怨怠，不为致力。外围既久，城中皆思早亡，莫敢先发。

茹法珍、梅虫儿说东昏曰：“大臣不留意，使围不解，宜悉诛之。”王珍国、张稷惧祸，珍国密遣所亲献明镜于萧衍，衍断金以报之。袁州中兵参军冯翊张齐，稷之腹心也，珍国因齐密与稷谋同弑东昏。齐夜引珍国就稷，造膝定计，齐自执烛；又以计告后阁舍人钱强。十二月，丙寅夜，强密令人开云龙门，珍国、稷引兵入殿，御刀丰勇之为内应。东昏在含德殿作笙歌，寝未熟，闻兵入，趋出北户，欲还后宫，门已闭。宦者黄泰平刀伤其膝，仆地，张齐斩之。稷召尚书右仆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钟下，令百僚署笈，以黄油裹东昏首，遣国子博士范云等送诣石头。右卫将军王志叹曰：“冠虽弊，何可加足！”取庭中树叶授服之，伪闷，不署名。衍览笈无志名，心嘉之。亮，莹之从弟；志，僧虔之子也。

衍与范云有旧，即留参帷幄。王亮在东昏朝，以依

违取容。萧衍至新林，百僚皆间道送款，亮独不遣。东昏败，亮出见衍，衍曰：“颠而不扶，安用彼相！”亮曰：“若其可扶，明公岂有今日之举！”城中出者，或被劫剥。杨公则亲帅麾下陈于东掖门，卫送公卿士民，故出者多由公则营焉。衍使张弘策先入清宫，封府库及图籍。于时城内珍宝委积，弘策禁勒部曲，秋毫无犯。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、梅虫儿、王暄之等四十一人皆属吏。

初，海陵王之废也，王太后出居鄱阳王故第，号宣德宫。己巳，萧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废涪陵王为东昏侯，褚后及太子诵并为庶人。以衍为中书监、大司马、录尚书事、骠骑大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封建安郡公，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，百僚致敬；以王亮为长史。壬申，更封建安王宝寅为鄱阳王。癸酉，以司徒、扬州刺史晋安王宝义为太尉，领司徒。

己卯，衍入屯阅武堂，下令大赦。又下令：“凡昏制谬赋、淫刑滥役外，可详检前原，悉皆除荡；其主守散失诸所损耗，精立科条，咸从原例。”又下令：“通检尚书众曹，东昏时诸争讼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时施行者，精加讯辨，依事议奏。”又下令：“收葬义师，掩瘞逆徒之死亡者。”

潘妃有国色，衍欲留之，以问侍中、领军将军王茂，茂曰：“亡齐者此物，留之恐贻外议。”乃缢杀于狱，

并诛嬖臣茹法珍等。以宫女二千赉将士。乙酉，以辅国将军萧宏为中护军。

衍之东下也，豫州刺史马仙琕拥兵不附衍，衍使其故人姚仲宾说之，仙琕先为设酒，乃斩于军门以徇。衍又遣其族叔怀远说之，仙琕曰：“大义灭亲。”又欲斩之；军中为请，乃得免。衍至新林，仙琕犹于江西日抄运船。衍围宫城，州郡皆遣使请降，吴兴太守袁昂独拒境不受命。昂，顓之子也。

衍使驾部郎考城江革为书与昂曰：“根本既倾，枝叶安附？今竭力昏主，未足为忠；家门屠灭，非所谓孝。岂若翻然改图，自招多福！”昂复书曰：“三吴内地，非用兵之所；况以偏隅一郡，何能为役！自承麾旆届止，莫不膝袒军门。惟仆一人敢后至者，政以内揆庸素，文武无施，虽欲献心，不增大师之勇；置其愚默，宁沮众军之威。幸藉将军含弘之大，可得从容以礼。窃以一餐微施，敞昨投殒；况食人之禄而顿忘一旦，非惟物议不可，亦恐明公鄙之，所以踌躇，未遑荐璧。”

昂问时事于武康令北地傅映，映曰：“昔元嘉之末，开辟未有，故太尉杀身以明节。司徒当寄托之重，理无苟全，所以不顾夷险以循名义。今嗣主昏虐，曾无悛改；荆、雍协举，乘据上流，天人之意可知。愿明府深虑，无取后悔。”及建康平，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抚东土，敕元履曰：“袁昂道素之门，世有忠节，天下

须共容之，勿以兵威陵辱。”元履至吴兴，宜衍旨；昂亦不请降，开门撤备而已。

仙琕闻台城不守，号泣谓将士曰：“我受人任寄，义不容降，君等皆有父母，我之忠臣，君为孝子，不亦可乎！”乃悉遣城内兵出降，馀壮士数十，闭门独守。俄而兵入，围之数十重。仙琕令士皆持满，兵不敢近。日暮，仙琕乃投弓曰：“诸君但来见取，我义不降！”乃槛送石间。衍释之，使待袁昂至俱入，曰：“令天下见二义士。”衍谓仙琕曰：“射钩、斩祛、昔人所美。卿勿以杀使断运自嫌。”仙琕谢曰：“小人如失主犬，后主饲之，则复为用矣。”衍笑，皆厚遇之。丙戌，萧衍入镇殿中。

刘希祖既克安成，移檄湘部，始兴内史王僧粲应之。僧粲自称湘州刺史，引兵袭长沙。去城百馀里，于是湘州郡县兵皆蜂起以应僧粲，唯临湘、湘阴、浏阳、罗四县尚全。长沙人皆欲泛舟走，行事刘坦翻聚其舟焚之，遣军主尹法略拒僧粲，战数不利。前湘州镇军钟玄绍潜结士民数百人，刻日悉城应僧粲。坦闻其谋，阳为不知，因理讼至夜，而城门遂不闭，以疑之。玄绍未发，旦，诣坦问其故，坦久留与语，密遣亲兵收其家书。玄绍在坐，而收兵已报，具得其文书本末。玄绍即首伏，于坐斩之；焚其文书，馀党悉无所问。众愧且服，州郡遂安。法略与僧粲相持累月，建康城平，杨公则还州，僧粲等

散走。王丹为郡人所杀，刘希祖亦举郡降。公则克己廉赋，轻刑薄赋。顷之，湘州户口几复其旧。